

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內務總署登記證書政字第二十號

國學叢刊
什分

第五册

目錄

宋文文山先生遺琴拓本	一
清梅清畫松	二
李彌庵壽王什公詩	三
論語集釋(續)	一
漢唐宋地方制度之研究	一一
戰國策校補摘例	一六
長春真人西遊記地理箋釋(續)	二五
甲子中元夜宴集漪瀾堂觀放河鏡詩	三三
甲子落葉詩十六首	三四
和天琴泊園放言詩廿五首	三六
外國漢學研究概觀	三八
孫文定公嘉淦軼事	四九
古物陳列所記畧(續)	六〇
王委員長對於國學書院全體學生遊園集餐大會訓詞	六七



八月課選	六九
九月課選	八四
徵文選錄	一〇五

宋文文山先生遺琴拓本

此琴乃宋文文山先生遺物，其琴身刻有「文文山」三字，其音清越，其韻悠長，誠為琴中之寶也。此琴拓本，乃取其形，以資研究。其拓本之精，可見其琴之妙。其拓本之存，可見其琴之貴。其拓本之傳，可見其琴之遠。其拓本之存，可見其琴之貴。其拓本之傳，可見其琴之遠。



宋文文山先生遺琴拓本

此琴舊藏閩中李氏、展轉流傳、具見馮柳東教授跋語。或以仁至義盡印爲疑、不知宋至景炎、國勢已促、身爲大臣、正宜有以自勵。此四字印、殆即文山刻以自勵者耶。柴市畢命、可謂不負斯言。或後人欽仰文山、重其遺物、因鑄此四字代題、不必以是而疑其僞造。琴既古蝕、詩翰皆屬不凡、與世傳之文山書詞迥不相同、洵可寶也。

清 梅 清 畫 松

斷崖浮綠幾
蒼虬何人
長清若早市
見風流
老界一人
畫



清梅清畫松

梅清字遠公、又作淵公、號瞿山、宣城人、舉孝廉不仕、工詩善畫、松尤著名。或謂其一松一石、皆得自黃山也。輯梅氏詩畧、自唐迄明百有八人、真一姓之光已。

李

新官日刺德者岳還歷年實且百遠長與子高
餘皆徒萬壽至何能願量 公以內歷月廿七日

彌

能斷居甚理一時終音官舍折法走豈收唐室
中興業禮應河汾有導師

庵

石湖看此敬翁浪漫說源清願二公願白須火

壽

漁航亦屬年載等不飲供

王

獨醒濁世誰能覺混夢承予入渺踪八座依基

什

竄進士始知中甫不言錢

公

荷翁高書爛世是五人 止林開一壽詩

詩

或實竟元後言極壽 元暉顏音款祝



李彌庵壽王什公詩

此什公院長六十一歲、合肥李彌庵元暉撰書爲壽者。每首皆運用王氏典故、第一首周王喬、第二首隨王通、第三首清王士禛、第四首晉王衍。天衣無縫、頗見精思。

論語集釋卷一

程樹德

學而第一(續)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考異)說文繫傳通論引禮曰、姻不失其親。皇本作亦可宗敬也、所載孔氏注亦有敬字。(音讀)釋文近音附近之近、下同、又皆如字。翟氏考異近遠字指其定體俱上聲、近之遠之俱去聲。語中若能近取譬、固而近於費、如字讀、其謹切、上聲也。此與斯近信矣、近之則不孫音附近之近、去聲也。今俗訛定體之近亦作去聲、以致兩義無別。周密齊東野語復有三字音、房六切者、復歸之復也、論語言可復也克己復禮是也。扶富切者、又之義也、論語復夢見周公則不復也是也。芳六切者、與覆字音同、反復之復也、易乾象贊反復道也、釋文云本亦作覆是也。今或讀言可復爲芳六切、非。彭兆揆潘瀾筆記此章皆有韻文。古無四聲、復與辱固韻、義與禮亦韻也。宗古訓尊、當有尊音、春秋傳伯尊或作伯宗。故與親爲韻。易林大壯之兌嵩高岱宗峻直且神是其證。皇本似涉孔注而誤一字。

(考證)桂馥羣經義證詩皇矣正義曰、周禮六行其四曰姻注、姻親於外親是姻得爲親。據此則因即姻省文。野客叢書引南史王元規曰姻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輒昏非類。張說之碑亦云姻不失親、官復其舊。又徐鍇說文通論、禮曰姻不失其親。故古文育女爲妻、邢皇二疏俱失孔指。黃氏後案武虛谷曰、因即姻省文。野客叢書引南史王元規曰、因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輒昏非類。張說之碑亦曰姻不失親、官復其舊。說文解字通論禮曰姻不失其親。依武說、是姻黨宗族對舉言之也。

(集解)復猶覆也、義不必信信不必義也。以言可反覆、故曰近義。包曰恭不合禮非禮也、以其能遠恥辱、故曰近禮也。孔曰因親也、言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

按桂馥札樸據左哀十六年傳、復言非信也。杜注言之所許、必欲復行之、不顧道理。謂不顧道理、則信不近義、故曰非信。劉氏正義云孟子離婁篇云、大人者言不必信唯義所在、是信須視義而行之、故此言近於義也。鄭注云復覆也、言語之信、可反覆案、復覆古今語。爾雅釋言復返也、返與反同。說文復往來也、往來即反覆之義。曾子立事篇云、久而復之、可以知其信矣。又云言之必思復之、思復之必思無悔言、亦可謂慎矣。思無悔言、亦謂以義裁之、否則但守經經之信、而未合於義、人將不直吾言、吾雖欲復之不得也。又云詩皇矣因心則友傳、因親也。此文上言因下言親、變文成義。孔注因親是通說人交接之事、其作姻者、自由後世所見本不同。然婚姻之義、於注本得兼之。皇邢疏依注爲訓未爲失指。愚謂因訓爲親、乃姻之省文。姻本爲因孳生字、故得省作因。言締姻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等於同宗、似較訓宗爲尊敬爲勝。復訓反覆、漢唐以來舊說如是、從無踐言之訓、集注失之。

(唐以前古注)皇疏信不欺也、義合宜也、復猶驗也。夫信不必合宜、合宜不必信。若爲信近於合宜、此信之言乃可復驗也。若爲信不合宜、此雖是不欺而其言不足復驗也。或問曰不合宜之信云何。答曰昔有尾生與一女子期於梁下、每期每會。後一日急暴水漲、尾生先至而女子不來、而尾生守信不去、遂守期溺死。此是信不合宜、不足可復驗也。恭是遜從、禮是體別。若遜從不當於禮則爲恥辱、若遜從近禮則遠於恥辱。遜從不合禮者何、猶如遜在牀下、及不應拜而拜之之屬也。韓李論語筆解韓曰、反本要終謂之復。言行合宜、終復乎信、否則小信未孚。非反覆不定之謂。李曰、尾生之信非義也、若要終合宜、必不抱橋徒死。馬云反覆、失其旨矣。韓曰、禮恭之本也、知恭而不知禮、止遠辱而已。謂恭必以禮爲本。李曰、晉世子申生恭命而死、君子謂之非禮。若恭而不死、則得禮矣。韓因

訓親非也、孔失其義。觀有若上陳信義恭禮之本、下言凡學必因上禮義二說、不失親師之道、則可尊矣。李曰因之言相因也、信義而復本禮、因恭而遠嫌、皆不可失、斯迺可尊。

按唐志載愈論語注十卷、無筆解名。鄭樵通志始著錄二卷、與今本同。四庫提要疑爲宋人僞撰。今考其書屢言窮理盡性、且好變亂經文、唐時尙無此風氣、無此見解也。其書當出於北宋之末、理學盛行而後。紀昀以爲愈注論語時、或先於簡端有所記錄、翱亦閒相討論附書其閒。後人掇拾叢殘、故眞僞參半、其言最爲公允。王存以前世無刊本。觀於邵博聞見錄所稱三月字作音一條、王楙所見本無之。蓋傳本甚稀、抄寫諸本互異、其書本無足取、以其唐人舊帙過而存之、取備一家。

(集注)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敬也、禮節文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餘論)洪邁容齋隨筆程明道曰、因恭信不失其所以親近、於禮義故亦可宗。伊川曰、因不失於相近亦可尙也。又曰因其近禮義而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况於盡禮義者乎。范純父曰、君子所因者本、而立愛必自親始。親親必及人、故曰因不失其親。呂與叔分爲三事。謝顯道曰、君師友三者雖非天屬、亦可以親。捨此三者之外、吾恐不免於詔賤。惟親不失其所親、然後爲可宗也。楊中立曰、信不失義、恭不悖禮、又因不失其親焉、是亦可宗也。尹彥明曰、因其近雖未足以盡禮義之本、亦不失其所尙也。予竊以謂義與禮之極、多至於不親。能至於不失其親、斯爲可宗也。然未敢以爲是。胡炳文四書通、義者心之制事之宜、此獨曰事之宜。禮者天理之節文、此獨曰節文。蓋所謂信恭者非信恭之本體、所謂

禮義者亦非指本體而言。集注蓋未嘗輕下一字也。

按宋人不講六書、其解經惟專用理。雖十得八九、然仍不免千慮一失。如此章因字、洪容齋隨筆所載程門諸說、等於隨意亂猜、令人失笑。即洪氏自下己意、亦未必然。朱子訓因爲依、訓宗爲主、理論何嘗不是、究與有子立言之意尙隔一層。其原因總在不知因爲姻省文之故。故讀三代以上之書、必先明訓詁、離訓詁而空談義理無當也。至用字精細、特餘事耳。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考異）漢石經作好學已矣。皇本也已下有矣字。儀禮公食大夫禮賈公彥疏引論語學者食無求飽、筆解本已作矣。天文本論語校勘記古本唐本津藩正平本均作可謂好學也已矣。

（考證）說文飽獸也、獸者足也。尻處也、從尸几、尸居蹲也。爾雅釋詁安定止也。荀子性惡篇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辨知、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湯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劉氏正義焦氏循論語補疏敏審也、謂審當於事也。聖人教人、固不專以疾速爲重。案焦說與孔注義相輔、聞斯行之、夫子以教冉有、是亦貴疾速可知。

按說文尻居二字義別、今經傳皆段尻爲居、尻謂得几而安也。
（集解）鄭曰無求安飽、學者之志有所不暇也。孔曰敏疾也、有道謂有德者也、正謂問其是非也。

（唐以前古注）筆解韓曰正謂問道、非問事也。上句言事下句言道、孔不分釋之、則事與道混而無別矣。李曰凡人事政事皆謂之事迹、若道則聖賢德行、非記誦文辭之學而已。孔子

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此稱爲好學、孔云問事是非、蓋得其近者小者、失其大端。

(集注)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

(餘論)論語集注補正述疏朱子云、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今考經云士志於道、又云何莫由斯道也、若此者此道之當然也。經云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則道之待改矣、此非道之當然也。易泰象傳云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中庸所以言君子之道小人之道也。蓋言道者非一例之辭、韓子所謂道爲虛位也、此朱子所知也。今日凡曰皆、其失之一例歟、此朱子未及修之爾。如曰言道者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以釋此經言道也、斯叶矣。彼有道而我就正也、非共由其道之當然者乎。孟子云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蓋兼愛害仁爲我害義也。尹氏言楊墨之學者、悲哉其學之異也、孟子所以憂下無學也。如其異學合楊墨以行天下、害於其事、蔽於其言、非篤乎正學者鮮不惑矣、而況其爲志安飽中人也。王植四書參注(經正錄引)道者事物當行之理、大而倫常、小而日用、莫不各有其理、猶行者各有其路、故名之曰道。其原出於天、根於性而具於心、無一時一物不有此理、一一由性中自然而出之。故中庸曰率性、曰不可須臾離、從來言道者莫明切於此。

(發明)石渠意見就有道而正焉、就有道之人而正所言所行之是非。是者行之非者改之、斯可謂好學之人也。蓋古之學者、其要在乎謹言慎行以修身、非徒記誦辭章而已。故夫子告子張曰、慎言其餘慎行其餘、又曰言忠信行篤敬、中庸曰言顧行行顧言、是皆以言行爲學

也。今之學者、惟務記誦辭章以取科第而已、其於言行也多不致謹、此其所以不及古人也歟。反身錄宋王曾鄉會試並殿試皆居首。賀者謂曰、士子連登三元、一生喫着不盡。曾正色答曰、曾生平志不在溫飽。其後立朝不苟、事業卓然。今生平志在溫飽、是以居官多苟、事業無聞。甚至播惡遺臭、子孫蒙羞、諱言不敢認以爲祖。故人品定於所志、事業本乎生平。

子貢曰貧而無詔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考異)皇本作子貢問曰、樂下有道字。史記弟子傳引貧而無詔二語倒置。未若貧而樂弟子傳引作不如貧而樂道。昭明文選幽憤詩樂道閑居注、引論語貧而樂道。陳鱣論語古訓按鄭注本無道字。集解兼採古論下引孔曰能貧而樂道、是孔注古論本有道字。司馬遷從孔安國問古文尚書、史記所載語、亦是古論。仲尼弟子傳引論語曰不如貧而樂道、正與孔合。是集解本有道字、今各本脫去。鄭據本蓋魯論、故無道字。臧在東曰雍也篇云回也不改其樂、義本可通、故鄭不定從古以校魯也。高麗本足利本並作樂道。天文本論語校勘記古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均有道字。唐石經道字旁注。

按司馬遷從孔安國問古文尚書、史記所載當是古論。孔注能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自能切磋琢磨。又曰往告以貧而樂道、來答以切磋琢磨、其所據係古論、故樂下有道字。鄭注魯論故無道字、其曰樂謂志於道、是其證也。漢書王莽傳後漢書陳平王蒼傳注引、並無道字、與鄭本同。考論語中如樂以忘憂、樂在其中矣、回也不改其樂、均不云樂道。

鄭不以古校魯自有深意。孔注是後人僞撰、陳鱣援孔注以證史記則非也。(考證)坊記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呂氏春秋慎大覽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如寒暑風雨之節矣。

（集解）孔曰可也、未足多也。鄭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爲憂苦。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范甯云、不以正道求人爲詔。又云孔子以爲不驕不詔、於道雖可、未及臧也。

按范甯注論語隋唐志皆不著錄、書名及卷數均無可考。隋志有論語別義十卷、范廙撰。廙或是甯之誤、未可知也。考江熙集解十三家有范甯、梁皇侃作義疏時及見之、故亟引范說。此外陸德明經典釋文、裴駟史記集解、亦間稱引、錄之以備一家。又引孫綽云顏氏之子一簞一瓢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也。

按綽晉書有傳、是編隋唐志並稱孫氏集解十卷。陸德明釋文序錄則稱集注、卷數與二志同。云集解者、必非一家之言、今佚、錄之以備一家。

（集注）詔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詔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有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爲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餘論）黃氏後案蘇氏云忘乎貧富、然後爲至。朱子於或問斥之、而此注仍用之。式三謂君子之於貧富、有忘有不忘。樂之至則不知己之貧、禮之恭則不知己之富、此忘之之時也。貧毋逸樂、富則不勞、富必備禮、貧則從簡、素位而行、隨分自盡、此不忘之也。論語述何董子曰、安處善樂循禮、然後謂之君子。顏子居陋巷而樂道帝王之道、周公相成王而思兼三王之禮。貧富不同、其揆一也。論語後錄坊記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是讀樂爲周禮司樂之樂。義可兩通。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考異）七經考文古本云作日。翟氏考異考文、據義疏本爲古本、今所見義疏什八九相合。間有一二不合、如此詩云類者、皆標考文原目備參。物氏補遺所稱古本不合較多、例亦準此。舊文磨爲摩、釋文曰磨一本作磨。皇本而知來者下有也字。天文本論語校勘記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均有也字。

（考證）陳詩庭讀書證疑、切磋琢磨皆磨器之名、故雅訓並列爾雅釋文。切本又作齶、說文齶齒差也、讀若切。差即磋字、廣雅三差磨也。說文體齶牙也、屑動作切切也。是切義同屑、而當訓爲磨。京房易繫詞傳注、磨相磴切也、是古義以切爲磨。琢亦磨也。太平御覽引韓詩如錯如磨。易說卦傳八卦相錯、李鼎祚注錯磨也。詩他山之石可以爲錯、說文作厝、云厲石也、是琢亦爲磨。此義廣雅疏證言之甚詳、可補諸家所未及。

劉氏正義說文切剗也。琢治玉也、磋謂治象、差次之使其平滑也。磨釋文作摩、云一本作磨。說文礪磨也礪也、意磨磨即礪之異體。爾雅釋器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郭注皆治器之名、謂治骨象玉石以成器也。荀子大畧云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並同爾雅之義。劉台拱論語駢枝此處問答之旨、宜引爾雅釋器及釋訓語以證明之。釋器云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釋訓云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此三百篇古訓古義也。因知無詔無驕者生質之美、樂道好禮者學問之功。夫子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某之好學。而七十子之徒獨稱顏子爲好學、顏子而下穎悟莫如子貢、故夫子進之以此。而又引而不發、子貢能識此意、而引詩以證明之、所以爲告往知來。朱注不用爾雅而創爲已精益求精之說、蓋以切琢喻可也、磋磨喻未若。比例雖切、而于聖人之意初無所引申、何足發告往知來之歎乎。

黃氏後案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爾雅詩傳陸氏釋文孔氏詩疏皇邢疏無異說、古訓

也。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爾雅大學同、亦古訓也。切磋者必判其分理之細、道學似之。琢磨者必去其瑕玷之微、自修似之也。無詔無驕、質美而自守者能之。樂與好禮、非道學自修不能及此。故引詩以明之。告以進境而知所由來、是告往知來也。蘇子由論語拾遺云、子貢聞之、而悟事至於此、必其切磋琢磨之功、至夫子善其知所從來、蘇說是也。如朱子注則引詩者祇證未若之辭、未見告往知來之實矣。且詩辭非有精益求精之意、觀末章云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可知也。

按切磋琢磨四字止是一意、並無精粗之別。集注乃云既切而復磋之既琢而復磨之、作兩項串說、似深得子貢引詩層進之旨。而不知子貢言下並無此意、此宋儒以理詰經之失也。
(集解)孔子曰能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能自切磋琢磨者也。諸之也、子貢知引詩以成、孔子義善取類、故然之。往告之以貧而樂道、來答以切磋琢磨者也。

(唐以前古注)詩衛風正義引鄭注、切磋琢磨以成寶器。(唐釋元應法鏡經音義引論語注云、骨曰切象曰磋以成器、譬人學問以成德也。)皇疏引范甯云子貢欲躬行二者、故請問也。切磋琢磨所以成器、訓誘學徒義同乎茲。子貢富而猶慙、仲尼欲戒以中禮、子貢知心厲已、故引詩以爲喻也。又引江熙云古者賦詩見志、子貢意見、故曰可與言詩矣。夫所貴悟言者、既得其言又得其旨也。告往事而知將來、謂聞夷齊之賢可以知不爲衛君、不欲指言其語、故舉其類耳。八佾篇巧笑章皇疏引沈居士云、孔子始云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未見貧者所以能樂道富者所以能好禮之由。子貢答曰切磋琢磨、所以得好禮也。則是非但解孔子之旨、亦是更廣引理以答也、故曰告諸往而知來者也。

(集注)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即琢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子貢自以無詔無驕爲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之無窮、雖有得焉未可遽自足也、

故引是詩以明之。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

(餘論)朱子語類子貢舉詩之意、非專以此爲貧而樂富而好禮之功夫。蓋見一切事皆合如此、不可安於小成而不自勉也。四書參注李棗涯云、易神以知來智以藏往、神與智皆心之靈明、神屬陽主發揚、智屬陰主收藏。知來如所謂悟性、神之爲也。藏往如所謂記性、智之爲也。告往知來、殆所謂悟性者歟。多學而識、殆所謂記性者歟。

(發明)呂坤呻吟語我身原無貧富貴賤字、我只是箇我。故富貴貧賤如春風秋月、自去自來、與心全不牽掛、我到底是箇我。夫如是故可貧可富可貴可賤。今人惟富貴是貪、其得之也心喜、其失之也如何不悲。其得之也榮、其失之也如何不辱。全是靠著假景作眞、身外物爲分內、此二氏之所笑也、况吾儒乎。輔廣論語答問爲貧所勝、則氣隨以歎而爲卑屈、故多求而詔。爲富所勝、則氣隨以盈而爲矜肆、故有恃而驕。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考異)中論考僞篇引不患人之不己知、知下有者字。釋文患不知也本或作患己不知人也、俗本妄加字、今本患不知人也。皇本作不患人之不己知也、患己不知人也。臧琳經義雜記蓋與里仁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先進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語意相同。今邢疏本作患不知人也、人字淺人所加。潘氏集箋邢疏本無、王注皇本有之、今據注意、則釋文所云本或作患己不知人也、似即王本。劉氏正義皇本有王注云但患己之無能知也、己無能知、即未有知之義。則皇本人字爲俗妄加無疑。天文本論語校勘記古本足利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均作患己不知人也。

(考證)呂氏春秋論人篇、人同類而智殊、賢不肖異、皆巧言辨亂以自防禦、此不肖主之所以亂也。

（集解）王曰但患己之無能知也。

按邢昺疏本無此注、皇本有之、據此注知王肅所見本亦無人字。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李充云凡人之情多輕易於知人、而怨人不知己、故抑引之教興乎此矣。（集注）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知。己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爲患也。

（餘論）讀四書叢說就學者言、上句便可包後章患其不能之意。便當明理修身自加精進使有可知之實。則雖不求人知而人必知之矣。下句則凡尊師取友與人交際往來、須知其善惡而趨避之、然後無損而有益。若推而言之、上句論其極則雖居高位、其處已應事唯循天理、上不欺其君、下不病其民、內無愧於心、何必欲人盡知吾心也。否則有違道干譽之失矣。下句論其極則仕而擇可宗之人、有位而舉賢才爲用、爲宰輔而進退百官、非有知人之明其可乎。否則賢愚渾淆、分朋傾軋而亂亡至矣。四書訓義夫子曰凡人之情有求而不得、而不知所以可得之道、鬱抑而不能自安、則患心生焉。患之則必思所以求去其患、而情乃適、於此而爲己爲人之別存焉。自君子而思之、則有不可患者、勿容患也。有其真可患者、不容不患也。今人之所患者、己有德而人不知所尊、己有才而人不知所用。於是視天下若無所容身、而身亦無所自容、此不必患者也。能奪我名而不能奪我志、能困我於境遇、而不能困我於天人無愧之中、不患也。乃若所患者、有賢者在前而不知爲賢、則出而無所可任用、處而無所可效法。有不肖者在前而不知爲不肖、則信用之而爲其所欺、交遊焉而爲其所惑。而賢不肖之情形非可以一端察也、疑之而又見其可信、信之而又有其可疑、將何所鑒別而不至自失其身。此則求之不得其術、裁之不知其要、所爲網然於身世之際、而自見其可憂者也。以患不已知者反而自患其知、斯亦爲爲己之實學。不然、患已知之不早、

則屈學以阿世。不患知人之不明、則親小人而遠君子、其爲大患可勝道哉。

按船山矯明季士大夫空言心性之失、故其學頗向程朱。所著四書訓義三十六卷、以考據家而言義理之學、蓋表示其萬能也。無程朱迂腐之病、而有踐履篤實之長、在程朱派著述中當首屈一指云。

(發明)反身錄吾人學非爲人、人之知不知原於己無損、故不以此爲患。惟是人不易知、知人實難、我若不能窮理知人、則鑑衡昏昧、賢否莫辨、是非混淆。交人則不能親賢而遠佞、用人則不能進賢而屏奸。在一己關乎學術、在朝廷關乎治亂、雖欲不患得乎。正直君子易知、邪曲小人難知、蓋正直君子光明洞達、心事如青天白日、人所易見。邪曲小人則文詐藏奸、迹似情非、令人難覺、若張趙諸公之於秦檜是已。張趙初以張邦昌之僭位檜不傳會、及與同朝共事又見其事事克辦、交稱其賢、以爲才似文若、以致階以進用。卒之禍天下而賊生靈、貽害無窮、諸公實不得辭其責。由此觀之、人固未易知、而知人實不易也、故不容不患。患則講究有素、患則慎之於初。楊氏論語劄記此篇末以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結、見君子之學無非爲己、人倫名教之地所恃以進德修業者、惟此本心之明照、以收益於親賢取善之際而已矣。

論語集釋卷一終

漢唐宋地方制度之研究

今欲改善地方制度、固宜博通中外、尤須參考古今。前清行省之制、酌元明而定之。元之十二省、四汗國、明之七行都司、十三布政司、又酌漢唐宋州郡道路之制而定之。漢之州郡、最爲近古。唐之道、宋之路、其爲後世沿用仿行者尤夥。研究其土地上及行政上區劃、以該

變遷而資考鏡、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今試言土地上之區劃。關於土地上者、一曰疆域。漢承秦後、分爲郡國、而以十三州統之。司隸治河南、豫治譙、冀治鄴、兗治昌邑、徐治郟、青治臨淄、荆治漢壽、揚治歷陽、(後移壽春)益治維、涼治隴、并治晉陽、幽治薊、交治廣信。其四履之盛、西漢則左東海、右渠搜、(今新疆安集延)前番禺、後陶塗。(今蒙古沙漠地)東漢則西敦煌、南日南、北雁門、西南永昌。唐因天下形便、分爲十道。曰關內道、(東距河、西抵隴坂、南據終南、北邊沙漠、)曰河南道、(東盡海、西距函谷、南濱淮、北薄於河、)曰河東道、(東距常山、西據河、南抵首陽太行、北抵匈奴、)曰河北道、(東並海、南迫於河、西距太行常山、北通榆關薊門)曰山南道、(東接荆楚、西抵隴蜀、南控大江、北距商華之山、)曰隴右道、(東接秦川、西踰流沙、南連蜀及吐番、北界沙漠、)曰淮南道、(東臨海、西抵漢、南據江、北距淮、)曰江南道、(東至海、西抵蜀、南極嶺、北帶江、)曰劍南道、(東連牂河、西界吐番、南接羣蠻、北通劍閣、)曰嶺南道。(東南際海、西極羣蠻、北據五嶺、)開元時、又分關內道曰京畿、河南道曰都畿、山南道曰山南東、山南西、江南道曰江南東、江南西、江南西道曰黔中。其地東極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接薛延陀。又有六都護府、曰安北、曰單于、曰安西、曰北庭、曰安東、曰安南、所以統羈糜州也。宋初、分天下州軍爲十五路。即京東(東至海、西抵汴、南極淮泗、北薄于河、)京西(東暨汝穎、西距嶠函、南逾漢沔、北抵河津、)河北(東濱海、西薄太行、南臨河、北據三關、)河東(東際常山、西逾河、南距底柱、北塞雁門、)陝西(東盡嶠函、西包汧隴、南連商洛、北控蕭關、)淮南(東至海、西距漢、南瀕江、北據淮、)江南(東限閩海、西界夏口、南抵大庾、北際大江、)湖南(東據衡岳、西接蠻獠、南阻五嶺、北界洞庭、)湖北(東盡鄂渚、西控巴峽、南抵洞庭、北限荆山、)兩浙(東至海、南接嶺島、西控震澤、北枕大江、)福建(東南際海

、西北據嶺、)西川(東距峽江、西控生番、南環瀘水、北阻岷山、)峽西(東接山峽、西抵陰平、南扼羣蠻、北連大散、)廣東(東南據大海、西北距五嶺、)廣西(東北距嶺、南控交趾、西撫獠蠻、)是也。元豐中、定爲二十三路、曰京東西路、京東東路、曰京西北路、京西南路、曰河北東路、河北西路、曰河東路、曰陝西永興路、陝西秦鳳路、曰淮南東路、淮南西路、曰江南東路、江南西路、曰兩浙路、曰荆湖南路、荆湖北路、曰西川成都路、西川梓州路、曰陝西利川路、陝西夔州路、曰福建路、曰廣南東路、廣西西路。厥後兩浙分東西路、增建燕山雲中兩路。其地則北宋東南皆至海、西盡巴夔、北極三關。南宋東盡明越、西抵岷嶓、南斥瓊崖、北至淮漢。二曰形勢。漢之邊鎮、在北西兩方最重。右北平、上谷、代、雁門、雲中、五原、朔方、武威、張掖、酒泉、敦煌、以控胡。西河、上郡、安定、北地、漢陽、隴西、金城、廣漢、以限羌。唐之沿邊要鎮、則在貞觀爲東平壤、南交州、北金山、雲中、西龜茲、庭州。自景雲泊開元、河西、隴右、朔方、河東、范陽、平盧、劍南、嶺南等、均置節度。而涼、鄯、靈、太原、幽、營、益、廣、並爲式遏四夷重地。宋初、契丹肆讎、靈夏逞強。東北以關南瀛州常山棣州雁門爲要衝、西北以鄜延環慶原渭爲重鎮。南渡以後、遼金元寇患迭興。而武都、河池、興元、襄陽、鄂州、廬州、楚州、揚州、均爲邊要。關於土地之區劃、既如上述、請再言行政上之區劃。行政上之關係最大者、官制與軍政二者而已。漢初、郡國有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并定三更七謫之法。惟多番上於南北兩軍、蓋以兵權集於中央者也。光武中興、列侯就第、而都試又復廢止、故外兵益以薄弱。唐初置府兵、編制簡閱番上調發之規、斑斑可考。厥後府兵廢而方鎮盛、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其始恃強抗命者、祇河朔三鎮。及其末而國門以外、皆爲強敵。宋收天下勁兵、列營京畿、以備宿衛。分番屯戍、以捍邊圉。至熙寧而後、迺部分諸路之兵、列將設屯、即所謂將兵

法也。然仍總隸於禁旅、以制內外輕重之勢。即有廂鄉蕃各兵名目、然大率教閱不精、致流姦盜。此漢唐宋軍政之大畧也。至於官制、則前漢置刺史以巡察郡國、黜陟官吏、而不治其民、亦不常所治。後漢仍置刺史、惟賦政於外、各有專治、非若曩時之以六條問事而已。唐設觀察處置使、令察所部善惡、舉大綱、與漢刺史性質畧同。然另有州刺史一官、則直以州治民。杜君卿所謂職同郡守非復刺舉之任矣。其邊方要鎮、則置都護及節度使、而土地人民甲兵財賦之權、悉歸節度掌握、故藩鎮之禍以成。宋懲五代州將握兵之弊、以文臣知州事、復設通判貳之。而諸路觀察採訪防禦刺史等、率皆遙領、不親本州政務。轉運使提舉司等、雖有刺舉官吏之責、然亦有官無職、或有職無權、不能舉其實也。漢唐宋官制之大較如此。蓋嘗總而論之。以土地上之區劃言、則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秀、千古不易。昔禹貢分州、以山川定疆界、實足爲萬世典型、夾漈鄭氏論之當矣。故杜氏通典及馬氏通考著歷代郡縣、亦以禹迹九州爲準。漢之十三州、雖兼夏周之制、（夏有徐梁、無幽并、周有幽并、無徐梁、）然改雍爲梁、改梁爲益、已非夏周之舊。且縣邑道及侯國郡國、參互錯綜、名號不一、建治亦不一。（如西漢三輔、同治長安城中、東漢扶風出治槐里、馮翊出治高陵、）前後所損益、與其所分合、不可勝紀。其間山川疆界、亦稍離析磔裂矣。唐之十道、以關內、河東、河北、河南、山南、隴右、淮南、江南、劍南、嶺南、爲名、頗得禹貢以山川定疆界之遺意。日本之有山陰、山陽、東山、北陸、北海、南海、東海、諸道、亦昉於此。而其州縣名稱、且多沿至於今而莫之或改。宋之十五路、除河北河東淮南江南仍沿唐制外、京東京西、即唐河南道也。陝西、即唐關內道也。西川峽西、即唐劍南道也。廣東廣西、即唐嶺南道也。湖北一路、則唐括於山南道之中。湖南兩浙福建三路、則唐包於江南道之內。雖福建湖南湖北廣東廣西、近世猶襲其名、然分析太繁、并省無定。至於元豐、彌以雜糅、甚非

所以核名實也。至漢以州爲總名、而以郡國領縣。唐以道爲總名、而以州領縣。宋以路爲總名、而以府州軍監領縣。此與明之以布政使司分領天下府州縣、清之以省分領天下府廳州縣、雖繁簡不同、而其措置之尙有條理、則一也。以行政上之區劃言。則漢以刺史察郡、而不與郡縣事。秩卑命尊、官小權重、深得小大相制內外相維之意。唐以刺史爲太守互名、（有時改郡爲州、謂之刺史、有時改州爲郡、謂之太守、其實一也、）僅理一郡。然有監察御史及觀察處置使等、以巡按州縣、分察百寮、於廉問吏治之道、尙爲得之。宋初、設知州以代刺史之權、尋罷刺史以專知州之任。以權設者而爲經常、不免苟且圖治。去通判之目、置從事之員、建廉察之府以統臨、按輿地之圖而區處、此楊億所爲兢兢也。若夫漢以郡國勁旅、番上京師。宋以諸路精兵、盡隸禁衛。雖曰力圖統一、然其弊不免內重而外輕。故漢有外戚篡位權臣盜國之變。宋則別爲三四、離爲六七、馴致削弱於西夏遼金、而亡於元。唐自府兵法廢、方鎮以強。雖中葉以降之不傾於安史、不并於吐蕃回紇、不滅於黃巢、未必非方鎮之力。然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禍亂相尋、至於亡國而後已。柳子厚謂唐之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蘇子由謂唐之衰由於外重、豈過論哉。夫察往可以知來、生今貴乎考古。師古人之意、而不泥其迹、謀國者之要務也。今之究心吾國地方制度者、可引漢唐宋爲金鑑矣。

戰國策校補摘例

李英靈

漢志、戰國策三十三篇。劉向別錄云、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錯亂、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畧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重複、得三十三篇。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臣向以爲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爲之策謀、宜爲戰國策。據此則古時國策原非一書、書名不一、體例

不同。（有分國別者、有不分國別者、）向校理秘書、始參證各本、分併篇章、編訂次第、以成漢志所錄之戰國策。至若今傳宋姚宏校刻之戰國策、雖號爲近古、但又非劉向本之舊。故姚氏後序云。今世所傳三十三卷、崇文總目、高誘註八篇、今十篇第一第五闕前八卷、後三十二、三十三通有十篇。武安君事在中山卷末、按蘇秦說趙封爲武安君、姚本列入秦策第二章、而宋時別有將此章入卷末中山策中者、即此一證、可以推知。總之現有之戰國策、既非漢前之古本、亦非漢志所錄之向本、乃幾經糅合以成今式者。其間篇章之錯亂、誤併、誤分、蓋不知凡幾。苟能爬梳剔抉、畧復其舊、似亦後學所應勗勉也。

從新釐訂戰國策者、始於宋鮑彪。著戰國策注十卷、分合章節、考其時序、定以次第、審正國別、校正訛奪、頗有創獲。而歷代學者、訕其妄改古書、橫加詆譏、非通論也。（如吳師道重校序、錢大昕黃翻趙刻本序、顧千里後序等所云是、惟四庫提要持論尙平。）蓋鮑之校注、誠多疵誤、如不知東西二周、而妄更次第、以西周爲一、東周爲二。不知闕疑之義、而任情改字等、吳師道之糾駁、實不爲過。但千慮一失、孰能或免。況攻訕之者、其意不主於是、而在於變。一若古書成式、後人絕不應更定。如有更定、非僅謬者爲妄、即是者亦非、是何理耶。試以鮑本與姚本相校、姚本雖存古式（亦贗古耳、非劉向之舊、乃曾鞏輩所定者、）而紊亂不堪、鮑本則自出新意、有倫有脊、原書俱在、可復按也。

考今傳戰國策、猶需整理者、約有五端、茲摘數例於左。

（一）章次應分而合者、如

東周策之「昭陽在陽翟章」、實述二事、應於下半別分「秦假道於周以伐韓章」、「石行秦謂大梁造日章」、所述者三事、應更分「謂薛公曰」、「齊聽祝弗」二章。

餘如秦策四「三國攻入秦谷章」、應別分「秦昭王謂左右曰章」。齊策四「孟嘗君逐於齊章」、應

別分「齊宣王見顏觸章」。趙策四「客見趙王曰章」、應別分「秦攻魏取寧邑章」。魏策一「智伯索地於魏桓子章」、應更分「韓趙相難章」。宋衛策「宋與楚約爲兄弟章」、應別分「魏太子自將過外黃章」、等是。析別誤併、其事頗簡、且鮑校均已釐定、故不詳述。

(二)章次應合而分者、如

趙策三、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返至、坐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爲冠、工見客來也。因避。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人、顧聞所以爲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曰、先王不知寡人不肖、使奉社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王無怒、請爲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爲冠。王曰、郎中不知爲冠。魏牟曰、爲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必待工、而后乃使之。今爲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爲虛戾、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予工、乃與少艾。且王之先帝駕犀首而駢馬服、以與秦角逐、秦當時適其鋒、今王憧憧乃輦建信以與強秦角逐、臣恐秦王折王之椅也。衛靈公近雍疽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塗偵曰、昔日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子曰夢見竈君、而言君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日並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燭、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燭於君者也、是以夢見竈君。君曰善、於是因廢雍疽彌子瑕而立司空狗。

右爲姚本原式、無注釋、蓋劉敞、曾鞏校本亦如此、是即古本(劉向校本)原式也。但有不可解者、衛靈公近雍疽彌子瑕一文、所述者與趙事毫無關係、何以入趙策。故鮑校以此文題爲衛靈公章、移置於衛策之首。不思衛靈公爲春秋時、未入於戰國也、故吳師道、黃丕烈駁之、謂仍應爲趙策、而併入上下章。【吳氏重校云舊本衛靈公近雍疽彌子瑕章在此章(建信君貴於氏)之後、下章(或謂建信君)之前、今按二臣皆衛幸臣、亦建信之

類、宜屬上下章、不應自爲一也。鮑以其章置之衛、非是。黃氏札記云、按此公子牟引衛事以告王、宜連上衛靈公、未入於戰國也。」

按二氏之說近是矣、而猶未當也。蓋以衛靈公章逕接上章、合而爲一、則事不聯、意不屬、成何文理。竊按公子牟之說趙王、旨在使王去建信君。建信幸臣也、與癰疽彌子瑕相似、公子熟衛掌故、故藉靈公事以諷趙王。若然、則衛靈公云云者公子之詞也、宜入上章「乃予幼艾」且王之先帝二句之間、方合文理。其式如下。

建信君貴於趙、（據鮑本、姚本此上尚有趙同北見趙王章、）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返至、坐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爲冠、工見客來也因避。趙王曰、公子乃驪後車、幸以臨寡人、願聞所以爲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曰、先生（一作王）不知寡人之不肖、使奉社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王無怒、請爲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爲冠。王曰、郎中不知爲冠。魏牟曰、爲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爲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爲虛戾、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予工、乃與幼艾。……衛靈公（衛靈公三字上或脫昔者二字）近癰疽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塗偵、謂君曰、昔日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日曰夢見竈君而言君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日並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場、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場於君者也、是以夢見竈君。君曰、善、於是因廢癰疽彌子瑕而立司空狗。且王之先帝駕犀首而驂馬服、以與秦角逐、秦當時適其鋒。今王懂懂乃輦建信以與強秦角逐、臣恐秦王拆王之椅也。

（三）國別不合者、如

趙策一、秦韓圍梁、燕趙救之、謂山陽君曰、秦戰而勝三國、秦必過周韓而有梁。三國而勝秦、三國之力、雖不足以攻秦、足以拔鄭、計者不如構三國攻秦。

所述事不主於趙、而姚本人趙策、誠屬非是。鮑校改置魏策惠王時、亦無理據、故爲吳氏糾駁。但吳氏謂「證據不明、且當從舊」、（仍入趙策）則亦非。按此章實應入韓策、蓋山陽君據韓策三、謂山陽君曰章、山陽君爲韓人。「鄭」字吳氏校正云、「韓哀侯二年已滅鄭、此『鄭』即謂韓」。如演此策文義、則爲「秦與韓合兵圍魏之大梁、燕趙二國起兵救梁、有人爲韓山陽君畫策曰、如秦戰勝魏、燕、趙三國、必越周韓而有梁、韓毫無所獲也。如魏、燕、趙三國勝秦、三國之兵、雖不足以攻滅秦、但有餘力可以拔取韓之鄭矣。故爲韓計、莫若連魏、燕、趙三國而攻秦」。若然則不屬韓策而孰屬乎。

（四）錯簡、如

秦策一、張儀從鮑本、姚本（張儀）上連田莘之爲陳軫說秦惠王章又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馳楚秦之間、今楚不加善秦而善軫、然則是軫自爲而不爲國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何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陳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也。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曰孝己愛其親、天下欲以爲子、子胥忠乎其君、天下欲以爲臣。賣僕妾售乎閭巷者、良僕妾也、出婦嫁鄉曲者、良婦也。吾不忠於君、楚亦何以軫爲。忠且見棄、吾不之楚何適乎。秦王曰善、乃必之也。（黃氏札記云今本必字作止鮑本亦作止無也字）陳軫去楚之秦、張儀謂秦王曰、陳軫爲王臣、常以國情輸楚、儀不能與從事。願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告之曰、吾能聽子言、子欲何之、請爲子車約。對曰、臣願之楚。王曰、儀以子爲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且安之也。軫曰、臣必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而明臣之楚與不也。楚人有兩妻者、人誅其長者長者詈之、誅其少

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誅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取長者。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爲取長者。曰居彼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爲我妻、則欲其爲我詈人也。今楚王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軫爲人臣而常以國輸楚王、王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以此明臣之楚與不。軫出、張儀入問曰、軫果安之。王曰夫軫天下之辨士也。孰視寡人曰軫必之楚、寡人遂無奈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楚也、則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之言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爲臣、孝己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里者善婦也。臣不忠於王、楚何以軫爲。忠尙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王以爲善遂待之。

右姚本如此、其文謬亂、至不可解、鮑校以「張儀又惡陳軫曰、」至「秦王曰善、」爲一章、以「陳軫去之秦、」至「王以爲善遂待之、」另爲一章、似較姚本清晰。至云、「此一事再出、著書者所以聞駁異也、」則猶迷惑不得其故而爲臆說也。蓋此二章次序既倒、又有錯簡、故自古學者均不得其解。竊按陳軫去楚之秦章應在前。鮑注云、「言去者、本其始來仕秦之時、自楚來也。」初仕於秦張儀嫉之、故短於秦王、軫作申辨、王不聽儀、儀更恚憤、故有「張儀又惡陳軫於秦王也、」此章之誤倒也。至陳軫去楚之秦章中云、「子必之楚也、則儀之言果信也、……不之楚而何之乎。」爲秦王述軫語以告儀者、但此章軫實未作此語、且核以文勢亦與下文「王以爲善遂待之」二語不聯。反觀張儀又惡陳軫於秦王章、則軫正有此語。據此可知此段乃錯簡、應入張儀又惡陳軫章也。茲將改正二文錄於後。

陳軫去楚之秦、張儀謂秦王曰、「陳軫爲王臣、常以國情輸楚、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告之曰、「吾能聽子、

子欲何之、請爲子約車。」對曰「臣願之楚。」王曰、「儀以子爲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安之也。」軫曰、「臣必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而明臣之楚與不也。楚人有兩妻者、人誅其長者、長者詈之。誅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誅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取長者。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爲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爲我妻、則欲其爲我詈人也。今楚王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軫爲人臣、而常以國情輸楚王、王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以此明臣之楚與不也。」王以爲善、遂待之。張儀又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馳秦楚之間、今楚不加善秦、而善軫、然則是軫自爲而不爲國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何爲聽之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陳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也」。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曰孝已愛其親、天下欲以爲子、子胥忠乎其君、天下欲以爲臣。賣僕妾、售乎閭巷者、良僕妾也。出婦嫁鄉曲者、良婦也。吾不忠於君、楚亦何以軫爲。忠且見棄、吾不之楚何適乎。」秦王曰、「善、乃必之也」。軫出、張儀入問曰、「陳軫果安之」。王曰、「夫軫天下之辨士也。孰視寡人曰、軫必之楚、寡人無奈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楚、則儀之言果信也。軫曰、非獨儀之言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爲臣。孝已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善婦也。臣不忠於王、儀何以軫爲。忠且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

(五)重複、如

楚策一、韓公叔有齊魏、而太子有楚秦、以爭國。鄭申爲楚使於韓、矯以新城陽人予太子。楚王怒、將罪之。對曰、「臣矯予之以爲國也。臣爲太子得新城陽人與公叔爭國、而得之、

齊魏必伐韓。韓氏急、必懸命於楚、又何新城陽人之敢求。太子不勝、然而不死、今將倒冠而至、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不罪也。

韓策二、韓公叔與幾瑟爭國。鄭疆爲楚王使韓、矯以新城陽人命世子（今姚本作合）、以與公叔爭國。楚怒將罪之。鄭疆曰、「臣之矯與之以爲國也。臣曰、世子得新城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得全、魏必急韓氏。韓氏急必懸命於楚、又何新城陽人敢索。若戰而不勝、走而不死、今且以至、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勿罪。

楚策三、陳軫告楚之魏。張儀惡之於魏王曰、「軫猶善楚、爲求地甚力。」左爽爲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信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以儀言爲資、而得復於楚。」陳軫曰、「善」。因使人以儀之言聞於楚。楚王喜、欲復之。

魏策一、張儀惡陳軫於魏王曰、「軫善事楚、爲求壤壑也甚力之」。左華爲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愛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以儀之言爲資、而反於楚。」（楚下原有王字據王念孫說刪）、陳軫曰、「善」。因使人先言於楚王。

楚策四、虞卿謂春申君曰、「臣聞之春秋、於安思危、危則慮安。今楚王之春秋高矣、而君之封地不可不定也。爲早主君慮封者、莫如遠楚。秦孝公封商君、孝公死、而後不免殺之。秦惠王封冉子、惠王死、而後王奪之。公孫鞅功臣也、冉子親姻也、然而不免奪死者、封近故也。太公望封於齊、邵公奭封燕、爲其遠王室矣。今燕之罪大、而趙怒深。故君不如北兵以德趙、踐燕亂、以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君曰、「所道攻燕、非齊則魏、魏齊所怨楚、楚君雖欲攻燕、將何道哉。」對曰、「請令魏王可君」。曰「何如」、對曰、「臣請到魏而使所以信之。」迺謂魏王曰、「夫楚亦強大矣、天下無敵、乃且攻燕。」魏王曰、「卿也子云天下無敵、今也子云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今謂馬多力、則有矣、若云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

。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强大則有矣、若越趙魏而鬥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哉。非楚之任而楚爲之、是敝楚也。敝楚見強魏也、其於王孰便。」（會云此下恐欠）。韓策一

、王曰、「向也、子曰天下無敵、今也子曰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今謂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强大則有矣、若夫越趙燕而鬥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哉。且非楚之任、……」

魏策一、蘇代（姚本作秦、此小鮑本下同）拘於魏、欲走而之齊、（姚本作韓）魏氏閉而不通。齊使蘇厲爲之、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而秦不受也。夫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然其所以不受者、不信齊王與蘇代也。今秦見齊魏之不合也、如此其甚也。則齊必不欺秦、而秦信齊也。齊秦合、而涇陽君有宋地、則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復東蘇代、秦必疑齊而不聽也。夫齊秦不合、天下無憂、伐齊成、則地廣矣。」

燕策一、蘇代過魏、魏爲燕執代。齊使人謂齊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秦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秦必疑而不信蘇子也。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蘇代之宋、宋善待之。

魏策四、白珪謂新城君曰、「夜行者、能無爲奸、不能禁狗使無吠已也。故臣能無議君、不能禁人議臣於君也」。韓策三、段產謂新城君曰、「夫宵行者、能無爲奸、而不能令狗無吠已。今臣處郎中、能無議君於臣、而不能令人毋議臣於君、願君察之也」。

右所列重文、鮑彪、吳師道多已注明。惟義尙有未盡者、茲補叙一二。按國策重複之文、應準劉向校定晏子春秋之例、重複文詞頗異者、別爲一篇、不可仍存原篇之內。如楚策一之韓公叔有齊魏章、與韓策二之韓公叔與幾瑟爭國章、鮑本一仍姚本、僅注重複、

似尙未盡。此策爲鄭申對楚王言、其事亦主於楚、故應入於楚策。而將韓策中所有者刪去、另與他篇重複者、類聚爲一篇。楚策三之陳軫告楚之魏章、與魏策一之張儀惡陳軫於魏王章、鮑本亦仍其舊。二章所述、雖爲陳軫個人事、但與楚爲較有關涉、故應入楚策。而刪魏策中所存者、與其他重複者類聚爲一篇。楚策四之虞卿謂春申君章、與韓策一之王日向也章、鮑本刪韓策中之王日向也章是矣。而又衍於楚策之齊楚之交善章後、則仍非。吳師道云、「乃虞卿謂春申之文脫簡誤衍」、其說是也。故應於韓策中刪去此章。魏策一之蘇代拘於魏章、與韓策一之蘇代過魏章、鮑本仍舊、且未注重複。吳師道云、「自蘇代過魏以下、又見魏策、疑自爲一章、而復出」、吳說是也。二章所述雖爲蘇代事、而與魏有關、與燕無涉、故應入魏策。其燕策中所有者、與其他重複者類聚爲一篇。魏策四之白珪謂新城君日章、與韓策三之段產謂新城君日章、鮑本以「史注新城君爲芊戎」、故移段產謂新城君章於秦策、似頗有見。惟仍存白珪謂新城君章於魏策則非、應與其他重文類聚爲一篇。

長春真人西遊記地理箋釋(卷二)

王汝棠

以詩題其西廡云、杖藜欲訪山中客、空水沈沈淡無色。夜來飛雪滿巖阿、今日山光映天白。天高日下松風清、神遊八極騰虛明。欲寫山家本來面、道人活計無能名。十二月以詩寄燕京道友云、此行真不易、此別話應長。北踏野狐嶺、西窮天馬鄉。

天馬鄉謂大宛也。史記、大宛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子馬也。地在大月氏東北、嘗爲漢武帝所破。至清代爲浩罕國、今俄領中亞細亞之佛爾哈那州境。

陰山無海市、

陰山起寧夏賀蘭山、當河套北、亘烏喇特歸化城之境。蜿蜒而東、隨地易名、凡數千里。蓋崑崙山脉有三支、北走者、爲陰山山脉也。

白草有沙場。

白草謂鄯善。漢書西域傳、鄯善國出玉、多蒹葭、檉松、胡桐、白草。在今新疆、精羌縣境。

自歎非元聖、如何歷大荒。又云、京都若有餞行詩、早寄龍陽出塞時。昔有上牀鞋履別、今無發軔夢魂思。復寄燕京道友云、十年兵火萬民愁、十萬中無一二留。去歲幸逢慈詔下、今春須合冒寒遊。不辭嶺北三千里（原注指皇帝舊窩里朶而言）、仍念山東二百州。窮急漏誅殘喘在、早教身命得消憂。辛巳之上元、醮於宣德州朝元觀、以頌示衆云、生下一團腥臭物、種成三界是非魔。連枝帶葉無窮勢、跨古騰今不奈何。以二月八日啓行、時天氣晴霽、道友餞行於西郊。遮馬首以泣曰、父師去萬里外、何時復獲瞻禮。師曰、但若輩道心堅固、會有日也。衆復泣請、果何時邪。師曰、行止非人所能爲也。兼遠涉異域、其道合與不合、未可必也。衆曰、師豈不知、願預告弟子等。度不獲已、乃重言曰、三載歸、三載歸。十日宿翠峴江、即翠屏山口、在今察哈爾萬全縣北、兩峽高百餘丈、望之如屏。金大安三年辛未、元太祖攻金西京、金將呼沙呼棄城遁。太祖以精騎三千追敗之於翠屏山、遂取西京、即其地也。明日、北度野狐嶺。

在今察哈爾萬全縣東北、勢極高。風力猛烈、雁飛過此、遇風輒墮。

登高南望、俯視太行諸山、即今之太行山、連亘河南山西河北界、山以百數、隨地異名。述征記、太行首始河內、北至幽州、凡百嶺、連亘十三州之界。括地志、太行連亘河北諸州、凡數千里、始于懷而終

于幽、爲天下之脊。

晴嵐可愛、北顧但寒沙衰草、中原之風、自此隔絕矣。道人心、無適不可、顧宋德芳輩指戰場白骨曰、我歸當薦以經籙、此亦余北行中因緣一端也。北過撫州。

金置、元爲興和路、明廢。故城在今張北縣口外鑲黃旗牧廠西南。

十五日西北過蓋里泊、

程跋、金史撫州之豐利縣、有蓋里泊、今在張家口北百里。按讀史方輿紀要、興和西百五十里有集寧城。金置集寧縣、屬撫州、元置集寧路治焉。明初廢。又西爲豐利廢縣、亦金置、屬撫州、元廢。金元興和故城、爲今張北縣治。其西北境之昂古里淖爾、亦名集寧海子。金之集寧豐利二縣、當在昂古里淖爾附近。蓋里泊或即昂古里淖爾之別名也。

盡邱垤鹹鹵地。始見人煙、二十餘家、南有鹽池。折向東北行、自此無河、多鑿沙井以汲。南北數千里、亦無大山。馬行五日、出明昌界。

金曰昌州、元曰寶昌州、在上都開平府境。明改開平爲衛、永樂中徙衛於獨石、故城遂廢。今察哈爾多倫縣西南、有開平城故址、明昌當亦在其附近。

以詩紀實云、坡陀折疊路彎環、到處鹽場死水灣。盡日不逢人過往、經年時有馬回還。地無木植惟荒草、天產邱陵沒大山。五穀不成資乳酪、皮裘氈帳亦開顏。又行六七日、忽入大沙陀、其磧有矮榆、大者合抱。東北行千里外、無沙處絕無樹木。三月朔出沙陀、至魚兒濼、一名捕魚兒海、即今多倫縣東北克什克騰旗西北之達里泊。始有人煙聚落、多以耕釣爲業。時已清明、春色渺然、凝冰未泮。有詩云、北陸初寒自古稱、沙陀三月尙凝冰。更尋若士爲黃鵠、要識修鯤化大鵬。蘇武北遷愁欲死、李陵南望去無憑。我今反學盧敖志、六合窮觀最上乘。

三月五日、起程之東北、四旁遠有人煙、有黑車白帳、隨水草放牧。盡原隰之地、無復寸木、四望惟黃雲白草、行不改途。又二十餘日、方見一沙河、

以地理考驗、當爲蒙古車臣汗東部之碩勒音果朔河。

西北流入陸局河。

即臚胸河之異譯。元曰怯綠連河、今日克魯倫河、又名臚胸河、或名龍居河。發源車臣汗部大肯特山之東南、流入黑龍江省界濊爲呼倫池。又北出爲額爾古納河、入於黑龍江、亦即黑龍江之上源也。

水濡馬腹、傍多叢柳。渡河、沙河也。

北行三日、入小沙陀。四月朔、至斡辰大王帳下、

按斡辰大王、即太祖第四弟鐵木哥斡赤斤、所謂國王斡嶼那顏者是也。是時太祖西征、斡辰居守。其設帳地在今貝爾池西、後建爲興都、今尙有元時故城。

冰始泮、草微萌矣。時有婚嫁之會、五百里內首領皆載馬湏助之。皂車氈帳、成列數千。七日見大王、問以延生事。師謂須齋戒而後可聞、約以翌日授受。至日、雪大作遂已。大王復曰、上遣使萬里、請師問道、我曷敢先焉。且諭阿里鮮見畢東還、須奉師過此。十七日、大王以牛馬百數、車十乘送行、馬首西北。二十二日、抵陸局河。積水成海、周數百里、即呼倫池在今黑龍江臚濱縣南。

風浪漂出大魚、蒙古人各得數尾。並河南岸西行、時有野蕘得食。五月朔傍午、日有食之旣。衆星乃見、須臾復明。時在河南岸、(原注蝕自西南生自東北)其地朝涼而暮熱、草多黃花。水流東北、兩岸多高柳、蒙古人取之以造廬帳。行十有六日、河勢繞西北山去、不得窮

其源。西南經驛路、蒙古人喜曰、前年已聞父師來、因獻麥米石有五斗。師以斗黍酬之。渠喜曰、未嘗見此物、因舞而去。又行十日、夏至、量日影三尺六七寸。漸見大山峭拔、從此以西、漸有山阜。

約爲土謝圖汗之伊克噶札爾山。

人煙頗衆、亦以黑車白帳爲家。其俗牧且獵、衣以韋毳、食以肉酪。男子結髮垂兩耳、婦人冠以樺皮、高二尺許、往往以皂褐籠之。富者以紅綃、其末如鵝鴨、名曰故故、大忌人觸、出入廬帳須低回。俗無文籍、或約之以言、或刻木爲契。遇食同享、難則爭赴。有命則不辭、有言則不易、有上古之遺風焉。以詩叙其實云、極目山川無盡頭、風煙不斷水長流。如何造物開天地、到此令人放馬牛。飲血茹毛同上古、峨冠結髮異中州。聖賢不得垂文化、歷代縱橫只自由。又四程、西北渡河。

約爲土謝圖汗之圖拉河。

乃平野、其旁山川皆秀麗、水草且豐美。東西有故城、基址若新、街衢巷陌可辨。制作類中州、歲月無碑刻可考。或云、契丹所建、旣而地中得古瓦、上有契丹字。蓋遼亡、士馬不降者、西行所建城邑也。

當在圖拉與哈拉兩河間地。

六月十三日、至長松嶺後宿、

約爲土謝圖汗札謨爾山之東支。

松栝森森、千雲蔽日、多生山陰澗道上、山陽極少。十四日過山、度淺河。

按札謨山東北面、有河曰博羅河、東北流入哈拉河。所謂過山度淺河者、當爲過札謨爾山東支、而渡博羅河也。

天極寒、雖壯者不能當、是夕宿平地。十五日、曉起、環帳皆薄冰。十七日宿嶺西、約爲札謨山之西北支。

時初伏矣、朝暮亦有冰、霜已三降、河水有漸凌、如嚴冬。土人云、常年五六月有雪、今歲獨晴暖。師易其名、曰、大寒嶺。

按即札謨爾山之西北峯、已近北緯五十度、故酷寒如此。

凡遇雨多雹。山路盤曲、西北且百里、始見平地。有石河東北流、

按即鄂爾渾東流將會哈拉河處、河身亂石隱現、故云。

水清冷可愛、聲如鳴玉。渡河而北、峭壁之間、有大葱高三四尺。澗上有松、皆十餘丈。西山連延、

約爲鄂爾渾河西北岸之錫爾克袞山。

上有喬松鬱然。山行五六日、峯回路轉、林巒秀茂、下有溪水注焉。平地皆松樺雜木、若有人煙狀。尋登高嶺、

約爲鄂爾渾河西岸之額魯赫特山。

勢若長虹，壁立千仞、俯視海子、淵深恐人。按此海子即杭愛山北鄂爾渾上流之海子也。

二十八日泊窩里朶之東。

此爲皇后之窩里朶、以時地計之、當在和林。今杭愛山北、三音諾顏汗額魯特前旗地。宣使往奏稟皇后、奉旨請師渡河。其水東北流、瀾漫沒軸、絕流以濟。

約爲哈綏河之支流烏拿伊河。

入營、駐車南岸。車帳千百、日以醍醐渾酪爲供。漢夏公主、皆送寒具等食。黍米斗白金十

兩、滿五十兩可易麪八十斤。蓋麪出陰山之後二千餘里、西域賈胡以橐駝負至也。中伏、帳房無蠅。窩里朶、漢語行宮也、其車輿亭帳、望之儼然。古之大單于、未有若此之盛也。七月九日、同宣使西南行、五六日屢見山上有雪。

約爲三音諾顏汗之嗎喇噶山。

山下往往有墳墓、反升高陵、有祀神之迹。又二日、北歷一山、

約爲札薩克圖汗東北部之蘇拉克圖山。

高峯如削、松杉鬱茂、西有海子。

約爲尾袞泊特爾捫泊等。

西北出大峽、則一水西流。

約爲特斯河上游。

雜木叢映於水之陽、葑茂如芳草、夾道連數十里。北有故城、曰曷刺肖。

約在今科布多東部。

西南過沙場二十里許、水草極少、始見回紇。

回紇、一作回鶻。元魏曰高車部、隋曰韋紇、唐乃稱回紇。代突厥有內外蒙古地、後爲蒙

古所併、元時通謂之回回。

決渠灌麥、又五六日踰嶺

約爲科布多東部、與札薩克圖汗交界處之阿集爾漢山東幹。

而南、至蒙古營、宿拂廬。

約在今札薩克圖汗北部察漢札拉附近。

旦行、迤邐南山、

即阿集爾漢山東幹之陽。

望之有雪。因以詩紀其行、當時悉達悟空情、發軔初來燕子城。（原注撫州是也）北至大河三月數、（原注即陸局河也四月盡到約二千餘里）西臨積雪半年程。（原注即此地也山常有雪東至陸局河約五千里七月盡到）不能隱地迴風坐、（原注道法有回風隱地攀斗藏天之術）却使彌天逐日行。行到水窮山盡處、斜陽依舊向西傾。郵人告曰、此雪山北、

即阿集爾漢山北。

是田鎮海八刺喝孫也。八刺喝孫、漢語爲城中倉廩、故又呼曰倉頭。七月二十五日、有漢民工匠、絡繹來迎、悉皆歡呼歸禮、以彩幡華蓋香花前導。又有章宗二妃、曰徒單氏、曰夾谷氏、及漢公主母欽聖夫人袁氏、號泣相迎。顧謂師曰、昔日稔聞道德高風、恨不一見、不意此地有緣也。翌日、阿不罕山

即阿集爾漢山之別譯。

北鎮海來謁。師與之語曰、吾壽已高、以皇帝二詔丁寧、不免遠行數千里、方歸治下。沙漠中多不以耕耘爲務、喜見此間、秋稼已成。余欲於此過冬、以待鑾輿之回、何如。宣使曰、父師既有法旨、仲祿不敢可否、惟鎮海相公度之。公曰、近有敕諸處官曰、如遇真人經過、無得稽其程、蓋欲速見之也。父師若需於此、則罪在鎮海矣。願親從行、凡師之所用、敢不備。師曰、因緣如此、當十日行。公曰、前有大山高峻、廣澤阻隔、非車行地、宜減車從、輕騎以進。用其言、留門弟子宋道安輩九人、選地爲觀。人不召而至、壯者效其力、匠者效其技、富者施其財。聖堂方丈、東廚西廡、左右雲房。（原注無瓦皆土木）不一月、落成、榜曰棲霞觀。時稷黍在地、八月初霜降、居人促收麥、霜故也。大風傍北山西來、黃沙蔽天、兀相物色、師以詩自嘆云、某也東西南北人、從來失道走風塵。不堪白髮垂垂老、又蹈黃沙

遠遠巡。未死且令觀世界、殘生無分樂天真。四山五岳多遊遍、八表飛騰復入神。八日携門人虛靜先生趙九古輩九人、從以二車、蒙古驛騎二十餘、傍大山西行。

傍阿集爾漢山而西也。

宣使劉公鎮海相公又百騎、李家奴、鎮海從者也。因曰、前此山下精、截我腦後髮、我甚恐。鎮海亦云、乃滿。

按即乃蠻。

國王、亦會爲山精所惑。食以佳饌、師默然不答。西南約行三日、復東南過大山、當爲阿爾泰山東大幹。

經大峽、

當爲經伊克阿拉泊、北岸與阿爾泰山南麓間之峽也。

中秋日抵金山

即阿爾泰山。

東北少駐、復西南行。其山高大、深谷長坂、車不可行。三太子出軍、始闢其路。乃命百騎挽繩、縣轅以上、縛輪以下。約行四程、連度五嶺、南出山前、臨河止泊。

甲子中元夜讌漪瀾堂觀北海放荷燈

周貞亮

一波海水東流注、滿苑都成種桑處。百劫昆岡焰不然、燭龍一夕忽飛駐。往事轟轟說舊朝、火珠壓殿廣寒高。百尺錦帆金水鷁、九城燈市玉山鰲。禁橋徹夕開金鎖、榮出西天蓮萬朵。爲數中元薦故妃、此中猶有朱明火。(明故事、中元節例作法事放河燈於河橋、癸未年、法筵獨盛、蓋田貴妃以是月十六日薨、特追薦之也、見甲申小紀)一火綿延二百年、市朝變滅

總如烟。掃盡甲申宮外燼、幻成一塔湧諸天。離宮高處青雲接、招得夷兵來縱獵。野燒驪山一炬紅、此間獨脫昆明劫。昆明本是漢家池、舊入宸游御賞詩。排日亭前觀錦水、有時樓外看冰嬉。滄海幾年生巨變、橫空烈焰飛如電。妖狐祇有火藏篝、英惑遽移星下殿。從茲靈囿與靈臺、半化荒煙半野埃。貯篋寶衣都兆火、然燈金像亦成灰。萬事金甌終一破、開門竟許游閒過。荷芰船低擁伎行、芙蓉殿廣容人坐。倚晴一閣峙分涼、中有漪瀾百柱堂。都將浮玉山前景、寫入江天畫一張。金風獵獵來天外、不道孟蘭真作會。飲罷忽驚列炬明、一時萬鬼爭來拜。海水翻波作酒觴、羣來就食尤荒唐。且放巨燈千萬蓋、一燈爲照一流亡。當宵盛事逢人說、燈火城南更奇絕。送到天船十丈高、五窮一炷都灰滅。諸君大好樂昇平、莫放烽煙入禁城。憶否連年兒戲事、九門聽徹礮珠聲。

甲子落葉詞八首（詠十月初九日事）

海波橫絕不通潮、片葉能禁幾度飄。一角金填收漢璽、九天玉吹斷秦簫。哀銜去燕春秋社、恩戀羣烏早晚朝。莫唱大風當日句、未央宮闕莽蕭蕭。

韜戈早撤棘門兵、忽報嚴烽逼禁城。漢殿夕眠人柳字、吳宮秋老井梧聲。尙聞青鳥傳言語、不信黃龍有誓盟。知否故庭蕪沒後、十年春樹斷啼鶯。

宮車一出太蒼黃、回首滄波已見桑。喬木腐癭（平）生蠹子、枯絲遺帨弔鸞孀。盤中露自傾銅狄、殿上雲猶捧玉皇。依約禁廷親切地、有人攜滿御爐香。

九節珊瑚七寶鞭、遣來滿路是珠鈿。靈禽一夕都飛鳳、帝鳥千年已化鵲。不分黃臺歌妖媚、卻教紫府泣娟嬋。絕憐天際乘風想、猶在高寒玉宇邊。

一紙飛書噪九衢、蕭條廣內盡生蕪。唱成落葉金蟬曲、催下靈蕤玉虎符。大錯何人教鑄鐵、訛言有客急求珠。宵來記向延秋過、慘絕城頭已泣烏。

銀河一帶隔紅牆、咫尺當年有賜莊。鳳邸遙通天漢水、龍彝分酌帝臺漿。菊中舊伎千秋戲、花下新聲萬壽觴。莫作銅駝荆棘感、此間猶是白雲鄉。再過瀛水已成田、祇剩驪宮未化煙。苑內自名山萬歲、壺中長駐曆千年。好開瓊庫通皇市、莫仗璇璣出帝錢。清絕蓬萊猶在眼、無塵我自拜高天。舊時樓觀總荒埃、曾侍金門待詔來。益地九州空有畫、通天一表已無臺。怕聽凝碧絃中語、愁寫阿房賦裏哀。休問轉輪他日事、眼前眞見劫成灰。

甲子續落葉詞四首（詠冬月初二日事）

鳳河絲柳記曾攀、一狩鑾輿竟不還。三過淺清蓬嶠水、六飛遙遶具茨山。仙兒底事乘空鳥、天馬何時脫內閑。最是銀潢波浪闊、黃姑猶隔彩雲間。驚風一霎起飛塵、何處天關虎豹陳。河上白旄師甲子、漠中黃屋帝庚申。早傳戶已無桑土、不信城偏有柏人。聞道奇肱新授策、長空還許御鸞輪。竟作盧敖汗漫遊、九重天外有行轡。迴槎記過康居塞、驂乘仍攜博陸侯。枕上南柯今化國、袖中東海古神州。漆書試與翻皇紀、爲道堯臺不是囚。早垂星象示人知、下殿分明有讖詞。西土壺漿共伯政、南朝冠劍讓皇思。難窺大海歸雲路、眞見高天墜日時。我是臨風愁望遠、法宮曾倚萬年枝。

甲子再續落葉詞四首（詠後數日事）

蒼梧雲氣莽霏微、望斷黃陵帝子歸。兩界銀橋鴉萬點、一條紅綬鳳雙飛。門前卍字藏麈鎖、花下迴文輾轉機。聞道玉階霜正滿、凌寒猶著五銖衣。自斷長門落葉深、輕棲弱草有雙禽。三生胡蝶無情夢、五夜鯨魚不瞑心。舊淚枯桑原碧海、新巢若木是珠林。如何共赴蟠桃約、烏使歸來信尙沈。

高館皇華路折盤、聲聲仙樂唱迎鑿。觚棱望裏猶金爵、瑤島中間是玉鸞。神女罷攜行處枕、太真愁整睡餘冠。何時留得驚鴻影、照徹凌波一鏡寒。咫尺三山駐翠華、迴鸞寧斷五雲車。靈池尙覲周王滿、複壁奚藏漢大家。臺畔青陵連理樹、宮中白髮上陽花。嚴城寂寞星河冷、愁對闌干北斗斜。

次和天琴老人放言五章

已辦義熙千古事、尙吟長慶兩家詩。世情轉若風前燭、時局危於劫後棋。滿院猢猻初散樹、一棚傀儡又牽絲。釜聲沸盡鐘鳴歇、應是盧生夢醒時。經方歷劫幾曾刊、醫國原存不死丹。豈有虎狼堪作衛、更無鷹犬可名官。陶桓夢裏偏多翼、叔寶生時竟少肝。太息搏沙千萬力、歎成一飯至今難。辭窮未忍談中冓、事急偏聞召外兵。偶得利都因鵝蚌、便能言不異鸚猩。相臣已冠貓兒字、詞客應羞犬子名。最是譙侯作降虜、一篇仇國論猶橫。優曇一悟萬緣空、入世偏微再造功。豈分官都成戲劇、卻教翁竟作癡聾。魍魎爪跡縱橫裏、狼狽心情進退中。我爲生人愁不死、燭天又見火飛紅。漫憑身手鬪嬋娟、官好無過多得錢。歎馬未酬新息願、墜驢猶憶華山眠。衆中人格難群鶴、意外兵爭雀後蟬。待覓一方乾淨土、等閒幻影是雲煙。

次和家泊園師放言五章

一槎歷盡海邊桑、何處能尋不老鄉。白水妖興非帝死、烏江事敗是天亡。同時下客三千士、異姓諸侯十八王。誰辨寸心赴憂國、杞人空有淚淋浪。僭王書會登五始、舞人曲忽奏三終。死無疾是千夫指、安在今爲一世雄。雲陛附種誰慕蟻、雪宮遺臭定尸蟲。絕憐滿道歌虞殯、塞盡牛溲與馬通。

漸臺往事摧王莽、枯菊頻年哭爾衡。國有侯封奴不義、時無英傑豎成名。貂蟬豈自兜鍪出、蟻蝨都從甲冑生。聞道中原行逐鹿、尙持急劫算棋枰。漫嗤龍性矯難馴、本是神州袖手人。東閣任懸孫相榻、西風甘避庾公塵。生無宦癖穉中散、死有財奴石季倫。誰識侯門矜一刺、千金猶是不瞿身。無多生計未凋年、不信陳編只信天。螻蛄夢魂誰富貴、蠶魚身世本神仙。怕聞劫後尸盈野、小祝兒曹面似田。苦向橫流求立地、一經未敢侈家傳。

疊前韻五章

悶成一卷幽憂子、愁寫千言感憤詩。食肉已傷獨漉曲、當心猶算不平棋。求來越主忙熏穴、繡到平原悔買絲。聞道賜觴新入夢、蒼天猶是醉酣時。清時六計典都刊、赤族誰聞穀避丹。捐壁久寒唇齒誼、攫金偏縱爪牙官。早穿複壁謀藏影、合築新亭爲洗肝。莫信年來天網闊、須知入易出仍難。東方誰奏三千牘、西事須羅十萬兵。航海四朝呼饜蝶、舞天一醉誘猩猩。槃中玉敦親臨會、殿上金甌自覆名。差喜禁廷多頗牧、早垂鞭弭斂驕橫。鼠雀窮搜歎一空、老謀利國竟成功。麟如肯餓毛誰落、龍本能神耳卻聾。瓜甸縱橫分割裏、杼人宛轉笑嗁中。不知傾盡恒河水、膏血何年始斷紅。天魔隊裏舞嬋娟、那分人間齷齪錢。百議都從觚上聽、一官只辦甕頭眠。壯心短檝嘶風馬、生計高柯吸露蟬。猶有暗愁銷不得、萬家城闕幾炊烟。

再疊前韻五章

看盡蓬萊海上桑、白雲還許帝爲鄉。便過弱水猶能返、不到屋山豈算亡。思蜀故知非樂土、在房何幸有孱王。相期一棹乘風遠、再覓新圖獻樂浪。

烏喙生原難共處、白頭交竟有凶終。斬蛟枉自除三害、逐鹿從誰角兩雄。花落偏存無患子、鳥鳴應喚奈何蟲。憑教剗盡千峯險、一棧天梯又許通。
 殺機自起龍蛇蟄、均勢猶爭燕雀衡。淮壘臨看旌變色、龐軍覆讓豎成名。共知敵膽寒將死、難得王頭募尚生。至竟觸蠻誰勝負、不如剖橘一楸枰。
 封狼野性故非馴，便許長留已僂人。殘灑忍澆青社土、餘腥偏染玉街塵。生甘魏狗真無賴、死託遼邦太不倫。誰信墓前鑄頑鐵、一莖小草又金身。
 不知今日是何年、老我搔頭欲問天。杯酒難澆真塊壘、斧柯看爛小神仙。引登蓬嶠愁無岸、歸指江波誓有田。學就髡蘇甘避世、莫教詩句萬人傳。

外國漢學研究概觀

梁繩禕

本篇畧述日本、意大利、荷蘭、法、德、俄、英、美八國漢學研究緣起及現狀。外籍紛繁、所見有限。又未能博習方言、遍訪異域、耳食之譏、愧未能免。博雅君子、幸辱教之。

本篇所謂「漢學」、係譯英美人所謂 Sinology、德人所謂 Sinologie、日人所謂「支那學」。卽以科學方法研究中國語言文獻之學、爲「中國學」Chinakunde之一部。按 Sin 本「秦」義、原出托爾米 (Ptolomy) 地理志 (Geographia) 中。字或作 Sin, Thire, Sinae, Thinaï、皆一聲之轉。蓋秦漢間、因商業關係、阿拉伯人及歐人用以稱東方人、其意向不僅指中國。歐人所謂 Sinologie、肇於十七世紀耶蘇會士來華傳教、於業餘研究中國典籍。歐土學者之有中國興味者、亦譯讀漢書、搜求文獻。東西呼應、蔚然成學。日人自昔輸入中國文化、言學術者、以漢和分科。近所謂「支那學」者、其名稱矚範、均譯自西文。今從俗仍統以漢學。依國別、畧述其緣起現狀、以供治國學者參證云。

一日本

漢籍之傳至日本、其有確證可考者、爲西元二八五年、(晉武帝太康六年)、當日本應神朝、百濟人王仁齋論語千字文、以授皇子稚郎子。比及隋唐、使舶往來、七略四部之書、天竺伊蘭之譯、莫不携以東渡。而懷風藻、日本書紀、凌雲集、文華秀麗集、經國集等詩文著作、已斐然可觀。其後如空海、圓仁、菅原道真、三善清行、大江匡房等、均以漢文名世。鎌倉室町時代、漢學凌夷、然五山學僧及縉紳武家、仍不乏讀漢書者。義堂絕海等漢詩、風骨高騫、抗行作者。德川氏興、尊儒右文、藤原惺窩、荻生徂徠、中江藤樹等、或倡宋學、或主陽明。王李之古文、三袁之詩派、莫不復演於日本。而原光國、安積覺等、創修大日本史、以二百五十餘年之繼續努力、集漢學者之精英、勦爲名著。體例文章、均堪不朽。置之中國正史中、毫無遜色。而賴山陽之文、廣瀨淡窗之詩、亦均可以方中土作者。蓋日本漢文學爲中國文學之延長、歐洲初期東方學者、多兼綜中日、非無理也。

明治維新以後、日人始以科學方法董理漢籍。於大學設支那哲學、支那大學、東洋史等科。斯文會、東洋協會、學術調查部、東方文化事業委員會、東方文化學院、支那學社、及各大學之史學會、漢學會等、相繼成立。帝國學士院、宮內省圖書寮、內閣文庫、東京帝室博物館等、或從典籍資料上、與研究者以便利、或供給研究資金、或代爲發表論文、印行專著。而東文洋庫、以莫利遜(G. E. Morrison)氏舊藏爲基礎、集歐亞古今研究漢學典籍之大成、秘籍名篇、雄視世界。靜嘉堂文庫、以歸安陸氏函宋樓珍籍爲中心、繼續收集、均與漢學研究者以極大便利。其教育方針、則中學校高等學校、均有漢文科、東亞同文會斯文會等機關、復努力於漢文漢語之補習教育、益刺激漢學研究之進步。加以交通便利、留學及赴中國考察者、絡繹不絕。與華人迭相師友、以成其學者、亦衆。如井上陳政之與俞曲園、鹽谷

溫之與葉德輝、藤田豐人之與羅振玉是。至華人留寓日本、如楊守敬黃遵憲王國維等、既藉東邦秘籍環境、以益其學、而所影響於日本學者亦多。蓋日人之漢學研究、其歷史悠久、憑藉堅實、範圍之大、人才之多、非歐美人所能望也。

近年以漢學研究、卓然名家者、如白鳥庫吉氏之於西域史、融會各國典籍、凡有疏釋、使人釐然有當於心、故能蜚聲國際、尊爲大家。此外如藤田豐八之於南海交通史、桑原鷺藏之於中國文化史、法制史、箭內互池內宏之於滿蒙史、加藤繁之於唐宋經濟史、清水泰次之於明代社會史、均稱專門之業。此外如羽田亨、濱田耕作鳥居龍藏梅原未治等之於考古學、境野黃洋常盤大定等之於中國佛教史、小柳司氣太之於道教史、宇野哲人津田左右吉之於中國哲學史、新城新藏飯島忠夫之於中國古代天文史、鈴木虎雄、青木正兒等之於中國文學史、大村西崖等之於中國美術史、亦均不愧作者。而佛教美術書法三方面之研究、即吾國人或亦望塵莫及也。

其研究漢學之主要刊物、有「東洋文庫論叢」、「滿鮮歷史地理調查研究報告」、及東京京都兩文化研究所之「東方學報」、東洋協會之「東洋學報」、京都支那學社之「支那學」、東京帝大之「史學雜誌」、「漢學會雜誌」、京大史學研究會之「史林」、東京文理科大學之「史潮」、廣島文理科大學之史學研究、早稻田大學之史觀、慶應大學之史學等。而「斯文」倡導儒教教化、「書誌學」研討和漢古籍、亦均有益漢學之進步。又漢學大師於還歷古稀之歲、例由知交弟子、集論文爲紀念、煌煌巨冊、歲有新刊。服部宇之吉、市村瓊次郎、狩野直喜、內藤虎次郎等、主持風氣、獎進後學、博搜資料、爲漢學護法、其貢獻亦甚偉云。

二、意大利

意大利之交通中國、視歐西諸國爲獨早。馬哥孛羅(Marco Polo)曾仕元世祖、備顧問者

十七年、歷遊內地。元成宗元貞元年（一二九五）返威尼斯、口述遊記、聳動歐人。其後利瑪竇（Mathieu Ricci）於明末來華傳教。萬曆二十一年（一五九三）、譯中國四書爲拉丁文、題曰：Tetrabilion Sinesse de Moribus、凡傳教師入華者、皆取此書譯寫研究。是爲歐人譯吾國經書之始。惟其書今已無存。清初有西西里島人殷鐸澤（Intorcetta Prospero）者、兩度來華、佈教於江西建昌及浙江杭州等處。康熙元年、（一六六二）刊「中國箴言」（Sapientia sinica）係以拉丁文譯大學及論語之前五篇、爲氏與教士意人郭納爵、比利時人柏應理共譯、乃西譯經書印行之最早者。同時有馬國賢、（Matteo Ripa）以善油畫事康熙帝、居京師十三年。雍正元年（一七二三）携中國青年四人歸國、構中華書院於拿波里、以養成華人傳教士爲目的、於漢學研究上、貢獻甚微。其後十九世紀傳教士有左托力（Zottoli）、著中國文學（*Cursus Literaturalnicar*）近居於拿波里、羅馬、佛羅梭斯（Forenz）等處之漢學者、有雷菲脫（Rivette）、諾森提尼（Nocentini）瓦林西亞尼（Volenciani）塞維里尼（Severini）卜依尼（Punni）等。卜依尼於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著遠東文化與歷史（*Le origini della civiltà seconda tradizione ela storia dell' Estremo Oriente*）有名於時。

意國藏漢籍、以羅馬華諦岡圖書館（*Bibliothique Vaticane*）爲最有名、分印本寫本兩部、約書三千種。法國漢學者伯希和（*Paul Pelliot*）於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二）爲編總目。

三、荷蘭

十七世紀初、荷蘭宣教師休爾紐斯（*Gustus Heurnius*）於爪哇得華人之助、著「華蘭拉丁語彙」、爲蘭人漢學之祖師。又萊頓（*Leiden*）大學阿拉伯學碩儒高留斯（*Gaco dus Goleus*）、曾從有名之耶蘇會士衛匡國（*Martino Martini*）習華語、事在十七世紀中葉。但萊頓大學之設漢

學講座、則始於咸豐五年（一八五五）、教授爲郝夫曼（J. J. Hoffmann）曾從華人習語言、爲荷蘭東印度公司書記、治漢學與日本學。繼之者爲休來格爾（Gustave Schlegel）、曾任通事於香港、歷訪華南各都邑、一八七二年歸國、光緒元年（一八七五）任萊頓大學漢學教授。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與法國漢學者考狄（Henri Cordier）創刊「通報」（*Toung Pao*）、任編輯主任、以英法德各種文字合刊、迄今爲國際漢學雜誌之權威。又著有「星辰解源」、介紹中國天文學於泰西。其「華蘭字典」則煌煌四集、爲蘭人治漢學者所必需。氏卒於一九〇三、繼之者爲哥羅特（G. G. M. de Groot）、以英文著「中國宗教體系」（*The religious System of China*）、蜚聲一時。任職十年、民國元年（一九一二）應德人聘、任職柏林大學。其後衛賽（M. W. De Visser）以日本學者兼授漢學。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道維達克（G. G. L. Duyvendak）專任漢學教授、成立漢學研究會、（蘭名 *Het sinologisch Instituut*）並刊萊頓漢學叢書（*Sinica Leidensia*）。氏久居吾國爲外交官、精通華語及國情、譯商叢書、（一九二八）其治學範圍亦廣、近由伯希和氏推爲通報編輯者。

萊頓大學漢籍之蒐集、未能比肩英法德諸國。十七世紀高留斯由衛匡國所得之漢籍、及休爾紐斯所著華蘭拉丁語彙稿本、今皆入於大英博物館。此外荷蘭之有漢學講座者、爲猶川特（*Utrecht*）大學。萊頓之漢學刊物、除通報外、復有東方學報（*Acta Orientalia*）爲荷蘭、丹麥、挪威東方學會聯合會之機關雜誌、用法英德文撰述、每年四期、亦偶有漢學論文。

四、法國

法國爲今日歐洲漢學研究之中心、其事良非偶然。明萬曆三十八年（一六一〇）、教士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來華習華語、好學不倦、文筆冠絕儕輩。天啓六年（一六二六）有中國五經譯註本、名 *Pentabillon Sinense* 譯拉丁文而附以註釋。與利瑪竇之四書譯註本、均經譯

之最早者、惜其書不傳。氏又曾遍讀中國史百二十卷、並有所述作。清初法皇路易十四盛遣教士東來、於東西文化溝通、貢獻甚大。其中馮秉正(De Mailla)於乾隆中譯通鑑綱目、並增補清朝初期史實、共十三卷。宋君榮(Le P. Antoine Gaubil)留華三十六年、於乾隆三十五年(一七九〇)譯書經、並著「韃靼史」、「大唐史綱」、「中國紀年論」等、雷孝思(Jean Baptiste Reiss)於道光中、譯易經(一八三四—一三九)、馬若瑟(G. H. Premare)譯元曲選中之「趙氏孤兒」、爲最近介紹中國戲曲於歐洲者。其後庫佛兒(Seraphin Couvreur)於同治九年(一八七〇)來華、居河間天主教堂、爲神父有年、通華語、嗜古典、先後譯有四書(一八九五)詩經(一八九六)書經(一八九七)禮記(一八九九)春秋左傳(一九一四)儀禮(一九一六)等、並著有經學字典、(Dictionnaire classique de la langue chinoise) 中法字典、中國古今地理等。又有魏格Leon Wiegner)者、亦耶蘇教士、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來華、以醫士而研究中國歷史哲學土俗、譯莊子淮南子等書、又著「中國哲學宗教思想史」、(一九一七英譯本一九二七)、由河間教會印刷所印行。歐美教士、於佈道之餘、多能究心學術、而漢學研究上、則法教士之成績最著云。

法國本國之漢學研究者、亦與教士呼應並起。巴黎法蘭西大學(College de France)於嘉慶二十年(一八一五)首立漢學講座、雷米薩(Abel Remusat)爲初任教授。氏本醫家子、習植物學、因欲讀本草綱目而習漢文、並通滿洲語。道光二年(一八二二)與德漢學者克拉布羅特(H. G. Klaproth)等協力、發起亞細亞學會於巴黎、刊行亞洲學報、(Journal Asiatique)。一八二九年任會長、著有「塞外民族語言考」、(一八二〇)「沙曼教考」(一八四三)等。道光六年(一八二六)並刊行小說「玉嬌李」譯本。繼之者爲尤利安(Stanislas Julien)、精華梵語文、「於佛教史貢獻極多、法譯「慈恩寺傳」「西域記」「老子道德經」等、任教職四十餘年、從遊者甚衆

、卒於光緒元年（一八七五）。離騷及文獻通考之介紹者、聖德尼士（De Saint Denys）繼其職。氏卒後、由沙腕（Eduard Chavannes）、繼任。法蘭西大學特設漢學研究所、（*Institute d' hautes chinoises de Paris*）、此外里昂大學亦有漢學講座、而巴黎東洋語學校、（*L' E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 Vivantes*）自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一）即設有中國語科、最初之教授爲元雜劇之譯者貝新（A. P. Louis Bazin）。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復於安南西貢設一專爲研究漢學及安南歷史語言考古之遠東研究院、（*Ecole française d'Extreme-Orient*）。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移於河內、有圖書館與博物館、集中專家、發行院刊、爲世界研究漢學者所注意。法國現代漢學大師、其造詣最深、貢獻最多者爲以下諸氏。

沙腕博士（一八六六——一九一八）生於里昂。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因學術研究來華、任譯官於使館。一八九三任法蘭西大學漢學教授、學士院會員。一九〇七經西伯利亞再遊華、訪滿洲與京清陵通化等處、尋求碑文。氏於儒佛道景諸宗教、以及兩漢石刻雕塑、均有深湛研究。爲治元代俗文書之第一人。曾譯義靜西域求法高僧傳（一八九四）、與列維（Sylvain Levi）共譯西遊記（一八九五）、及宋雲烏仗那及健陀羅紀行（一九〇三）、與伯希和（Paul Pelliot）共譯敦煌本摩尼教經典（一九〇二）、又著有中國雕刻術（一八九三）、中國北部考古學圖譜（一九〇六）、輯「西突厥史料」（一九〇三出版、有馮承鈞漢譯本、民國二十四年商務版）。而其一生絕業、爲註譯史記。每卷首皆附考證、疑義附註釋、精博宏深、非惟爲歐人漢學偉著、於華人之讀史記者、亦不無裨益。（近有北京文殿閣影印本）、氏卒於民國七年正月、其譯文僅至孔子世家、矜慎可想。氏自一八九〇年後、久爲通報編者、著述講授、巍然爲歐洲漢學界泰斗。考狄、伯希和均爲之傳。民國十七年一月二十九日、日本東方文庫且爲之開十周忌紀念會、展覽其遺著九十餘種、並爲編書目。馮承鈞氏曾譯其「摩尼教流

行中國考」、(二十年商務版)「中國之旅行家」、(十五年商務版)。又譯其「屬賓考」、「魏略、西戎傳箋註」等入「史地叢考」。

考狄、(一八四九—一九二五)生於美國、學於法、研究於倫敦。同治八年(一八六九)來華、治漢學。光緒二年歸國。一八八一任巴黎東洋語學校教授、並曾任地理協會總裁、亞細亞學會會員、高等研究所(Ecole Des Hautes Etudes)所員、努力於中國歷史地理法制經濟之研究者、凡四十餘年。文獻學之造詣、一時無二。其畢生之大著、爲「中國圖書誌」、(Bibliographia Sinica)、分類輯歐美研究中國學之各種出版物、凡四鉅冊、(一九〇四—〇八)、嗣復增補一冊。(一九二二—二五)(近有北京文殿閣書莊影印本、題「西人論中國書目」、別有「日本書誌」及「安南書誌」。又精於中西交通史、曾刊行「中國與列強交涉通史」(一九二二)、「中西交涉史」(一九〇二)、並補訂尤露氏馬哥孛羅遊記譯註等書。民國十年(一九二二)刊行「中國通史」、綜和歐洲漢學者成績、引用及於殷墟甲骨卜辭、其取材之翔審可見。氏曾與荷蘭學者休來格爾創刊通報、迄死任其編輯。卒於民國十四年、年七十六。其遺書散出、日本細川侯滯巴黎、購其大半。

伯希和、光緒四年(一八七八)生於巴黎、習英文學於法蘭西文科大學、研討於河內遠東研究院、後任該院教授。庚子(一九〇〇)拳亂時、研究漢學於北京。一五〇六至〇九於中央亞細亞作考古旅行。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三月、於甘肅敦煌縣東南鳴沙山麓莫高窟中、發見唐及五代人寫本、及雕本古籍、擇其精品、攜以過北京。並爲巴黎國民圖書館購置大量漢籍、返國後、考訂研究、以燉煌學名世界。宣統三年、(一九一一)法蘭西大學新設中央亞細亞地理歷史考古學講座、以氏任講授。一九二二年會爲羅馬教皇圖書館編漢文書目、並出席美國波士頓之英美法亞細亞學會聯合會。一九三五年(民二十四)再遊華、並過日本、參

觀東方文化研究所、帝國大學等處歸國。氏於漢籍目錄校勘、該洽爲歐人第一。通英、俄、華、藏、蒙、安南、波斯、土耳其語、研究範圍、泛涉東方學各部門。考狄卒後、爲通報編輯長、名滿天下。惟乏組織與創造力、故無專門鉅著。生平述作、多以書評式爲之。其已譯爲漢文者、有「交廣印度兩道考」、「鄭和下西洋考」、「均馮承鈞譯、商務版」在氏爲長篇。此外馮氏復譯其中國乾漆造像考、(一九二三年)高昌和州火州哈喇和卓考、(一九二二)、沙州都督府圖經、及蒲昌海之康居聚落、(一九一六)、吐谷渾爲蒙古語系人種說、(一九二二)、黎軒爲埃及亞歷山大城說、(一九一五)、扶南考、真臘風土記箋註等。(均見馮譯史地叢考、商務版)、馮譯「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三編、(二十三至二十五)年商務版)則多爲氏及馬斯伯樂之短篇考證。另有「敦煌千佛洞圖錄」、「敦煌石室訪書記」、(一九〇八法國遠東學研究院刊第八卷、有陸翔譯、見北平圖書館館刊九卷五號)、「巴黎圖書館敦煌寫本目錄」、(有陸翔譯、北平圖書館館刊七卷六號)等著、氏今已逾還曆之年、爲法國漢學界長老。

馬斯伯樂、(Henri Maspero)氏少伯希和氏四歲、生於一八八三年。其父本意大利人、一九〇七年歸化法國、爲埃及學者、任開義羅博物館長。馬斯伯樂學於沙畹、考狄、於安南遠東研究院研究有年、及沙畹卒(一九一八年)、遂繼之爲法蘭西大學教授。研究安南史安南語、以至中國古方言古韻等。一九二八至三〇旅居日本、通日語、張講筵於東京京都兩帝大及東方文庫。又爲日法會館學監。氏治學範圍、不如伯希和之廣、而精深有思。其主要論文、如「尙書中之神話」、考證書經中羲和洪水等神話之演變、並與安南是類傳說比較。如「中國文化之起源」、於中國本土求中國文化之起源。如「中國古代之天文」、考證中國古代之星象。如「左傳之構成及其時代」、抨擊劉逢祿康有爲左傳晚出之說、以爲左傳絕非劉歆偽造、於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左傳眞僞考」之外、別尋證據。皆近年西方漢學界有數之作。

而其「中國上古史」(La Chine antique)一書、尤爲傑製。書出版於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凡四卷二十四章、起於中國文化之由來、迄於秦之統一六國、根據中國史料、匯集各家譯著、而個人研究、復足以裁定衆說。蓋集五十年來西方上古史研究之大成、以視德人夏德(Friedrich Hirth)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所著之「中國古代史」、進步甚多。(日本東亞經濟研究十八卷各號譯刊其一部、齊思和書評見燕京大學史學年報二卷三期、最可觀)此外氏著作之譯爲中文者、有「占婆史」、(馮承鈞譯二十二年商務版)「蘇秦的小說」(馮譯北平圖書館館刊七卷六號)等。

谷拉奈、(Marcel Granet)學於沙腕、並從杜耳克謨(H. Durkheim)習社會學。考狄卒後、繼任巴黎東洋語學校史地講座。治中國古代史、多新說、名亞於伯希和馬斯伯樂。著有「中國古代祭祀及歌謠」、(一九一九)「封建中國之結婚制度」、(一九二〇)「中國之宗教」、(一九二〇)「中國古代舞蹈之傳說」、(一九二六)等。

此外法國之漢學者、有蘭格斯、(Langues 一七六三—一八二四)由阿拉伯波斯、進而研究滿洲。有韋塞兒、(A. Vissire 一八五八—一九三〇)曾任總領事於北京、歸爲東洋語學校教授。諾埃兒(Peri Noee 一八六一—一九二二)通日本學、精於中國安南交涉史、並常介紹日人之漢學研究於法國。有格魯賽(Rene Grousset)著「遠東史」、(一九二九馮承鈞譯其一篇爲蒙古史略二十三年商務版)。有庫蘭(Maurice Courant)曾任里昂大學漢學教授、編巴黎國民圖書館漢文書目。有鄂盧梭會著秦代初平南粵考。(馮承鈞譯二十三年商務版)有費耶(Gabriel Ferrand)著「崑崙及南海航行考」、(馮譯十九年商務版)及「蘇門答刺古國考」。(馮譯商務版)此外如列維(Sylvain Levi)爲有名佛教及梵文學者、一九三五年逝世、曾遊華、在北京大學講法蘭西大學史。馮承鈞譯其「龜茲語考」、「王育策伎印度記」等作、入史地叢考。

氏留日數年、與日人合編「法寶義林」、可供給佛教史者參考。

法國漢籍之蒐集、以巴黎國民圖書館(Bibliothèque Nationale)爲最豐富、歷史悠久、雄視全歐。伯希和於一九〇九年復舉敦煌秘籍、及在北京所搜羅以益之。孤本珍抄、美不勝收。此外巴黎法蘭西大學漢學研究所、由谷拉奈任董事、伯希和負蒐集之責、雖少天壤孤本、而採訪最勤、購求極備、最適研究之用、至私人收藏、則有羅道爾(Robert des Rotours)者、系出名門、能華語、善讀書、曾譯新唐書選舉志。營邸宅於巴黎近郊維羅孚拉(Viroflay)、擁書十數萬卷、爲歐洲第一漢籍收藏家。敦煌發掘之美術工藝品、陳於巴黎基買博物館。

法人所主持之漢學研究刊物有三、一爲「通報」、(Toung Pao)創刊於一八九〇、專以研究東亞各地歷史地理語言風土爲目的、而關於中國之論著最多。考狄、沙腕、伯希和、先後負責編輯、執筆者多歐洲名士。荷德法文論著皆有、書報介紹、取材宏而別擇精。對於歐洲漢學家之身世傳記、亦多刊布。編輯部在巴黎、發行部在東蘭萊頓。一爲「亞洲學報」、(Gornal Asiatique)由亞細亞學會刊行、由雷米薩等創刊於一八二二年、已連續刊行百餘年、爲世界有數之東洋學術研究刊物。其研究目標以印度西亞埃及爲主、間亦涉及中國、年分二卷、每卷二冊。發行所爲巴黎(Paul Geuthner)書店。又一爲「河內遠東研究院學報」、(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創刊於一九〇一年、年出一卷、今則年刊二次、以研究安南及中國爲中心。安南本爲中國文化之殖民地、故常綜二者而論之。撰稿者多該院教授研究員、多用法文、書評犀利、有通報之風。巴黎又有亞洲藝術評論、(Revue des ArtsAsiatiques)、創刊於一九二四、執筆者多各國名家、年刊四次。巴黎美術書店(Von Oest)發行。

(未完)

* * * * *

孫文定公(嘉淦)軼事

石榮璋

序

吾人友天下士、每有自然之契合、出於意計之外、而不自知者。而於古人亦然。蓋讀書論道、易生嚮往、有因人之緣焉、有因地之緣焉。晉省令德書院、爲高材生講學地、吾鄂屠梅君先生任山長。予尙幼、先中憲公每挈往隅坐聽講、梅君先生因介院中孫筱陳夫子、俾予兄弟朝夕受業。夫子爲文定公裔孫、講學餘閒、喜譚文定軼事。並以文定公文、命予鈔錄誦讀、予之服膺文定自此始。及長、筱陳夫子爲予作伐、與姜氏聯姻、予外舅桂岑公、曾官興縣典史、亦敬慕文定公者。每以文定公立朝講學、爲一代儒臣、談論不倦、予之服膺文定者益深。民國丁巳、予任興縣知事、下車後訪其遺聞佚事、卽婦孺村農、亦多嘖嘖樂道。後裔式微、然多謹飭之士、從無越禮侵法者。公之流風未邈、於此可見。迨訪其故第、乾隆賜詩、猶懸中堂。往謁公墓、則御碑巍然、松柏蒼鬱、益令人徘徊而不忍去。惟吾筱陳夫子、逝世有年、登堂拜母、不勝泰山梁木之感矣。予服膺文定公久、凡公之佚事、隨時記載、集成一帙、擬即付印以傳。予老矣、回思生平數十年中、尙友古人、惟文定公一人爲最深。然非與其地其人、具有夙緣者、能若是乎。予編公之佚事既竣、因記其緣起如此、以代序言。民國庚辰上巳日陽新石榮璋蓋年撰於宣南蓉城仙館

文定公閱卷

朱笥河爲其師吳彙潭先生著哀辭注云、辛未先生舜之居深山之中一節文、結曰是以古之聖人、其靜也如山、其動也如水。主司孫文定公執其卷示同考、或曰結無之乎者也字、不當中式、遂乙。故其哀辭中有云、靜動山水兮語以重遺、昔孫文定兮執卷而諮。莫爲先容兮遭暗劍疑、文工遇拙兮不偶而奇。

文定公善決疑獄

世宗即位、公上封事三。曰親骨肉、停捐納、罷西兵。上以爲有膽。公善決疑獄。多所平反。
。（尙友錄）

章太炎哀清史篇中之語

章太炎所著廌書哀清史一篇有云、錢謙益與馮銓、其貳心一也。一思明、一忘明、則惡名歸於思明者。肅順與奕訢、其輔主一也。一骨硬、一夸毗、則美名歸於夸毗者。且李紱孫家淦若遽受大辟、則百歲不雪矣。蓋哀清史之不足徵也。

洪亮吉記文定公之抗直

洪亮吉記劉文正統勳遺事云、公之前爲大學士者、高安文端公朱軾最著、立朝大節、多人所不能及。以采聽未審、敢俟異日。次則協辦大學士興縣文定公孫嘉淦、大學士海容文勤公陳世倌。文定公每事必廷諍、純皇帝輒曰、汝又以古大臣面目對君矣。文勤公每值民間水旱疾苦、必反覆具陳、或繼以泣、純皇帝輒霽顏聽之必笑曰、汝又來爲百姓哭矣。亮吉敬釋二語、純皇帝禮貌大臣及二公之忠盡抗直、均有古君臣所不能及者。（見碑傳集卷二十七）

雷鉉記文定公之被誣

雷鉉記西林鄂文端公爾泰逸事有云、世宗時合河孫公嘉淦被誣有婪贓、據以入告者親王也。公曰孫某性或偏執、若操守臣敢以百口保之。即命公弟訊問、事白抵誣者罪。弟諱爾奇、與孫文定公同以少司空兼祭酒者也。（碑傳集卷二十二）

文定公請以金甡爲詩經纂修

乾隆十七年文定公奏請以金甡充御纂詩經館纂修。金甡字雨叔仁和人、會試殿試皆第一、官至禮部左侍郎。見朱珪所撰金甡墓誌銘。（碑傳集卷三十五）

文定公爲四君子之一

袁子才所撰李元直墓誌銘云、高密李元直字愚邨、爲翰林時、與孫公嘉淦謝公濟世陳公法交好、以古義相礪切、一時都下有四君子之稱。及孫公總督兩湖承審謝公事、瞻循撫軍、公音問遂疏。又法坤宏讀李公行狀書後云、萬年茂黃岡人、爲御史時遇事敢言、不避權貴、士論翕然、以比李謝三公、稱海內四君子。則四君子有萬而無陳。錢儀吉謂書後有誤、並記於此。(碑傳集卷五十五)

文定公爲葛侍御作墓誌銘

葛德潤字澤躬一字述齋、山西安邑人。雍正癸丑登進士第、官至掌陝西道監察御史。兩主雲南鄉試考官、任福建湖北學政、得人爲天下最。卒後孫文定爲銘其墓。(碑傳集卷五十六)

文定公特舉莊柱

彭啓豐撰莊柱墓誌銘云、武進莊柱考取內閣中書、引見命以知縣用、旋任大興縣知縣。孫文定公爲順天府尹、公以屬吏白事、侃侃直陳、相得無間。越數載文定特舉以應詔、謂實能以愛養百姓爲念者、此可謂知君矣。(碑傳集卷八十三)

金溶論孫嘉淦派令修順義城工疏

賞罰者人主御世之大權、賞得其當則人人知勸、罰得其當則人人知懲。向來臣工有罪、於應得處分外、間有罰令出貲效力者。緣其在任之日、素無清名、但視其職猶不足以蔽辜、是以罰令出貲效力、使天下曉然知所得者、究不能爲子孫身家之計。明以開急公贖罪之條、默以寓禁暴止貪之意、法誠善也。今孫嘉淦歷任以來、其能否優絀臣亦未敢深論、至其操守之不苟、久在聖明洞鑒之中、而亦中外之所共知。今亦令其出貲效力、似於用罰之本意有所未協、將於國體不無少損。且令天下督撫聞之、謂以嘉淦之操守可信、尙不免於議罰。恐一不得

當、而即踵其後、將必墮其廉隅以豫爲將來之地。是一賞罰之行、即天下風聲之樹、誠不可不慎也。臣係雍正八年嘉淦爲會試副考官所取士、誼屬師生。臣不敢避師生晉接之微嫌、忘國家賞罰之大計。用是據理直陳、伏乞聖明採擇。（國朝文錄卷二十九）

文定公與陳徵士之交誼

沈廷芳撰陳徵士黃中墓誌銘云、居湖南幕府、公卿彌重之、而與孫文定公誼尤篤。然素戇直、苟不合、輒中途返。（碑傳集卷一百四十）

文定公遇吳生甫

劉開吳先生直傳贊曰、吾聞諸長老云、先生遊京師時、孫文定公直雅雨微服出集市樓、相與論經史之疑、及論孟之意義。適先生飲酒樓下、聞之撫案大笑以爲誤。二公驚愕迎至樓上問之。先生具爲道其所以失者、且條辨疑義以答其問。二公欽歎無已、各欲延致。卒隨盧公至揚州。（碑傳集卷一百四十）

文定公以劉士銘知荊州

朱筠劉士銘行狀云、劉士銘字鼎彝宛平人、丁酉舉人、任湖北安陸府知府。會興縣孫文定公總督兩湖、疏請調公知荊州、公曰某得荊州、人以美官賀某、豈此間有所利耶。（碑傳集卷八十四）

袁枚李治運墓表語

袁枚浙江按察使李治運墓表云、上承世宗勵精之後、益思勤恤民生、周知疾苦、采納直言、慨然思古陽城馬周之逸。於時西林鄂文端公、高安朱文端公、海甯陳文勤公、興縣孫文定公、江陰楊文定公後先繼長朝列、忠清公正、弼成至治。而公以卑官後進與相應和。凡所陳奏、尤在於奉宣德意成樂物生。（碑傳集卷八十四）

文定公會議河工

彭啓豐撰給事中馬君宏琦事畧云、乾隆四年巡視天津漕務時、天津方被水、君奉命度河工、奏水師營八十里陸路淹沒、請修築疊道、分建水閘斗門、以消盛漲。事下直督孫公河督顧公會議、發帑興工。事竣陸行無阻、農田歲獲有收。

祁文端詩以文定公自勉

壽陽祁文端寓藻初入直廬、呈程雲芬前輩詩、末聯云、澤州興縣風規在、桑梓還慙步後塵。註君以吾鄉陳文貞孫文定兩公相勗。

祁文端集中澤州陳文貞公手書賜宴瀛臺迎薰亭西苑泛舟詩卷、爲白蘭巖禮部恩佑題。有云南齋翰林鄉先生、國初首數陳文貞。百年繼起曰文定、(興縣孫公)綸閣勳業雙崢嶸。(鏡毓亭詩集)

袁子才出公門下

隨園詩話云、孫文定公爲冢宰時、余以秀才修士相見禮。投詩云百年事在奇男子、天下才歸古大臣。又曰一囊得飽侏儒粟、三上應無宰相書。公讀之、忻然延入、曰滿面詩書之氣。已而戊午科出公門下。

蔣祝出公門下

新城陳用光侍郎撰蔣省齋家傳云、君既歸家居課孫、以小學近思錄爲教。蓋雍正乾隆間士大夫、崇尚宋學如此。君之成進士、總裁爲朱文端公、其同考官所薦則合河孫文定公、人謂君不負文端文定也。按蔣省齋名祝字康之、杭州人、雍正癸卯成進士。官直隸樂亭縣知縣、晉州知州、擢雲南永昌府同知、以廉吏邀上知。(太乙舟文集)

文定公之徵文啓

老友遼陽會肥遜處長收藏徵節孝詩文啓冊頁一幀、爲王虛舟澍所寫。文定公領銜、字跡端整、文則不完。爲崔母李太夫人節孝徵文、李太夫人爲文學冲霄先生之德配。家孫誠齋兩宰名城、餘多簡畧。文定公銜名之下、尙有盧秉純王奐會臧爾心李怡柴瑋盧磐基王瑋、皆當時知名之士。特未知此文是否文定公所撰耳。

武昌節署之十桂

石遺室師友詩錄、有陳步墀子丹寄題十桂堂一律。序云武昌節署園有十桂、孝達尙書取以名堂。題額云、樹皆舊物、不知爲郭華野、孫文定、阮文達、林文忠何人所植、名此以著封殖嘉樹之意。復書魚鳥親人濠濮想、桂山留客楚騷詞十四字爲聯。託慕高遠、木石蒼秀、恒不忍去。余於本年春間在北平市上購得張文襄所書此聯、旁有小跋。十桂是否文定所植、然已同文定文襄而不朽矣。

文定公之忠直

禮王汲修主人嘯亭雜錄、載文定公因訊謝侍御濟世事不實免官。傳文忠秉政、力薦於朝。召補副都御史、尋遷吏部尙書協辦大學士。傳文忠嘗延公會食、公往謁其邸。未入座遽趨出、傅怪問之。公曰某處設反坫、某處建螭頭、閱閱皆王邸制度、公不宜居此、嘉淦將速歸繕疏劾之也。傅公長跽請立改其制、公乃入席、歡飲終日、其嚴直也若此。公內峻外和、相對者如登泰華、坐春風。非不陽和熙熙、貯在顏間。而業已置人如青雲上、雖有下界諛語、不特不敢出於口、亦並不能生於心。好靜坐、退食之餘、一經相對。公既負直聲、屢頤屢起。晚年物望愈隆、朝中畧有建白、天下人咸曰、得非孫公耶。遂有匪人、僞奏疏一紙、語甚悖、託公所爲。窮治經年、始得主名。天子知公忠無他腸、寵遇益隆。而公終不自安、以爲舍他人而我假、必其致之者有自。遂自此食不甘寢不寐、情懷忽忽。一切所以補塞晏參密勿者

、彌口不宣、即家庭間亦寂然無復知者。薨時上甚悼、謚文定。今上即位、念其忠梗、詔廢其孫鑾爲員外郎、以旌其直云。(嘯亭雜錄)

文定公爲乾隆輔臣

純皇帝即位時、承憲皇嚴肅之後、皆以寬大爲懷。罷開墾、停捐納、重農桑、汰僧尼之詔累下、萬民歡悅、頌聲如雷。吳中謠有乾隆室增壽考乾隆錢萬萬年之語。一時輔佐之臣、如鄂文端爾泰楊文定名時朱文端軾趙泰安國麟史文靖貽直孫文定嘉淦皆理學醇儒、見識正大故爲一代極盛之時也。(嘯亭雜錄)

文定公爲傅文忠所尊重

傅文忠公恒以椒房勳戚、當朝軸者幾三十年。惟以尊奉前輩、引擢後進爲要務。一時英俊之士多集於朝、如孫文定嘉淦岳威信鍾琪盧巡撫焯等皆起自廢棄田里、畢制府沅孫文靖士毅阿相國爾泰阿文成桂皆公所賞識者、後皆爲封疆大吏(嘯亭雜錄)

文定公爲理學大臣

本朝崇尚正道、康熙雍正間理學大臣頗不乏人。如李安溪之方大、熊孝感之嚴厲、趙恭毅公之鯁直、張文清公之自潔、朱文端公之吏治、田文端公之清廉、楊文定公之事君不苟、孫文定公之名冠當時、李巨來傅白峯之剛於事上、高文定公何文惠公之寬於待下、皆揚名於一時。誰謂理學果無益於國也。(嘯亭雜錄)

文定公應從祀

自明嘉靖間增祀孔廟、兩唐諸儒及宋元明三代無不具列、本朝罕有繼者。惟乾隆初增陸稼書關學一人而已。按國家右文之代、名儒輩出。如名臣湯文正公、李文貞公、孫文定公、朱文定公、朱文端公之崇尚儒道。下之者如李紱方苞之於理學、顧炎武胡渭毛奇齡朱彝尊惠棟任

啓運江永顧棟高等之於窮經、極一時之盛。乃有言職者從未談及何也。（疇亭雜錄）

文定公詠梅詩

隨園詩話湯潛庵巡撫江蘇出郭詩云、按部雨餘香稻熟、課農花發曉雲輕。人言公理學名儒、何詩之清婉也。余記座師孫文定公亦有詠梅云、天地心從數點得、河山春借一枝回。詩不腐而言外俱含道氣（詩話卷四）

文定公之膽

孫嘉淦上封事三、曰親骨肉、曰停捐納、曰罷西兵。帝召諸大臣示之、賁掌院學士曰、爾翰林乃容此狂士。學士叩頭謝。大學士朱軾徐對曰、此生誠狂、然臣服其膽。上大笑曰、朕亦不能不服其膽。即召對授國子監司業。他日帝手指嘉淦示九卿曰、朕即位以來、孫嘉淦每事直言極諫、朕不惟不怒、且嘉悅焉。爾等當以爲法。（支那新史攬要卷二）

文定公爲三怪之一

雍正間孫文定公作總憲、李元直作御史、陳法作部郎。三人巖巖自立、京師號曰三怪。余出孫公門下、采其行畧作神道碑。後與李公子憲喬交好、爲撰墓志。惟陳公觀察淮陽時、余宰沈陽、隸其屬下、親承風采、平易可親。及河帥白公被罪、公以一疏保之、致革職戍邊、信異人哉。（隨園詩話補遺卷六）

偽稿案

乾隆十七年有偽作孫文定公嘉淦奏稿、累萬言。指斥乘輿、偏詆大學士鄂爾素張廷玉徐本尙書訥親等、傳播遐邇。事聞、上震怒、飭各省窮治、久不得主名。復命尹繼善來京隨同在京各大臣審辦、始訊出盧魯生劉時達等會商捏造實情。奉上諭各省傳鈔偽稿一案、朕屢經降旨宣示中外。此等奸徒傳播流言、其誣謗朕躬者、有無虛實、人所共見共知、不足置辯。而謗

張爲幻、關係風俗人心者甚大、不可不力爲整飭。乃各省督撫僅視爲尋常案件、唯任屬員取供詳解過堂一審、卽爲歸案了事。以致輾轉蔓延、久迷正線。各省就案完結情形不過如此、而在江西爲尤甚。卽如施廷翰案之張三施奕度、江西承審各官草率錯謬。及到江南、亦不能審出實情、幾認爲捏造正犯。經朕命軍機大臣等審明昭雪。而千總盧魯生在江西兩次到案、俱被狡飾脫漏。又經軍機大臣從解京之書辦段樹武彭楚白等供詞互異之處、細加窮詰。始將千總盧魯生守備劉時達傳稿情節、逐層究出。比盧魯生劉時達先後到京、朕督令諸臣虛心研鞫、反覆推求。始則借端支飾、繼則混指同寅。既不能推卸傳案實情、又不能供得案來歷。詰問再四、卽各委之伊子、忍心害理、莫此爲甚。迨情竭詞窮、始得其會商捏造種種奸偽情節、并將偽案條款逐一默寫。及其造謀起意、於破案後商同借線揜飾情由、一一吐露、矢口不移。當此光天化日之下、乃有此等魑魅魍魎、潛形逞僞、實出情理之外。今不待重刑、供情俱已確鑿、殆由奸徒罪大惡極、傳鈔貽累多人。好還之道、自無所逃耳。盧魯生劉時達著議政王大臣大學士九卿科道會同軍機大臣再行詳悉研鞫、定擬具奏。至督撫爲封疆大吏、不特此等大逆之犯、卽尋常案件、孰非民生休戚攸關。而養驕飾僞、妄自託爲熱體可乎。此案若查辦之始、卽行竭力根究、自可早得正犯。乃粗率苟且、江西外謬於前、江南迷誤於後、均無所辭咎。江西近在同城、群衛弁騰口囂囂、毫無顧忌、串供借線、幾於漏網吞舟、厥罪較重於南省。解任巡撫鄂昌、按察使丁廷讓、知府臧振鸞、俱著革職拏問、交刑部治罪。總督尹繼善、及派往江西同問之周承勅高麟勳、俱著交部嚴加議處。錢度朱奎揚等、尙與專委承辦者有間、俱著交部議處。至衛弁乃總漕專責、瑚寶亦不能辭責、亦著交部嚴察議奏。當日查辦之始、未知根源所在、須披葉尋枝、勢不得謂法不及衆、畏難中止、以致顛覆了事。朕猶恐拖累者衆、屢經密諭各省督撫分別發落、以省拖延。卽武弁大員曾經私看者、亦悉置

不問。然在伊等食毛履土、見此大逆不道之詞、當爲痛心疾首。譬聞人詈其父祖、轉業爲稱述、非逆子而何。然使非有首先捏造之人、則伊等亦無從傳聞。是傳聞者本有應得之罪、不可謂被人愚弄。而朕則憫其無知、譬子雖不孝、父不忍不慈。今首犯既得、不妨曲宥。除在京人犯已予省釋外、著傳諭各省督撫通行出示曉諭、無論已未發覺、概行從寬免究釋放。凡屬此案例應擬罪人衆、蒙朕格外寬宥、務宜痛自改悔。動尊君親上之天良、戒造言喜事之惡習。安靜守分、庶不致良苗化爲稂莠、永受朕保全愛養之恩。夫讒說殄行、爲聖世所不容。奸頑不除、則風俗人心何由而正。而吏治狃于因循、尤關治道。朕宵旰憂勤、與諸臣共相敦勉者、豈肯稍存姑息、致啓廢弛之漸。將此一併宣諭中外知之、欽此。先是御史書成不知大義所在、恐株連多人、奏請罷予查辦。上以書成身爲言官、不能備悉原委、遠方傳說、更難保其必無浮議、立褫其職。蓋上知外省姑容積習、非明白追究、無以正人心維風俗也。而斯案於文定一無所問云。（蕉軒隨錄）

文定公會鞠謝濟世

乾隆初、全州謝公濟世繇戍籍除湖南督糧道、巡撫許容忌其剛直。衡陽令李澎、善化令樊德貽、巡撫私人也。其徵糧浮費皆倍蓰。謝公易服爲鄉民、往納得實、乃具牒劾之。巡撫格不行、公面陳狀、辭過激。巡撫恚甚、反糾公解任聽勘。詔總督孫公嘉淦來會鞠。孫故名臣、爲巡撫及承宣張璨提刑王玠等所疊、科罪謝公褫其職。於是湖南士民大譁、揭帖訟公冤。先生故不識謝公、至是入謁、拜且言曰、聖人在上、公必無控理、慎自愛。遂走京師、以公揭遍籲朝列。御史胡公定采民謠以聞。詔侍郎阿里袞公及胡公來勘。至則士民數萬藝香踴馬首稱冤、盡得朋謀傾陷狀、獄具、督撫兩司守令皆坐免。謝公改驛鹽道。天下快之。（天岳山館文鈔二十七）

榮暉按此則見李次青方伯所撰郭昆甫增補羅洋文集序、文定被巡撫兩司蒙蔽、亦因之獲譴、所謂日月之食也。

文定公序印麓山房詩集

閔衍號印麓、則哲子也。湖北應山人、文行爲一時重望。康熙辛酉亞元登癸未進士第、歷任山西孝義寧鄉合河知縣、行取戶部主政、晉本部員外郎。未幾乞假歸里、潛心經史。著有楚音正譌、檢心集、已入四庫。又有印麓山房詩集、其門人吏部尚書孫嘉淦序曰、讀吾師印麓先生詩、而恍然如有遇焉。蓋夫子之所養邃矣。其克己也深、故有以治己之情。其閱世也久、故有以知人之情。其讀書也博而精、故有以通古人之情。今觀集中所載、皆廉直勁正寬裕順成之言、而無一字涉於流辟邪散之意、則其所感之正可知矣。享年八十餘、子三、能厚能質俱歲貢。能恕經魁。孫鵠進士。均有著述、其家學淵源、信而有徵也。（應山縣志鄉賢列傳）

文定公奏請刪除族匪條文

孫文定公嘉淦康熙癸巳翰林、以直言敢諫受知世宗、洊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乾隆間歷官至大學士、立朝剛直、多面折廷諍、不避權貴、天下想望丰采。乙丑秋審冊內有福建蔣邦齡致死族匪一案。公上疏曰、查舊例、同族之中、果有兇悍不法偷竊奸宄之人。倘事起一時、合族公憤、不及鳴官以家法致死。報官審明、死者所犯應死與不應死者、將爲首者分別擬杖減等免抵。嗣於乾隆二年五月據廣督鄂奏稱、舊例雖屬體順人情、但恐朋比串害、地方官豈能洞燭無遺。倘民間恃有減等免抵條例、相習成風、其中難免冤抑。奏請酌刪。經刑部律例館議、族大人衆、賢愚莫分。或以富貴而招衆怨、或以剛直而致同仇。一人煽誘、羣相附和、共挾微嫌、輒圖報復。復因而駕捏串害、難免冤抑之處。况生殺乃朝廷之大權、如有不法、

自應明正刑章、不宜假手族人以開其隙、奏請刪除在案。臣等伏思舊例乃一時懲創兇悍權宜之法、行之久遠必滋流弊。夫族衆之中、愛憎多端、或以侮慢招衅、或以慙直生嫌、或假義忿以樹己威、或借公義以報私怨。一豪強倡論於先、衆朋黨附和於後、倉猝致死、情罪難明。如一家之中莫尊如祖父母父母、其子孫若違犯教令、毆之殺之、宜無不可。然毆殺則律應滿杖、故殺則律應杖六十徒一年。是祖父母父母之於子孫、尚且不得擅殺、何況其他。再捉姦例內、卑幼不得犯尊長、犯則依故殺伯叔母姑兄姊律科罪。尊長殺卑幼亦按服律擬。誠以倫紀攸關、防微杜漸也。夫以朝廷之尊、明罰敕法、於凡應死罪人、猶令法司詳加核議。至於法無可追、必令三次覆奏。聖天子用刑慎重如此、奈何任匹夫之好惡、操生殺之大權、橫行於一族乎。是舊有之例必不可存、族匪之條不宜另設。於此擬定罪、則當時參酌虛衷援引、務使輕重得宜、方爲允協等語。奉旨飭部議行。其他嘉謨讜論甚多、不及備載、錄此以見一斑。（余金熙朝新語卷十）

* * *
古物陳列所記略（續）

周肇祥

二月初一日、預備提出鑑定物品先爲過目。古硯甚多、有一澄泥背有元符年造四篆字、元薩都刺題字者佳、然雁門指爲唐虢州製、則非也。虢州硯余有之、不若是也。又一紅色硯似泥非泥、插手上有金壺二篆字、亦宋物、惟于瞻宣和二泥硯則僞也。有古唐石硯無字、不識者必視爲紫端耳。明墨頗多有佳者、江仲和大國香六角式狻猊形、吳去塵浴硯齋墨、（漆皮六字皆篆書齋名填金、延陵吳去塵真藏墨字填青）又浴硯一種小長方定、（陽文篆字）葉元卿百駿大圓墨、小定漱金家藏、吳君章青麟髓、（有李維楨銘天啓壬戌製）邵格之漱金、王俊卿法雲慧日、程君房赤水珠、（寶相花式）大藏寫經之墨、方于魯齊雲勝景八吉祥葯墨、（至今香

葯之氣撲人其色微黃）延綠齋天蛻、（背有陳無己烏雲如漆瓷如石句）延綠吳守默齋名也。

西華門外清內府都虞司署、近爲京兆尹變賣、任振庭得之、約往看、殘破殊甚、惟堂前一滿漢文鐵牌在焉。順治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勅諭告誡內官、禁止犯法干政、如違凌遲處死。國初立法嚴峻、而其末流亦納賄作弊、所異於明代者不敢公然干政耳。振庭將從事改建、余乞將此牌移存古物陳列所、以爲歷史之考證、振庭許我矣。

鑑定各物皆有記載、形式重量皆並及之。書畫之真者曰真、僞者曰僞、其書疑者亦十九僞也。宋元真跡甚少、明畫罕僞、呂紀花鳥不減宋元。明書亦少有、明諸帝罕善書。思陵善書、而時事孔棘、無暇親近文學之臣矣。

唐子畏溪閣閒憑佳、明萬曆永安李氏翠蘭畫陶淵明故事十三段、每段楷書故事一則、筆墨細秀、神理並妙、出之閨閣尤爲獨絕。

盛京有字銅器、已鑑定完畢、字真者纔八十四器。自備工料各拓一分、以備考訂。凡商器之誤稱周器者悉正之。有一形類甗者、橫款六字廿七年寧作鑑、其文細勁、由竊而入於小篆矣。當是列國時物、原定爲漢甗、非是。

庫存大明宣德年造國寶牛舌大挺墨、凡三、方龍墨一、皆堅重完好。又有葉玄卿蒼蒼室藏蘭亭圖大圓墨、背有孫綽後序。五壑大山大圓墨、無款、有焦蠶隸書題。汪春元漆皮長方大定、皆精品。一瀾瀾木匣錦囊貯一硃一墨、人物描金甚精。又乾隆丁巳年製硃製墨、其年款刀刻填金、悉外間所未見。

青花瓷器至嘉慶爲止、因於廠肆購入道光官窯淡描青花碗一對、以備一朝之製焉。

乾隆辛卯年造墨、世所貴重、此墨多有、其質頗粗、色亦黯晦。聞當時將古墨之殘碎者、再

和、而明墨中之劣烟、初不揀擇、因之減色。

康熙御墨、圓形、下作篆書雲行雨施品物咸寧八字、仿自明代御府。又有青圭一種、皆佳、乾隆仿造、精美過之、而堅樸不逮。

乾隆御墨種類甚多、有有虞氏十二章、赤壁圖、清香勁節、內殿輕煤等。

姚文瀚界畫畫甚精工、雖未悉合古法、然於有清一代可屈指數也。

武英殿後海棠、殿右林禽皆擁塞不通風日、因分植之、不惟花盛、且多結實。其西破碎磚瓦堆積如邱阜、淘河中泥覆蓋之、種桃杏鸞枝綬丹丁香之屬、三兩年後當成花叢矣。

乾隆御製花卉墨、二十四定爲一匣、又古人名畫墨九定爲一匣、皆造作甚精。從古帝王製墨種類之多、無與乾隆比、拓而錄之、亦奇觀也。

張若澄畫塞山十二景、塞花十二種、甚佳、墨筆乾皴乾染、氣韻幽雋。

汪承霈畫菊數十種、有其形如球者、今北京未見也。

武英門外、御河東西、編荆爲閘、養紅魚、以蒲苞裹藕試種之。

董誥泥金山水小冊、用金如墨、可分深淺、茂林厚苔、極沈鬱之致。

弘旿小山水冊、意境靈奇、筆墨集宋元各家之長。

乾隆時有良工觀保二格、均善摹書、嘗見觀保鈎填唐搨聖教序、二格鈎填元人書蘭亭帖、所謂幾下真跡一等等者也、乾隆御題極稱讚之。一藝之微、乃獲睿賞、真太平佳話也。

御溝種蓮少開花、溝深水寒、日光難到故耳、菱角雞頭則頗有所獲矣。

三殿頂瓦多損、野草怒生、秋後悉除之而彌其隙、費三百餘金、保全亦大矣。階下荆榛亦芟除、惟枸杞結子、紅燦可觀、不得人處仍留之。

雍正雨過天青不及康熙之鮮靚、而渾融沈著無烟火氣、帶托靶杯尤佳。

明隆慶青花鮮靚而古厚。

內府六司皆有鐵牌、所以儆戒內官也。慎刑司已改作警察署、鐵牌亦移送本所保存。

瑞典皇儲來京、正式招待一次、看瓷器看古畫二次。皇儲於東方古物研究甚勤、在其本國身任東方考古學會會長。看畫次忽發問曰、君於古畫一見而能辨其真偽、挾何術也。余對曰見之習耳。譬如皇儲、余嘗瞻其丰采矣、他日有人冒稱皇儲者、余一見即知其非也。皇儲爲之首肯、回國、寄贈攝影且題記。好學虛心、殊可佩也。

劉哲長教育部、忽於國務院提議、請將歷代帝后諸像撥歸歷史博物館陳列、職責所在不能不爭。因具節畧呈院、大旨謂以言歷代帝后諸像有關歷史、則所中歷朝法物何一不與歷史有關。本所古物、爲盛京熱河兩行宮舊藏、冊籍分明、一經改撥、便成割裂、難於稽考。諸像遠者千年、近亦百載、至爲珍貴。歷史博物館孤懸禁城之上、地高風勁、不宜陳列。況儲藏防衛皆無充分設備、易致損失、揆之事理、仍藏古物陳列所爲便。理由正大、國務院採納得以停撥。後擬請名手摹寫副本一分、由所估計需八千圓、國務院亦以欸細而止。

西便門外古廟村孫友文家、營治菜窖、掘地見石人馬、報紙宣傳、因借素文往查勘、此古冢前翁仲也。石質青白、京西磨石口產、高七尺有奇、氣象肅穆、作工簡古、冠式與宋人畫象無異、冠後垂髮與遼金造像亦同。惟燕雲十六州割自石晉、宋會金滅遼、復有燕京、歷時甚短、謂爲宋造、無寧謂爲遼金時造。以京郊所出、閱年八百、不可謂不古。乃函商京師警察廳、移運到所、陳諸林木間。

鑑定白瓷、郭世五與陳亮伯相爭執、世五謂有銅口之白瓷皆南宋物。亮伯以爲北宋多有之、南宋漸少、就決於余。余曰瓷器之造茅邊爲早、因其茅也、故有金銀口之加、五代時錢穆謝賜器物表可證也。世五出身西四牌樓乾元亨掛貨鋪、其學識豈亮伯比耶。

奉天籌設博物館、省長莫德惠咨請內務部、將昔年盛京故宮運京各物之未經陳列者、提取回奉。胡警吾不敢置答、行所核復、余據理呈覆、並上書兩帥、備陳利害、得作罷論。古物之幸、亦吾職責所應爾、人言我愚、我甘受之也。

修訂特許研究古物規則

第一條 凡請求特許研究古物者、須先將姓名籍貫住址、及請求之理由、研究之目的、並其範圍開具請求書、呈由內務部核准。

如係機關或團體人員、依上項之規定、開具請求書、呈由各該主管部署、或各法團、轉送內務部核准、但每次不得逾五人。

第二條 凡經特許來所研究古物者、以請求者之本人爲限。不得有他人參加或頂替。

第三條 研究者於其指定之範圍內、如遇必要時、並得請求摹繪、或攝影、但以經內務部核准、令行古物陳列所知照爲限、其攝影之件、不得單獨製版售賣。
前項規定於書畫不適用之。

第四條 內務部爲研究古物之特許後、須由古物陳列所指定赴所研究日期、函知請求者遵照。

第五條 研究物品、除現在陳列者外、亦得請求研究、但每次不得過二件、並須繳費一元。

第六條 研究古物對於陳列所各項規則、有遵守之義務。

第七條 研究者入門券及瞻覽券均須照章購買、如係官署或團體介紹者、得酌量減收半價。

第八條 本規則自內務部核定之日施行、如有未盡事宜、得呈請修改之。

鑑定古物細則

第一條 本會內分書畫金石陶瓷雜品四組、由委員長商請各委員分認鑑定、其自願兼任二組以上者亦可。

第二條 本會會期每星期二次、各組順序輪值、於三日前通知。

第三條 鑑定各物、分別真偽、其可疑者另列一項、本會備有印就簽條、鑑定後即填明真偽疑字樣、粘貼其物之上。

第四條 各組置有古物鑑定簿、應將各期鑑定古物之物名、由事務員分別登錄。

第五條 各委員對於鑑定之物、如有考訂文字、隨時交事務員彙繕、以備事竣後從事編輯。

第六條 每組開鑑定會、不限委員人數、但至少須在二人以上。委員對於同一之物品、其鑑定意見不同時、從多數決定、或由委員長另行提出共同研究。

第七條 每次鑑定之物品、由本會事務員會同本所三課人員共同提取、開單送至會所、鑑定完畢、仍由原提取人送回儲藏。其笨重物品、或多數同一之件、不便携取者、各組得就儲藏或陳列處所鑑定之。但必須經委員長之認可、及三課人員共同到場、以昭慎重。

第八條 本細則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改呈部核定。

古物鑑定委員會委員名單

委員長周肇祥	委員陳劍秋	書畫	李木齋	金石雜品	徐仲琳	陶瓷雜品	福茂
森 書畫陶瓷	廖筱珊	陶瓷(病故補余榮昌)	徐森玉	書畫金石	陳仲恕	書畫雜	
品 陳亮伯	書畫陶瓷雜品	王福庵	金石雜品	馬叔平	金石雜品	容希白	金
石 邵伯綱	書畫金石雜品	邵裴子	金石書畫	羅叔蘊	金石書畫	郭世五	陶
瓷書畫	寶瑞臣	書畫雜品	蕭謙中	書畫	陳淮生	金石	顏韻伯
							書畫
							張

伯英 書畫金石 梁鴻志 書畫

上張大元帥書

兩帥鈞座、久未趨謁、至深馳仰。茲敬陳者、頃聞內務部近接奉天省長公署來咨、以奉天現籌設博物館、因聞古物陳列所前由盛京行宮運回北京之物、未經陳列原箱皮置者尚有多件、擬將此陳列之餘、提取至奉、此事是否可行、想內務部必有答復。惟肇祥身任所長、知之較確、又忝附知遇之末、不敢緘默、謹爲我帥詳陳之。查此項物品、於民國初年運京、成立古物陳列所、當即逐箱啓封點收陳列、並於庫中分別部居、以備輪流更替、此乃陳列上一種方法、並非皮置未啓箱也。開辦之際、曾經商用美國庚款甚鉅、與清華學校有特別規定。徐總統任內、特發明令、以後無論任何機關、均不得提取所中物品、其爲中外重視如此。即以東西各國而論、凡屬首都、莫不有極大之博物院、合全國之力以經營、用便中外學者之研究。中國爲文明古邦、地大物博、而首都古物陳列所、僅此區區、已遠遜他國。方擬俟時局稍平、懇我帥維持、指定專款、從事擴充、俾臻美備。今未擴充而先削減、如中外瞻視何、如成案規定何、諒我帥之所不忍出此也。抑再有進者、當茲大局多故、風雨飄搖、我帥旌節駐都、雖一舉一動、莫不爲中外所屬目、是宜視天下爲一家、以統籌全局爲己責、庶可固結人心、挽回劫運。況北京爲全國文化薈萃之區、政令所出、較他省尤應重視、若循一隅之請、輕將上項古物移運至奉、竊恐衆人不察、致啓猜疑、騰爲口實、未免不值。我帥光明磊落、大公無私、肇祥夙所深悉、此事諒非出諸本意、務乞俯察實情、詳度利害、將此舉取消、無爲盛業之累、實所厚幸。至於東三省籌辦博物館、但使時局救平、從容搜集、凡屬國人、無不樂予贊助、矧下走乎。專肅瀆陳、敬請鈞安、

周肇祥謹上（十七年五月 日）

奉軍將撤退、任秘監毓麟電告、已飭購麻袋三千條、爲細載古物出關之用、急走商王聘卿、

借入謁、備陳古物之運、非倉猝可辦、麻包細載必致破碎、有損無益。兩帥云並無此意、旋聞係奉人某所陳、非兩帥本意。麻包移作別用、非任內事、附記於此。

王委員長對於國學書院全體學生遊園集餐大會訓詞

古時教民、德行藝並重、所謂德者、智仁聖義中和是也、所謂行者、孝友睦姻任卹是也、所謂藝者、禮樂射御書數是也。朱子曰、學者日用起居飲食之間、既無事而非學、于其羣居藏脩息游之地、亦無學而非事。至於所以開發其聰明、成就其德業者、又皆交相爲用、無所偏廢。此先王之世、所以人才衆多、風俗美盛、而非後世之所能及。

裴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後文藝。程子曰、讀書所以窮理致用。王陽明日、君子之學、求以變化氣質。陸清獻曰、讀書做人、不是兩件事。

諸君明乎此、則知爲學以明理爲先、讀書與做人一致。昔宋范文正、明孫文正、並皆身爲諸生、志在天下、我輩尙友古人、寧當自棄。說苑曰、師曠有言、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出之光。諸君類皆少壯、前途甚遠、所願顧防檢、守矩規、重踐履、增益德行、敦厲風俗。無專攻於誦讀、無專鶩於詞章、無以標榜爲聲名、無以纖佻爲風雅、而蹈無行之譏。古人云、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又云、一爲文人、便不足觀、蓋亦慨乎其言之。須知儒生重謹飭、文士尙清華、二者相成、乃無流弊。而士之用世尤以敦品篤行爲先、諸君來學日淺、此時談藝、尙患不克成爲文人。異日者、體國經邦、弘風訓俗、更患諸君僅作文人、無以任重而致遠也。

今日恰值雙十佳節、廣集諸君、正宜秋楔、藉使諸君變易一種環境、稍事休游。本委員長薄具簡單食品、聊備野餐、世正淫奢、固宜示儉。而區區之意、尤在藉使諸君軫念稼穡艱

難、物力耗斁、勉體先哲毋求飽、毋貪味、毋恥惡食之義。汪信民曰、人能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今日所備正亦菜根、是望諸君、咸來嘗試。

一動一靜、譬如一張一弛、靜動雖不相同、內外可以交養。諸君無爲小人儒、應治君子學。學記有言、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游焉、注謂恒使業不離身、無時暫替。當茲天高氣爽之時、風日佳美、水木明瑟、吾人息游於此、領受大自然之賜與、未免有觸於中、因而聯想到論語所載、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孔子使各言志、一段經文、逆料諸君、久經熟讀。

子路所對者、在使有勇知方、冉求所對者、在使足民、公西赤所對者、在爲小相、其言各盡才用、未爲無見。而孔子或哂之、或默焉、似無所取。惟曾點所對、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八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獨有吾與點也之歎、此大可深長思也。

宋邢昺論語注疏解經曰、三子不能知時、志在爲政、唯曾皙獨能知時、志在澡身浴德、詠懷樂道、故夫子與之也。

元許謙讀論語叢說曰、曾點所對、人我無間氣象、譎然可見。又曰、曾點之言、涵容獨廣。

明張居正四書集注闡微直解曰、此心泰然、純是天理、曾點知之、故爲夫子所許。

清劉寶楠論語正義曰、皇疏引李充云、善其能樂道知時、逍遙游泳之至也。

朱子論語集註曰、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爲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視三

子之規規於事爲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

吾人於此、應先理解孔子之偉大、足與天地一體、覆載合德、此豈輕薄文人、所能窺測者耶。今日撫今思古、以秋比春、程子曰、人皆可以爲聖人、竊願諸君、在此息游之時、亦有一番領悟、庶幾此聚、可謂不虛。

至若德何以進、業何以修、身心性命之理、當如何以明、修齊治平之事、當如何以達、此均諸君平日所應用心、而受有良導師之涵泳者、茲不多述、並望共勉。

課藝選錄(第八次月課)

古文尚書出於東晉近世學者證明其僞無可掩飾尊爲聖經者千餘年試言其故

范宸

自來巧於作僞之人、可以欺當時、而不可欺後世。可以惑庸衆、而不可以惑高明。可以愚一二淺學之流、而不可以愚千百博聞之士。故僞書一出、終必有人焉發其伏、攻其瑕、指摘其矛盾、使不足爲盜名駭俗之具。彼自以爲巧於作僞者、亦徒見其心勞日拙而已。乃東晉梅賾所上之僞古文尚書、獨能傳之千數百年、幾與伏生今文二十九篇竝垂不朽。至清儒閻百詩出、沈潛三十餘載、始盡得其繳結所在。作尚書古文疏證八卷、推求實據、以爲辨正、凡一百二十八條。惠定宇復從而闡明其說、舉僞古文襲用諸經傳之語、兩君已先後爲之臚列無遺。雖起千數百年前之作僞者而質之、亦將啞然無可置喙。由是古文二十五篇之出於魏晉間人所僞造、遂成定案。而所謂孔安國傳、亦不待辯而自明矣。雖然、自東晉元帝至清康熙時、中間經過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通儒輩出、史不絕書、而梅氏之僞古文、莫不尊爲聖經、未敢公然加以抨擊。雖宋吳棫朱子陳振孫元吳澄明梅鷟歸有光諸人、亦頗竊竊焉疑之、然卒未有直斥其僞者。蓋梅書既出、齊建武中遂列國學、隋太學博士劉炫因據之以撰尚書述義二

十卷。至唐孔穎達又奉詔作尚書正義、天寶間復令衛包改用今體字繕寫。是有唐一代已將其列爲官書、與今文合而爲一。諸儒處帝王專制之下、固宜其不敢復置一詞矣。宋儒疑僞古文者雖不乏其人、然林之奇之尚書全解、龍游夏之尚書辭解、呂祖謙之東萊書說、魏了翁之尚書要義、皆卓然成一家言、而莫不以僞古文爲依據、絕無異說。即朱子屬其門人蔡沈作尚書集傳亦然。元延祐以後、蔡傳列於學官、用之取士、學者皆奉爲不刊之典、其實所本者依然僞古文也。竊謂梅書雖出於僞造、而其文多取之左國禮記孟子諸書、及周秦舊籍、幾無一字無來歷。且其紀綱道德、經緯人事、深沈而切至、高朗而矯健、(明陳第語)似非後人所能爲。即僞孔傳亦往往有勝於鄭義者、故雖淹博如明之陳第、(有尚書疏衍四卷)清之毛奇齡、(有古文尚書冤詞八卷)亦深信僞古文爲眞古文、而著書立說以張其謬。况歷代帝王既尊之爲聖經、尤非在下者所能私議、此所以越千有餘年而莫之敢背也。若閻氏尚書古文疏證之作、實在前清康熙初年、其時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尙未頒行、故閻氏可以直抒己見、無所顧忌。惠氏則因閻書已收入四庫、言之無罪、始敢明斥其僞耳。由是觀之、作僞者之術雖工、苟非有歷代帝王爲之羽翼、固未必至千餘年而後大白於天下也。然至千餘年而卒大白於天下、則作僞者亦何益之有哉。

史記列傳首伯夷論

范 歲

孟子一書、常以伯夷與伊尹並稱、七篇之中、數見不鮮。夫伊尹殷代開國時之元勳也、伯夷殷代亡國後之遺老也、以其時考之、先後相去殆六百年。而孟子之稱此兩人者、皆首伯夷而次伊尹。蓋以伊尹之德業聞望雖不可及、然帝王猶得而臣之。若伯夷則遜居北海、高隱西山、既不履殷之朝、復不食周之粟、積仁絜行、復絕千秋、此尤孟子所不勝景仰者也。後世知孟子之意者、莫如司馬子長、故所著史記、亦以伯夷居列傳之首。夫列傳中人、非臣則民、

獨伯夷超然於當時之臣若民以外。清風亮節、與古爲徒、雖欲置之爲第二流人物、庸可得乎。或史公之重伯夷、重其能讓國耳。太伯爲世家首、伯夷爲列傳首、誠以此兩人者皆能敵讎富貴、託故而逃、其心同其跡亦同、故特表而出之、以愧夫後世之兄弟爭國骨肉相殘者也。伯夷傳先言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繼言夏之時有卞隨務光、復言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者甚詳。然則史公之意、重在讓國明矣。雖然、讓國一事、固未足以盡伯夷也。愚以爲列傳之首伯夷、正如孟子之論古聖賢必以伯夷爲第一、而退伊尹於其後。廉頑立懦、百世之師、豈但取其一節而已哉。乃唐開元二十三年、勅以老子莊子并爲列傳首、處伯夷之上、不亦謬乎。

盤空硬語力透紙背非枕藉功深者不辦

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說

林承

昔宋承五代之後、文章頽靡。及歐陽修出而掃蕩廓清之、陵轢楊劉、踵躡韓柳、而文體始歸於正、巍然爲一代所宗。若南豐曾氏臨川王氏眉山蘇氏父子、皆資修所賞識延譽而起者也。故修之於北宋文壇、猶唐之有昌黎、而聲譽之隆汲引之廣、則遠過之。然修不以能文章自豪也。其夷陵謫官、開稽案牘、致心民瘼。乃以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勗當世文士之來謁者。是修不以雅擅文辭爲滿足、而思以康濟兆民澤及萬類爲己任。亦欲天下士大夫留心政術、共致雍熙之治也。夫九州之廣、生民之衆、其需賢有司以爲治理者亟矣。而士之能奮發爲文章、及宗師之門而請益者、率多英俊之才、文章雖足以揚人之名聲、而華及邦國、誠不可以無講。然使驅天下秀士、竭畢生之力以從事於操觚、而不能布治國理民之政、則國家亦何貴乎有士、百官之職誰與舉之。此賢者謀國所引爲深憂、而期期以爲不可者也。昔三代盛時、土造於學。及其業有成就而才可用、乃俾以從政、故無方圓枘鑿之病。君子在位、深

明治理、民仰循良之化、如坐春風。安有不致昇平之盛、而興擊壤之歌者乎。周道既衰、學校遂廢、而士之淬厲有爲者、亦未嘗不講求經世之務以干時君。觀於百家爭鳴、而論旨多主於致用、蓋可知矣。自楚騷有作、漢賦繼興、六朝重駢偶之文、三唐工吟詠之什、士習爲浮靡之辭以自矜。而隋唐以降、國家以文章試士而擢用之。於是欲登仕進之途者、惟以辭采爲工。而臨民之方、理縣之譜、蓋未嘗一爲留意。及其撥科名膺祿仕、茫然無所措其手足。吏姦不知、民訟難斷、若木偶之處衆上。雖文士之中、未嘗無循吏才、而不稱其職者固已多矣。歐陽修之進也、固亦以文章、而其顯於時也、初亦有資於是。而自夷陵宰縣、洞悉民艱、知文章可以潤身、而不可以資治。故因及物之心、以勤求乎政事。其後洵翔二府、歷典封疆、克舉其政、爲一代之名臣、是修固不以文章自隘也。三代以下、風習與古初異、學校選士之法、有所不得行、則資文章爲衡鑑、以作取士之方、猶不失爲公平之舉、亦不得已之計。非謂士有文章、便堪治國平天下也。惟士驚於進身、而徒求文辭之工、不講從政之道。遂致由文章以進身者、不能資文章爲治理、而讀書人因是爲世所詬病。歐陽修既以文章登仕版、而又能洞察士人之所短、故不憚舍己所擅之文章而不談。於士之來謁者、乃以勤求政事相勉、蓋不炫己之所能、而惟勗士之不及。使他日出而從政、克當其官、而天下蒼生隱受其福。其仁民澤物之心、藹然如見。雖位參黃閣、亦未可遽謂盡其用也。嗚呼、世以文士目廬陵者、其亦淺視之哉。

史記列傳首伯夷論

林承

太史公書、千古絕作也。前乎此者、未聞有紀傳之體、後乎此者、則班范以降、諸史力追其成規、而才識有所弗能至也。史公之書、立篇命意、時有微義、非他史官所易窺測。若本紀之列項羽、不以成敗論人也。世家之列孔子、明素王之道師表萬世也。至列傳之首伯夷、則

高讓國表孤忠、揭之冠首以風後世、示人倫之軌範也。伯夷者孤竹君之子、國君既歿、若南面以臨其民、固無不宜也。而必推先君之意、遜位於叔齊。終之兄弟相讓、高蹈而去、國人立先君之中子。此非有矯僞造作、故爲立異鳴高之行。亦非情見勢絀、而爲避禍違難之舉。所以然者、本孝弟之心、出之於至性、其誼高其志潔、足以愧天下後世之重勢力而薄骨肉者。若夫殷周易代之際、聖人所爲、有不得不然者。紂以王者之尊、不務德而肆橫暴、天下之人棄之久矣。武王承三分有二之一業、因民之怨、興師而伐之。去獨夫以安萬姓、其誰曰不宜。然而紂君也、武王臣也、以臣伐君、其名不順。在弔民伐罪者、固受天命而爲之。而後世之權臣強藩欲攘奪天位者、亦未嘗不可以是爲藉口。夷齊叩馬之諫、非不知人心去紂天意興周、非口舌所能挽回。而必斤斤以爭之者、爲明君臣之義、使天下後世、知以武王之聖、而猶有人以臣伐其君而非之。則彼肆力而爭大寶者、庶幾因是而稍戢其豪奪之念。端世風、培正氣、故冒死而出此舉也。迨乎牧野武成、西山隱遯、採薇不忍、竟餓以終。其行事近隘、而宅心則純。蓋以紂之暴而亡、乃猶有不欲登興王之朝、而野處窮餓以死者。則後世之事君而二三其德者、聞之能不自愧無地者乎。殉其身、以樹萬世之綱常、其事足悲、其志可尚也。史公列傳而首伯夷、蓋慕其高風亮節、而歎三代以下、不復有斯人。特表而冠之、以示千古作人之模楷、是有微意存乎其間。顯忠良樹謨訓、史家之職、非若後世秉筆者、稽諸故牘、漫無先後也。或曰上古之世、文獻難徵、周室以來、典籍稍具。伯夷生殷周之際、本諸舊聞、始可得而傳、史公首此無深意也。曰是不然。伯夷事迹、見於史者亦殊簡畧、史公列傳、多以讚揚詠歎之辭出之。使不因其孝弟忠介、足冠人倫、表以風世、則可附其事於他篇、不須爲此辭費也。嗚呼、此豈後世載筆者所易及哉。

筆鋒如犀目光如炬固當橫掃千軍白茅黃葦中讀之一快

文章止於潤身政治以及物說

張智仙

閒嘗涉文林觀政海、得見有榮世之學焉、有經世之學焉。吐秀含英、斐聲翰苑者、榮世之學也。化民成俗、傳譜循良者、經世之學也。斯二者如春華秋實、各篤其材。或因才德而殊科、或緣時地而異趣。在彼者著作等身、坐言未能起行。在此者澤被民物、事功乃克實踐。以致同一學者、其間不無軒輊焉。故歐陽文忠曰文章止於潤身、政治可以及物。所謂潤身者、榮世者也。所謂及物者、經世者也。夫文章者、政治之流觴也。政治者、文章之結穴也。古之取士也、敷奏以詞、觀其文也。明試以功、觀其政也。以三物爲掄升、使窮經得致用。治以文先、文爲治本。聖功發爲王道、禹稷文謨、措之即地平天成之郅治。虎豹之炳蔚、屯之即雲雷之經綸。其福造蒼生者、豈止潤身而已哉。然而此乃帝臣王佐天民大人之選、未可概諸濟濟多士也。其他降級而求之、非葑可采、棫樸可造、掇一芹挹一藻、亦荷國家養士之澤矣。杖一策鳴一琴、已見一行作吏之功矣。若能等而上之、潤色皇猷、化被萬物、合文治爲一、俾身物咸亨。在野無無行之文人、在官盡匡時之治臣、此乃養士之正鵠、官禮之真精也、然而難矣。蓋天地之生才不盡聖哲、士夫之優劣詎能一致。加以運會之晦明，仕途之升沉、士習之純駁、遂使茫茫學海中、假帖括以釣祿位者有之。筆下萬言、胸無一策者有之。滿紙風雲、不務性理者有之。痼疾煙霞、不顧民品者有之。文治流弊、不勝臚舉。是以歐陽子之秉文衡也、必錄實而汰華。一時程張大儒、蘇曾正士、皆入其彀。蓋欲得實學之彥以佐治、不得不力革浮靡之習也。曰文止潤身、有概乎其言者矣。不然、歐亦以文章起家者、胡爲出此言耶。曾子固之頌文忠也、曰能文章蓄德道、惟以道德爲文章、其品乃難能而可貴耳。試觀其由翰林入官以來、爲台諫則直言啓沃、參知政事則盡心劬輔。即遷守滁州、而政簡刑輕、與民同樂、山水優遊、禽鳥共歡、其政治之及物有明證矣。豈止以文潤身也哉。特其文名

太著、遂掩其政治才耳。以是知士先器識而後文藝、不然、以相如之文、猶有如俳之誚、子雲之賦、且有露穀之譏。李唐四傑、文傾一世、亦見警於裴公。無功德以濟人利物、徒以文章獵聲華、君子恥之。烏虜、徒爲文以潤身尙且不可、况辱身以爲文、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三復歐陽子之言、可以退然反己。

經不以秦而亡論

張智仙

憶余幼學時、先師以「秦焚書詠」七古體命題課余。余有句云「大道不隨秦火滅、常留經訓照千秋。」頗蒙師獎許。今見院長又以國學紀聞中之「經不以秦而亡」句課士、於我心有戚戚焉。故申論之。

從來御九五建皇極者、將以宏大道繇天常、以經綸天下之大經者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生民而作之君作之師、以先覺覺後覺、爲萬世開太平、爲生民飭倫理。故君道立而王路平、師道立而善人多、此不易之理也。夫經以載道、道原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叛之。秦併天下、二世而亡、天道昭昭、毫無或爽也。夫天道無言以示於事、民之視聽、即天之視聽也。大道無形、而燦陳於文字、文字之精華、即大道之機械也。文字莫粹於六經、其間天秩民彝倫理綱常、胥萃於斯。有國者欲長世祚覺萬民、宜如何呵護之闡明之也哉。何物祖龍、竟燔之滅之。塗天下之耳目以愚黔首、使後世尊經之人、莫不痛恨於秦炬之烈、庸詎知經不亡而秦已亡焉。蓋嘗論之、經之不亡於秦者有四焉。夫經常道也、即不可變易之道也。天不變道亦不變、道不變則經不滅、此不亡者一。戰國之季、文化勃興、雖百家騰蹕、而大成集於宣聖。六經自聖人刪定後、而道愈修明。故七十子之徒、類皆身通六藝、其徒授受相傳者、大有人在。雖遭秦坑、而韜聲晦跡者不乏耆英、抱殘守缺、薪燼火傳、人存則經存、此不亡者二。秦雖禁挾書之例、而好古

之士、類能搜羅經籍、藏之古壁巖阿、以薪守先待後。此不亡者三。且所焚者五經、以大易爲卜筮之書、故八索未遭祝融也。此不亡者四。綜是四端、繫於天道者一、關於人道者三。四美俱而經壽千秋矣。天不祚秦、思昭經常、誕沛公以逐其鹿、遂以啓東西京之文運、俾經術絕而復續。其間博士大儒、相繼挺生。試觀石渠虎觀、三字觀摩、千人環聽。經文炳彪、光同日月、何其盛歟。此經之佑於天者如斯。人能存經、口授伏生、書獻孔壁。更有浮邱伯、轅固生之徒、纂唐虞三代之典章、俾經籍之光、晦而復明焉。試觀班氏藝文、子政七畧、均以經爲冠冕、其尊崇爲何如也。此經之明於人者又如斯。然後知經之關於天道人道者、至鉅且重。天之所存、皇王威福所不能奪、人之所庇、陰陽水火所不能劫也。故由兩漢以迄近代、古文今文、愈析愈精。注焉疏焉、愈研愈粹。彬彬經生、代不乏人。其各代之人文、尊經者平康仁壽、蔑經者禍亂頻仍。彼世之欲侮經者、可不以亡秦爲鑑乎。誠得經明行修之士、與之究天人之道、探興亡之原、欣幸無量焉。

首藝侃侃而談無限感慨收處辱身爲文一語益增愴怳次作名論不刊獨有千古的是斷輪老手
史記列傳首伯夷論 盧樞齋

嗚呼、史記列傳之開宗明義、蓋有概於漢代封建之法、不及成周之公允。而文景之與孝武、其待諸侯王之寬大、亦不如周代之成康。故於列傳則首伯夷、亦猶世家之首太伯也。如第曰崇讓國戒爭位而已、則亦淺之乎視太史公矣。何以明之、昔武王之克商也、未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帝堯之後於祝、帝舜之後於陳。既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殷之後於宋。其公天下之心爲如何者。故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傳國之久、古無其比也。漢高祖之定天下也、乃曰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此其心已異於周武開國時已。及乎文景之世、淮南厲王以貶自殺、致來尺布斗粟之譏。晁錯削藩之策見用、遂肇吳楚七國之叛。及至武帝、名爲大封功

臣、然以班表之功臣受封者七十五人、終帝之世、失侯者已六十八人。又王子侯者一百七十五人、終帝之世、失侯者已一百十三人。又外戚恩澤侯者九人、終帝之世、失侯者已六人。且鑒於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租稅、不與政事。豈非刻薄寡恩、作法於涼耶。以視孤竹國之受封於成湯、及夷齊偕隱、扣馬忤君、而仲子猶能繇延世澤、相承無替、其寬大爲如何耶。故太史公于伯夷傳中歷引堯讓天下於許由、湯讓天下於卞隨務光等事、以反形漢室之專斷苛刻、動以耐金而失侯、微過而奪爵。觀其序漢興以來諸侯年表也、則曰形勢雖強、要之以仁義爲本。其序高祖功臣年表也、亦曰周封八百、幽厲諸侯、見於春秋。尙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其微意已隱露端倪矣。吾故曰如第以崇讓國戒爭位、而列傳首伯夷、是淺之乎視太史公也。

獨關叮咛自成馨逸

苦熱行(七古)

趙庚

祝融乘權行夏政、赫赫火燄高嵯峨。赤日黃埃助炎熇、礫石燒空暑雲多。澗溪澗竭行成陸、稗禾枯萎奈嘆何。君不見夏晝長似小年、但聞蟬噪樹蔭柯。夜來無月星斗暗、微風不透薄紈羅。一輪當午臨下土、操節弭鞭非義和。雷師無權阿香死、造化誰爲司天戈。舊時靈雨今不作、空見奇峯片片過。人言上古出十日、草木焦卷若蓬科。神羿彎弓射其九、事荒年遠疑傳訛。天心仁愛昔所著、茅茨土階亦無佗。方今四序泰階平、陽侯何事收滂沱。大地茫茫日杲杲、薰蒸侵體特煩苛。珠簾冰簟正愁絕、浮瓜沉李竟如何。安得白雨洒秋令、擊壤一和陶唐歌。

詩學昌黎頗有意致

經不以秦而亡論

汪稼禾

夫經也者、天下之大經、萬世之大法也。往昔聖人仰觀乎天象、俯察乎人情。體仁義之理、應時勢之宜。發其要義、極其精微。然後蘊結爲經、垂教萬世、後之學者乃得博覽羣籍、以窺聖跡。復得明其義利、有所依歸。人人能同此心、心同此理、循經而行、則天下平矣。且觀歷代持國之主莫不重經、或令士大夫傳習之、或勸庶民研討之。惟至秦則發焚書令以愚黔首、李斯又恐天下學者道古以非今、更有藏詩書百家之禁。於是天下之書蕩爲灰燼、唐虞三代之法制、古先聖人之微言、亦漸滅無餘矣。見者痛之、聞者哀之、以爲羣經之亡必矣。其後至漢、或發之於垣壁之中、或傳之於碩儒之口。雖其間不免遺缺挂漏、然大體完存、並無大害。於是知經非可焚而亡之也。及後儒者輩出、或精考證、或專訓詁、編纂注疏、不遺餘力。學者苟不通經、更難達升騰之望。由是黽勉不倦、致力於經。治國者更百計獎藉讀經、於是經之義益窮其精微、傳佈廣衍、然後知經非秦所可亡者也。蓋天地之理、盛衰交互、否極泰來、萬事如此。況含蓄至理、竭盡精微之經乎。秦火者不過經之劫、若日之食月之暈也。安知夫後世經之盛、非秦火而盛之也。使經於當時不經火劫、又安保其必盛如此也。是日晦而明、月蝕而圓也。且羣經所載者、或民情所發抒、或先王之遺訓、或持行之要道、或褒貶之微辭。其義皆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終身行之而無窮、百世用之而不竭。小則可獨善其身、大則可兼善天下、捨經而克如此乎。獨怪近世異說叢起、或目經爲朽腐而欲廢之、豈知六經爲吾華之國粹、國策之推行端賴乎經。邇來世風日下、人心日趨險詖、束經於高閣、則不能體行之故也。今之執政者、已知其癥結所在、竭力倡導國學、其理甚是、其法亦良。此安知又非經術允宜昌明之日也。故由經不以秦而亡、及後反而益昌。固知萬世之後、雖難保經之無劫、但知其必不能亡也必矣。

認經爲大經大法豈止秦不能亡即亙古已不能亡非獨認經爲受秦火之劫爲有見也

史記列傳首伯夷論

陳楚良

有一時之功、有萬世之功、孰爲大、曰萬世爲大。然功在一時者顯而易見、功在萬世者隱而難知、非具特識不能辨也。史記一書、乃子長刑後之作、因患難無人相救、故慨然傳任俠以諷世、後人遂以憤書目之。嗚呼、是烏知足以繼春秋而無愧者之爲史記乎。何以徵之、曰徵之於列傳以伯夷爲首。夫伯夷叔齊者、孤竹君之二子也。因遜位而借隱、廉讓之風、誠不可及。然終身不仕、於國家無事迹之可述、於人民無膏澤之可言、首之也何居。曰此正子長之特識、獨能窺仲尼之隱衷也。仲尼稱周之至德、則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是美文王而非美武王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是以爲武王之德不如帝舜也。不過生於周室、爲尊者諱、不便直言武王之非而已。然對於伯夷則讚揚弗置、稱爲求仁得仁。豈非叩馬之諫、採薇之歌、足以致其景仰也耶。武王之克殷也、以至仁伐至不仁、拔人民於水火之中、而登於衽席之上、孰敢有異議哉。獨伯夷直斥其非、至謂以暴易暴、非具特識、吾知不敢爲是言。然非仲尼之聖、則亦難以知伯夷也。而史記列傳、赫然以伯夷爲首、是又具仲尼之特識矣。故曰足以繼春秋而無愧也。退之韓氏曰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徵伯夷、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是則播仁政於一時者武王也、垂名教於萬世者伯夷也、是誠功在萬世者矣。列傳之首、舍伯夷其誰屬耶。

扼要立言能以短篇制勝

古文尙書出於東晉近世學者證明其僞無可掩飾尊爲聖經者千餘年試言其故

閻尊奔

經學有今古文之分、在兩漢已然。漢世今文先出、古文後出、今文立學、古文不立學。魏晉而降、今文立學者皆不著、古文不立學者反盛傳。蓋自東漢以來、異說漸起、非一朝一夕之故

矣。然諸經尤以今古文尙書爲最紛糾難辨。大概自伏生傳今文後、分爲歐陽大小夏侯三家、雖曰顛門、亦祇小有出入。洎古文說興、衛賈馬鄭所說各異。後世震於劉歆古文之名、壓於鄭君盛名之下、循用注解、立於學官。古文說風行、而今文衰歇。魏王肅學承賈馬、亦遠本歐陽、兼通今古、乃僞造古文尙書經傳、託名孔安國。後世見其經既增多篇目、孔傳又古於鄭傳、復廢鄭行孔。於是僞古文說定爲一尊、而今文說幾亡矣。

尙書之有今古文、盡人知之。唯所謂孔壁古文、罕傳於世。東漢衛賈馬鄭古文之學、源出杜林漆書、與孔壁古文是一是二、未有明據。迄東晉梅賾奏上僞孔古文尙書、其書始顯。唐世以之立學、孔穎達據以作義疏、後千餘年皆尊爲聖經、鮮有議其非者、其故究安在耶。蓋古文書雖僞、而言實多精要。如清儒阮元謂古文尙書出東晉、世漸誦習、其中名言法語、皆信爲出古聖賢。故宇文周主視太學、太傅于謹爲三老、帝北面訪道、謹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帝再拜受言。唐太宗見太子息木下、亦引木從繩后從諫二語誨之。太宗自謂以人主兼將相、給事中張行成上書言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上甚善之。高宗時太子上表曰、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伏願逃亡之家、免其配役、從之。凡此君臣父子之間、咸引僞古文語以開納言陳善之益、是雖知其僞、而欲留以集規諫之訓、此其故一。龔自珍述莊存與之言曰、帝胄天孫、惟賴幼習五經之簡、長以通治道。昔大禹謨廢、人心道心之旨殺不辜寧失不經之誠亡矣。太甲廢、儉德永圖之訓墜矣。仲虺之誥廢、謂人莫己若之誠亡矣。說命廢、股肱良臣啓沃之誼喪矣。旅獒廢、不寶異物賤用物之誠亡矣。罔命廢、左右前後皆正人之美失矣。曾著書曰尙書既見、數稱禹謨虺誥伊訓、書頗爲承學者詬病。而古文竟獲仍學官不廢。是知其僞恐廢棄之無以垂誠、此其故二。若宋儒講性理、恒引僞古文以爲道學所本。其最尊信者、危微精一虞廷十六字、奉爲傳心祕訣。王應麟曰仲虺之誥言仁之始也、湯誥言性之始也

、太甲言誠之始也、說命言學之始也。真德秀曰開萬世性學之原、自成湯始。敬仁誠並言、三者堯舜禹之正傳也。由宋儒道學關係、僞古文愈爲元明後儒者所尊崇。此其故三。

說者謂僞孔古文中於東晉之梅賾、而攻古文漸有實據者、出於有明之梅鷟。同一梅氏、而關僞古文之興廢若此。蓋尙書自歐陽大小夏侯三家既亡、而鄭孔並行。迨隋鄭學漸微、唐作正義、專用孔傳。至宋吳棫始發其覆、朱子亦疑其僞。嗣後吳澄歸有光梅鷟愈推愈密、清代闕若璣惠棟考證更精。然而攻者自攻、尊者自尊。要其僞託古聖賢有若可憎、而格言名理、誠乃顛撲不破。書策僞而辭義可貴、即不爲聖經、等之諸子、差有優裕。後世之尊之、猶曷害乎。

語有斷制迥異劇說

經不以秦而亡論

周士棻

經者人心所同具、萬世不易之常道也。其感於物而動乎中、爲仁義禮智信之五常。其應乎事而發於外、爲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之五倫。是則經也者、非人生不可須臾離者哉。蓋自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而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斯不能皆知其性之所由而全之。有聰明睿智者出、作之君師、治而教之、思有以養其德性、遏其非心。於是博采前賢往聖之嘉言懿行、著之典籍、纂爲篇章、俾人人童而習之、長而安焉。各完其性分所固有、而後各盡其職分所當爲。世以其本諸人性、切於人生、而爲不易之常道、故咸以經名之。自有經也、而後理欲之界清、自有經也、而後人禽之途判、自有經也、而後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道明、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功著。推其所以清所以判所以明且著者、非皆由於經訓入人深、經義感人易、潛移默化於不自覺乎。然則經也者洵人心之本原、人生所必要也。羸政失道、殘民以逞、取詩書百家語而焚之、毀經也。並舉通經之儒生而坑之、滅經也。有藏書者罪、是直欲絕經之根株也。嗚呼、計在愚民、而先自戕其民。豈知立國保民之道、胥載於

經。秦火一炬、不啻自亡。篡弑相尋、倫紀大紊、不惟終秦之世、禮法蕩然也。自時厥後、人心詭詐、習俗澆漓、以視三代之忠誠敦厚、相去奚啻霄壤。世遂有經以秦而亡之慨、誠痛心之論也。然而此僅就其迹而言、未詳察夫經之真功用耳。夫經本諸人心、非由外而生也。世不能一日無人、人不能一日無生、卽不能一日離經而自存、彼秦火所焚、特有形之經耳。無形之經、固窮天地亘萬古、隨人心以俱存者也。以故嬴秦而後、歷代當國者無智愚賢不肖、未有不以尊經爲先務者。非以經爲人心之本、欲得人心、必先崇經術乎。在上者倡於前、斯在下者起於後。漢代尊經、而得董仲舒諸賢、經學大顯、民治以進。其後若河汾、若昌黎、要皆經明行修、以道自任、而風俗爲之丕變。有宋以來、周程張邵開其先、紫陽集其成。不惟古經之所失、無傷於大體。且互相發明、前後印證、經術益明、經義益粹。本人心所固有、立大道之南鍼。若斯人者、一時導師、以經教人、人孰不甘沐經訓而爲善良乎。然則經不以秦而亡一語、誠特識矣。嗚呼、後世人心狡詐、經義晦蒙、誤解自由平等之謬說、竟奉爲金科玉律之訓誥。舉舊日經言之綱常倫理、胥弁髦棄之而不惜。離經畔道、惑世誣民、是誠如洪水獸猛之害人、謂之經亡、殆非過論。所望賢明在上、力排邪說、提倡古經、救人心之陷溺、挽旣倒之狂瀾。庶幾經義丕煥、政教修明、納人民於軌物之中、復見尊經治平之盛、豈不懿歟。

雖未恰合題旨而探喉而出自然中矩知其績學功深

苦熱行

奚待園

烈焰熊熊日當午、酷熱逼人苦不苦。季夏月令昏火中、律應林鍾其蟲羽。消夏乏術漫咨嗟、憶及村農與行伍。亢陽不息晝荷鋤、徂暑邁征夜負弩。足食足兵奠國基、致力疆場重農圃。微軀搖扇陋巷居、差強揮汗和下土。勿訝珠桂視米薪、億兆血汗供倉庾。一念戰場衆三軍、

火傘當空時習武。汗透重甲無閒暇、炎威雷鳴震地鼓。各盡所職效勤勞、此負耒耜彼刀斧。吁嗟乎更有不知物力艱、妄逞豪華氣吞吐。水榭風亭陳冰盤、披襟延爽自揮塵。清涼勝境未怡情、一任顛狂真奴豎。姑將勞逸試平均、却暑疏簾閱今古。縱使蕉扇不停揮、無得失兮無榮悔。吾重農人及軍人、白首讀書慙無補。

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說

姜景心

歐陽永叔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論者輒右政事而鄙文章、不知此特有爲而言耳。倘信此言謂文章無足重輕、政事有關國計、一如亡秦之續。吏不必才、取能守法。甚或恃法爲治、將古先聖王大法摧毀無遺、此商鞅韓非李斯申不害之流。蓋民病國、士庶腐心、豈吾儒濟世覺民之志哉。孔子栖栖皇皇、杏壇講學、俎豆之事、自重於軍旅、絃歌之化、有逾於甲兵。孟子游說諸侯、首崇仁義、王道易於反手、學者求其放心。不幸魯聽季孫之說、梁重利國之謀、以致孔孟事功無以見於天下。然而孔孟之道、固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所過者化、無爲而成。天之未喪斯文、維繫人心、扶持正道、實賴斯文之重。故六經本救世之經綸、文章爲淑世之典要。以忠信爲甲冑、而仁者無敵。以禮義爲干櫓、而王者去兵。禹稷顏回同道、而出處無關。先聖後聖同揆、而文章華國。六經諸子皆治世之文章、修齊治平即吾儒之本色。乃自人爭虛譽、世重虛文。文不本於六經、雖多亦同糟粕。文不本於倫理、雖工亦只淫詞。三代以下無真儒、惟諸葛武侯庶幾近之。亦僅出師二表、足徵報國之真誠而已。慨自楊墨之說熾、人皆無父無君。微子與氏辭而闢之、已淪於洪水獸猛。昌黎文起八代之衰、實爲道濟天下之溺、非徒以文章名也。故孟子功同神禹、昌黎踵繼子輿。而史稱永叔挽百川之頽波、息千古之邪說。使斯文之正氣、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吾謂挽回有唐以來人心世道之衰微、與唐之昌黎殆後先伯仲焉。蘇軾叙其文、謂論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

司馬遷、詩賦似李白、非溢美也。觀其論朋黨、對於公私義利之分、以見君子小人之異。小人無朋、惟君子有之、可補舜典所未備。其詆排佛老、亦即昌黎原道之遺。其瀛岡阡表、則又如讀南陔孝子之詩、不自知其感人之深也。至其不肯作諛墓之文、則其名節、又駕昌黎而上。觀其於尹師魯墓誌銘中已披瀝言之。以師魯之文學議論材能忠義、均可以傳、故表彰之不遺餘力、其餘論著可以概觀。子瞻一生只爲五鉅公撰文、以垂不朽、皆有卓著事功、殆猶守師訓也。世以永叔小詞有傷忠厚、此不過才人吐屬、應畧迹原心。如執此苛求、則詩三百篇可廢者、不只桑間濮上已也。安能以是爲孔子咎哉。考宋史本傳永叔反對新法、守正立朝、雖遭放逐、九死不悔、有爲有守、與范希文司馬君實同爲有宋不可多得之名臣。至貶夷陵、對學者求見、所與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此則矯重文輕政虛而不實之習。所言文章潤身政事及物、蓋補偏救弊、有爲而言。倘謂文章止於潤身、彼是非混淆、眞義不屬、假仁義之說爲媚世之文、適足以叢詬厲。其文愈傳、其人愈不足道。至不學無文、徒知干祿、不知布澤及民、縱多流血剝骨之功、殊失悲天憫人之旨。毒通海內、徒病人心。貪夫殉財、里閭切齒。暴政虐民、至比諸水深火熱。爲民父母之謂何、忍使天下蒼生有我生不辰之歎乎。學者幸勿舍學言政、以永叔之言而借口也。

獨具機杼徵引繁博如數家珍自是學人之作若能更加鎔鍊進以義法所造安可涯量耶

課藝選錄(第九次月課)

不識時不足以言學論(見孟子序)

鍾重勉

宋儒程子之論孟子也、其言曰學者全要識時、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由此觀之、時之義大矣哉。蓋戰國之際、以世運言之、則所謂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

。以人心言之、則所謂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也。當斯時也、其有行其所學、而欲解民之倒懸者乎。其有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聖人者乎。惟孟子挺生其間、養其剛大浩然之氣、展其守先待後之功、道性善、稱堯舜、以顯於天下。此其志甚大、而其心亦良苦矣。然則程子學要識時之說、豈非深得孟子之心也哉。吾不禁竊有所疑焉。夫當時之士、芸芸擾擾、其皆未能識時者耶。蓋時則同、而其所識則各有不同。夷考是時、諸侯、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國、齊成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是以往來奔走之輩、大抵趨炎附勢、以投時君之所好。是所謂舍汝所學而從我者、焉得爲豪傑之士乎。今且即孟子之所學而畧述之、綜觀孟子之生平、其本所學以善其身、而欲兼善天下者、亦非好爲甚高之論、驚駭世俗。要皆所以因時救弊、務引其君以當道也。故其言養民也、不過曰制田里、教樹畜而已。其言教民也、不過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而已。至於古聖人廣大之規模、精詳之制度、皆未暇及焉。夫豈不知先王之大經大法、尤有美備者哉。誠以當時諸侯果能稍盡教養之責、則斯民久在陷溺之中、已足以出水火而登衽席。此所謂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也。至其言性、舉踐形事天立命各要義、亦嘗偶一言之。而諄諄以告人者、則只曰無放其良心、以及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而已。而其言仁義之實、則不外於事親從兄。而擴而充之、則始於無欲害人無爲穿窬之類。此其憂世之深、愛民之功、立言之正、亦足以見其學誠出於子思之門、而能傳授中庸之道、亦即有合於孔子聖之時者也。若是乎程子稱其爲識時之學、豈虛語哉。昌黎韓氏則云、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子、是亦非泛泛創爲道統之說。誠確見孟子之學有自來、亦足與程子識時之說互相發明也。

書陳蘭甫朱子語類日鈔後

鍾重勉

陳蘭甫自述云少好爲詩、及長棄去、泛濫羣籍。中年讀朱子書、讀諸經注疏子史、日有課程此語類日鈔之所由起也。考朱子語類一百四十卷、宋黎靖德編。蓋朱子歿後、輯門人分記之語者有池錄饒錄後錄建錄。其類編爲書者、則有蜀本徽本。翻刻不一、訛舛日增、靖德裒集諸刻、刪除重複一千一百五十一條、釐爲二十六日、頗清整易觀。夫朱子承大儒周程張之後、集理學之大成者也。而其爲學之要大畧有三、一日居敬窮理、一日理氣之說、一日性說。其反復討論、解說詳明、具載於語類一書。故士之信仰其學者、莫不願手此一編、以得面命耳提之益。自宋季迄於元明、其學之卓然自立、雖其間經有陸學王學之非難排擊、殊不足以破其藩籬而損其毫末、此實爲學士大夫所公認者也。迨至清代嘉道之際、學者承乾隆季年之流風、競爲一種考據之學。辨物析名、梳文櫛字、管摘經典一二言、而解釋至數千百言。且自矜其能、以笑古人之鄙陋、甚者或取孔孟中心性仁義之文、變更故訓、而別創一義。並自謂對古聖昔賢可以無負其學、而一時黨徒翕然和之。於是宋儒周程張朱之書、反爲世所詬病矣。設有言及宋學者、則相與非笑唾棄、以爲彼才甚劣、不能博求諸典章名物之林、而遁逃於義理空虛之窟、是甘爲迂腐而已矣。陳氏蘭甫生逢其時、戚然傷之。在中年讀諸經注疏子史外並讀朱子書、於是有語類日鈔之舉。其大旨以國朝考據之學源出朱子、不可反詆朱子。蓋以篤信漢儒者莫先於朱、而敦崇實學者亦莫善於朱也。今試摘其所鈔語類各條以證之。其鈔語類卷一百二十九云、祖宗以來學者但守注疏、其後便論道、如二蘇直是要論道、但注疏如何棄得。又卷五十七云、今世博學之士、不讀正當底書、不看正當注疏。又卷一百二十一云、漢儒各專一家、看得極子細、今人才看這一件、又要看那一件、下稍都不曾理會得。又卷一百三十七云、漢初諸儒專治訓詁、如教人亦只言某字訓某字、自尋義理而已。又卷六十

七云自晉以來解經者却改變得不同、王弼郭象輩是也。漢儒解經依經演繹、晉人則不然、捨經而自作文。又卷八十七云鄭康成是箇好人、考禮名數大有功、事事都理會得。如漢律令亦皆有注、儘有許多精力。東漢諸儒煞好、盧植也好、康成也可謂大儒。又卷八十七云、問禮記古注外無以加否、曰鄭注自好。總上陳氏所鈔各條、皆所以表明朱子之學、乃本於漢儒之學而篤行之。彼世之自命爲漢學而非薄宋儒者、亦可以息其喙矣。若是乎語類之鈔、不特有功於朱子、亦足以使講學者識其塗徑也。

於孟子之因時施教與朱子之融會漢宋皆能獨標真諦不落恒蹊允爲佳構

范 焘

不識時不足以言學、此伊川之言、爲孟子而發者也。其意以爲孟子一生大學問、不獨在知言養氣、及發明性善之旨。其毅然以道自任、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使後世推爲功不在禹下者、無他、識時而已。假令其時有栖栖皇皇之尼山一老、則簞瓢陋巷樂以忘憂、何遽不如顏氏之子。而必奔走於齊梁諸國、欲行其所學、以解吾民倒懸之苦及溺之危者。豈非以當今之世、舍我其誰、故不得已而出此歟。其識時也、正其學之有大過人在也。雖然、史記謂孟子游齊事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闕於事情。是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能事。而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著書七篇。則其不合時宜、不達時務亦甚矣。託之空言、而不能見之實事、如是而猶曰識時、將幼學壯行之謂何、吾恐孟子且無辭以自解矣。不知所謂識時者、非以其枉己從人、立談而取卿相、如戰國游說之士所爲也。孟子自謂願學孔子、其稱孔子爲聖之時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是孔子之出而以天下爲己任、卽孔子之時。孟子見世無孔子、亦不能不出而以天下爲己任、正其善學孔子

之時、而與之後先一揆者。非深有得於孔子之學、何足以語於斯乎。蓋孟子師子思、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後、獨孟子之傳得其宗。（說本昌黎）故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其氣象直上接乎孔子、非第與顏子同道而已也。若夫遇與不遇、固有命焉存乎其間。枉尺直尋猶且弗爲、況於枉尋直尺、若後世所謂識時之俊傑乎。然則不識時固不足以言學、識時而不本於學、遂流爲干世趨時一流人物、又豈可與孟子同年而語哉。嘗讀孟子離婁下篇云、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從而斷之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此亦謂聖賢出處因時制宜、而不拘於一定也。余今亦謂顏子孟子易地則皆然。

耶律楚材論

范 疇

吾國自永嘉之亂、大河以北、服左衽而言侏離者久矣。隋唐之際、光復舊物、未幾而吐蕃回鶻、相繼侵暴、州郡殘破、民無所聊、然猶未深入內地也。迄於石晉、燕雲十六州遂盡入契丹之手、靖康以後、河朔幾無一片乾淨土。民之死於征戰、死於輓輸、死於刑戮、死於稅斂者、可勝計哉。蒙古崛起、殘虐尤甚、攻城不下、矢石一發卽屠之。而炎黃子孫猶未至靡有孑遺者、蓋耶律楚材之力爲多也。鐵木眞見能言之奇獸、則詭詞以對、使其知畏天威。羣虜言漢人無補於國、不若盡空其地以爲牧場、則以課稅之說動之、而民命遂賴以全活。汴京既陷、速不台請屠其城、復謂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在於此、若盡殺之、將無所獲。由是保全者凡百四十餘萬戶。蓋蒙古人多迷信而性嗜利、楚材迎機以導、故能陰售其止殺之計。然所定稅制、當時朝議以爲太輕、則絕非竭澤而漁者可比。至於一衡量立鈔法定均輸、亦無往而非休養生息之道。且禁州郡非奉璽書不得擅徵發、因當大辟必待報乃論、是楚材始終以救民爲幟志。化犬羊之俗、而使入冠帶之倫、吾民之受其賜者、豈淺鮮哉。或謂楚材爲遼東丹王突欲之

八世孫、其父又官金尚書右丞、自身亦仕至中都行省員外郎、敵軍入燕、不能死節、乃卒任渥奇溫氏之開國首揆、則於忠臣不事二姓之義、有慚德焉。雖然、天下事有經即有權、蒙古侵掠中原、恣其荼毒、苟非楚材乘機納誨、拯我黎元、必將草薶禽獮、殄滅無遺育矣。昔管仲不死子糾之難、反事桓公、而孔子稱之曰仁、亦惡戎狄之亂中國也。夷夏之防、春秋所重、烏得議其小節、而沒其大功也哉。夫楚材遼族也、雖未若王猛之諫苻堅、使胡人不至南下而牧馬、然猶能爲吾民保一線之生機、以免同歸於盡、况身爲堂堂華族者乎。予曰望之矣。

首識解獨超次亦能見其大

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說

王芳庭

天下之理亂奚自乎、自乎人心之正邪而已。人心之正邪奚自乎、自乎禮樂之興廢而已。故聖王制禮作樂、而兆民和睦、暴君毀禮亂樂、而天下紛爭。蓋禮樂之興廢、實理亂之所繫也。孝經曰移風移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樂之用、有如此乎。夫以人而言、知如武仲、廉如公綽、勇如卞莊、藝如冉求、苟不文之以禮樂、猶不可以爲成人。而况天下之大、欲求其治、又豈可廢禮樂哉。先王之治天下也、以孝弟爲至德、以禮樂爲要道、孝弟爲興仁之本、禮樂爲設教之方。故又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能興禮樂以培孝弟、則天下歸仁焉。此至德不離要道也。荀子曰樂也者和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合同禮別異、禮樂之統、管乎人心。樂記曰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蓋禮所以經國家定社稷明紀律防僭越、而教民以履中也。樂所以宣湮鬱感人心致祥和防乖戾、而教民以蹈和也。民履中則性有節、有欲而求、則必求之以道而不爭、是防亂之源也。民蹈和則情得正、喜怒哀樂之發、則必發於善而無惡、是正心之本也。禍亂防、則君上安於位、臣民治於下。人心正、則四方之風正、化行而俗美。此禮樂教民之效也。然教亦多術矣、有刑

罰焉、有政爭焉、奚必禮樂爲哉。蓋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而教之善者、又莫善於禮樂也。教人以政刑、則民務苟免而無恥。教人以禮樂、則民能有恥而格非。故聖人教民必以禮樂也。禮者敬而已矣、敬人者人恒敬之。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君能昭德塞違、則百官戒懼、而不敢易紀律。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不敬何以臨民乎。君臣互敬、則著誠去僞、不侮不奪、而無犯上作亂之舉、上自安矣。官民互敬、則節用愛人、不貪不苟、而無擾民病民之政、民自治矣。樂者和而已矣、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故能情感七始、化動八風、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以化洽二南、而能革風正俗也。禮之用和爲貴、而樂者和之實也。君臣和則敬、父子和則親、長幼和則順。其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中平則和、肅莊則齊。民和以齊、則莫不安其處、樂其鄉、足其上、而民風歸厚矣。知和而和、節之以禮、而國俗變正矣。此禮樂之所以爲善教也。至若以刑政教民則異於是。道之以政、政寬則民慢、政猛則民殘。齊之以刑、刑重則民仇、刑輕則民玩。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寇讐、亂臣賊子、殺人越貨之徒、愍不畏死、豈刑政所能懼之者乎。故刑政僅能懲之於事後、不如禮樂之弭患於無形也。是則安上治民移風易俗之術萬千、莫有善於禮樂者也。嗟呼、禮樂之不興也久矣、世安得而不亂乎。刑罰之不中也多矣、俗安得而不淫乎。孔子曰、言而履之禮也、禮行而樂之樂也。蓋人之言動交際、敬處爲禮、和處爲樂。禮之所不及者、而樂能及之。忠信以爲質、則禮者人道之極也。翁和以爲樂、則樂者化民之要也。樂行而志清、禮修而行成、此荀子之論禮樂也。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此孔子歎世之不知禮樂也。

經義紛披頭頭是道

秋聲(選二首)

劉仲紱

天外聲來樹樹同、無邊商籟挾霜風。江空笛破涼雲碧、木落碓催晚照紅。雁後秋心初觸撥、琴邊幽怨轉朦朧。蘭成詞賦多蕭瑟、不獨牽愁爲候蟲。

便無風雨亦驚秋、絮語涼蛩未肯休。遙夜霜鐘敲落月、暮天長笛倚危樓。喚回紫塞三更夢、句起紅閨萬里愁。客館尋聲思掩耳、羨他童子正垂頭。

間有佳句

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說

周寶書

古聖王之治天下無他道焉、亦務在正人心而已。夫人心至難寧一者也、惟聖人以禮齊之、而人心莫不靜順矣。人心至易紛爭者也、惟聖人以樂化之、而人心莫不輯睦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其所以感入之道、要非禮樂不爲功。是以孝經廣要道章特爲揭櫫之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誠哉禮樂之爲用大矣。案孝經爲六藝總會、(本鄭氏語)我夫子教人必以孝弟爲先、然舍禮則孝弟之情無由顯著、而樂者又發乎情止乎禮義。由是觀之、禮樂雖並稱、而禮實先於樂。唐虞盛治、炳耀中天、伯夷典禮、后夔司樂、神人以和、百獸率舞、禮樂之效如是。然自克明峻德以親九族、推而至於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夫亦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是知孝弟之行節以禮、而和樂之情達於樂。然後倫紀肇修、和正以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所謂通於神明者、孝弟之至、亦即禮樂之至也。樂記有云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明乎此則知治國之要、無俟他求。蓋必紀綱正而後能安上治民、德音作而後能移風易俗。歷代以來、稽諸史冊、無能或爽。慨自後世聖王不作、禮壞樂崩、一二奇袤之徒、昌言無忌、遂欲潰人心之大防、舉凡非孝無親非聖無法之罪、皆不恤躬自蹈之。馴至禍亂相尋、而郅治之風、渺焉不可復覩。嗚呼、夫豈僅禮樂之厄運而已哉。

以正人心爲一篇主腦仍抱定孝弟立論語不離宗

耶律楚材論

林承

嗚呼、爲太平宰相易、爲開國輔臣難。若夫事異族之主、參締構之功、浩劫橫流、蒼生塗炭。獨能彌縫主闕、敷奏嘉謨、績著當時、澤流萬姓、若蒙古宰相耶律楚材者、遭時至艱、布德至廣、尤非歷世宰輔之所可及也。夫蒙古之興、出自朔漠、射獵是業、游牧爲家、俗務戰攻、高尚材勇、固未嘗知體國經野之制也。及至太祖龍興、滅國四十、太宗繼統、開疆萬里、馬上得之、不能以馬上治之。使無人焉出而爲之陳經立紀、修其政令、而仍以剽掠爲資、屠戮是務、不特無以成一代之規模、而四海蒼生、亦恐將盡作蟲沙之化矣。耶律楚材系出契丹、世仕金國。當其未顯之時、女真運歷已微。及至國主南遷、留都不守、則事勢愈不可爲矣。元祖定燕、收用才雋、而楚材乃以大器見知。歷仕太祖太宗三十餘年、上佐天子、下撫萬民、止殺存仁、寬刑去暴。使有元一代能有文物可稱、而勝國遺黎不致蕩析至盡者、微斯人之力不及此也。夫蒙古帝室、出自遐荒、開疆伐國、怙恃勇力、經邦之道、素所未知。非若遼金先世聲教常通、華夏政理、能舉其要者可比。故其戡定諸國、得其地而不知治其民、非屠戮之無孑遺、即委政羣小、恣其凶暴。當此之時、舊邦民庶、如處水深火熱之中、無所告訴。彼亡國大夫、方且索頸屏氣、以求一己之苟全、孰敢進讜言而動天聽。使非得君敢諫如楚材者、執正不迴、經綸匡贊、宣上德而庇下民、則勝朝衆庶、幾於無所逃死矣。綜楚材相業之可稱者、曰寬刑戮、薄賦斂、誅奸暴、抑佞幸。此在治平之世、遇崇德之主、並舉而行之、猶或尙有所難。而楚材起自降臣、進參帷幄、值用兵之世、事好勇之君。於時萬里靡師、天傾地覆、獨能從容進諫、言聽計從、成一代之治功。而億兆蒼生、咸蒙其福。其所遇之時、艱於蕭曹、而治績之弘、過於稷契、此真千古相臣莫能比其功德也。夫蒙古初興、戰

伐是尙、習游牧部族互相殘殺之風、其視屠斲生民、若割羊豕、而無所動心。至有拒命弗順、則被禍尤酷。楚材秉政、隨機規諫、用端一見、遽勸班師。汴京將下、請免屠殺、而天竺數十國、中州百萬民、得出苦海而渡慈航、生死人而肉白骨、咸拜仁人之賜矣。若夫頭會箕斂、明王所戒。竭澤而漁、哲人所譏。蒙古乘戰勝之威、金帛是徵、固不知恤民之政。其取賦稅、至欲以丁爲戶、楚材力諫再三、始從舊典。使當時依違唯諾、新令旣行、則中土遺民、於兵燹之餘、責以重賦、不待刀鋸之臨、亦將填死溝壑、無復噍類矣。此其功德爲何如耶。至若豪強橫暴、似虎而冠、則嚴刑以誅之、而閭閻安矣。近習弄權、口含天憲、則正諫以抑之、而朝廷肅矣。凡所設施、務存大體、而戒苛擾、不尙多事、而惟以養民爲念、眞能得治體之要。固有元開國之基、使惠澤加於百姓、處至難之境、而成非常之功、此房杜所當懷慙、范韓爲之俯首者也。嗟夫、金元之際、生民之厄、可云極矣。蒙古兵威所至、肆其誅殺、而滅國至衆、前古罕聞。寰宇蒼生、逃命無地。使非楚材本仁心而施仁政、隨時匡救、爲天下留蘇息之機、則燹餘黎民、將不獲殘存其生矣。夫挽至大之劫、而溥至廣之仁、相業之隆、蓋莫如耶律文正。不特在中土史乘爲空前、即博稽列國記載、亦無此盛德豐功之宰輔也。嗚呼、有其世、生其人、此天之所以誕降以爲萬民請命者、豈只功宣開國、流輝青史而已哉。塵劫重重、何代無有、吾人挹昆明之湖光、拜相公之塚墓、未嘗不低徊讚歎而惜斯人之不可復作也。噫。

才思煥發但文辭微嫌繁複耳

秋聲(七律四首)

紀根邁

西風撼撼動園林、落木窮秋思不禁。有客踏歌感搖落、連天幽籟入蕭森。清霜千里歸鴻路、明月三更怨婦砧。最是涼宵眠未穩、暗蛩斷續和愁吟。

驚心遙夜動商飈、挑盡霜繁夢更遙。何處清笳鳴遠塞、誰家涼笛倚中宵。洞庭波靜聞飛雁、大漠風高起怒雕。愁緒如潮無遣處、那堪支枕聽調刁。

萬籟爭喧了不分、安能洗耳斷知聞。已教啼駛悲秋草、況有哀蟬送夕曛。詞客他鄉傷別賦、才人末路送窮文。江山是處多蕭瑟、愁倚叢臺日暮雲。

露下天高景物清、微吟無奈暗愁生。由來秋士偏多感、輕送華年似不情。遠寺烟鐘敲客夢、深山霜杵挾商聲。美人自古傷遲暮、訴與哀箏意未平。

詩清

徵文選錄*

學校國學之疏略教科教材固應改善而參考無書難資啓發參考書之設備宜有系統方免紛繁中小學校皆應設小型圖書館須備何書試詳列之

王著寰

夫國學之衰、至斯極矣。青年學子、每醉心於西洋科學之皮毛、而厭棄東方固有之文化道德。西學既未能得其精髓、中學復視爲糟粕。民失所宗、思想不能納於正軌。國失所本、政治不得抵於常規。人生日困、道德日偷、國亂之由、有甚此者乎？追源溯始、教育不良、爲其主要原因、明者已早洞見。故改良教育、提倡國學、實爲當務之急。而中小學校、爲國民教育之之基礎、爲國家教育之骨幹。改良其方針、制定其標準、必須從此入手。中西兼顧、發揚國學、以收實效、是或可或緩者也。至若教科教材之改善、應本教育既定方針、有賴專家編製、茲無論矣。今謹將國學之重要典籍、作一系統之介紹。列爲簡目、以備中小學圖書館之採用、以供教師之參考學子之研究。

然國學書目之列舉、談何容易。四庫所收、浩如煙海、究應從何撮舉該要、定其系統、前

人已多感棘手。南皮張文襄公之書目答問、指示精確、爲學者所宗。然仍以所收典籍較多、爲專門學者而設、非中小學所能應用。且以時代變遷、所列間有不宜、是不能不重爲釐訂也。近時、胡適有：「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出世。內分：「一工具之部、二思想史之部、三文學史之部。」共約收書一百六十五種。梁啓超有：「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出世。內分：「甲修養應用及思想史關係書類、乙政治史及其他文獻學書類、丙韻文書類、丁小學書及文法書類、戊隨意涉覽書類。」共約收書一百三十二種。胡目偏重哲學與文學、故列入大量佛典及通俗小說、已爲梁氏所駁。梁目固甚嚴謹、祇限介紹書籍之輕重、及其讀法、而忽及學術之系統、皆非今之所取。蓋今之所欲取者：一、須列目簡該、便於選購。二、須有系統、便於研究。三、須擇學要籍、不致過溢。如斯取以上三家之長、去其所短、更限以中小學實際需要、列爲簡目、以四庫爲序、得若干種。凡胡梁所收者、皆以「胡一」「胡二」、「梁甲」「梁乙」等註之。以示胡梁之見解、及該籍之重要。而通以張之書目答問爲準、非張氏所收或後出者、則以×記之、以示區別。至板本一項、可依三家所指、恕不贅述。自知學識淺陋、輕重失宜在所難免、尙望 先進諸公、有以教之也。

(經部)

十三經古注

清十三經注疏

清御纂七經

以上正經合刻

周易鄭注十二卷(清丁杰輯補)

周易集解十七卷(唐李鼎祚)

離菴樓易學三書(清焦循)

梁甲

尙書大傳定本八卷(漢伏勝清陳壽祺校注)

古文尙書疏證八卷(清閻若璩)

尙書古今文注疏三十卷(清孫星衍)

梁乙

毛詩傳疏三十卷(清陳奐)

梁丙胡三

詩經集傳 卷(宋朱熹)

× 胡三

詩經通論 卷(清姚際恒)

× 胡三

- 詩經原始 卷(清方玉潤) × 胡三
 魯詩故三卷
 齊詩傳二卷
 韓詩故二卷內傳一卷外傳一卷(漢韓嬰)
 三家詩遺說考十卷(清陳壽祺)
 周官禮鄭氏注箋十卷(清莊綬甲)
 周禮正義 卷(清孫貽讓) × 梁乙胡二
 儀禮鄭注句讀十七卷(清張爾岐)
 儀禮古今文疏義 卷(清胡承珙)
 禮記集解六十卷(清孫希旦) 梁乙
 大戴禮記補注十三卷叙錄一卷(清孔廣森)
 白虎通義四卷(漢班固)
 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晉杜預注) 胡三
 春秋左傳集解十五卷(晉杜預注)
 春秋繁露義證 卷(蘇輿) 梁甲、胡二
 春秋公羊通義十一卷叙一卷(清孔廣森)
 春秋穀梁傳十二卷(晉范甯集解)
 朱子四書集註 胡二
 論語戴注 卷(清戴望注) 梁甲
 孟子正義三十卷(清焦循) 梁甲

- 大學證文四卷(清毛奇齡)
 爾雅古義十二卷(清黃奭輯)
 爾雅義疏二十卷(清郝懿行)
 以上各經分行本
 九經古義十六卷(清惠棟)
 經籍纂詁 卷(清阮元) 梁丁
 經傳釋詞十卷(清王引之) 梁丁、胡一
 戴東壁遺書 梁乙
 經義述聞三十二卷(清王引之) ×
 經義攷三百卷(清朱彝尊)
 漢學師承記八卷附經師經義目錄一卷(清江藩) 胡二
 以上羣經總義
 說文解字十五卷(漢許慎)
 說文繫傳四十卷附校刊記三卷(南唐徐鉉清苗夔校)
 說文解字段氏注三十卷六書音韻表二卷(清段玉裁) 梁丁
 說文通檢十四卷
 說文通訓定聲十八卷東韻一卷(清朱駿聲)

說文釋例二十卷句讀三十卷(清王筠) 梁丁

以上小學說文

玉篇三十卷(梁顧野王)

廣韻五卷(隋陸法言切韻) 唐孫愐等重修

集韻十卷(宋丁度等)

佩文詩韻五卷官韻考異一卷

唐韻正二十卷

以上小學音韻

方言疏證十三卷(清戴震)

廣雅疏證十卷(清王念孫)

倉頡篇三卷(清孫星衍)

急就篇四卷(漢史游)

以上小學訓詁

康熙字典(清康熙年敕編)

以上小學字典

(史部)

欽定二十四史(清乾隆年)

清史綱要

以上正史合刻

梁丁

梁丁

歷代史表五十九卷(清萬斯同)

歷代帝王年表三卷(清齊召南)

廿二史劄記三十六卷(清趙翼)

歷代名人年譜

以上正史表譜攷證

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宋司馬光)

御批通鑑輯覽一百二十卷(清乾隆年敕撰)

續資治通鑑三百二十卷(清畢沅)

明鑑六十卷(清陳鶴)

以上編年

通鑑紀事本末四十二卷(宋袁樞)

宋史紀事本末二十六卷(明陳邦瞻)

元史紀事本末四卷(明陳邦瞻)

明史紀事本末八十卷(清谷應泰)

聖武記十四卷(清魏源)

以上紀事本末

國語章昭注二十一卷附札記一卷(清顧廣圻)

戰國策高誘注三十三卷札記三卷(宋姚宏校)

正續注)

梁乙、胡三

竹書紀年集證五十八卷(清陳逢衡)

竹書紀年 卷(王國維輯) 梁乙

晏子春秋七卷音義二卷(清孫星衍音義)

吳越春秋十卷(漢趙曄)

說苑二十卷(漢劉向)

以上古史

孔子編年五卷(宋胡仔)

歷代名臣言行錄二十四卷(清朱垣編)

國朝先正事畧六十卷(清李元度) 梁乙

以上傳記

通志畧二十卷 梁乙

文獻通考正續合編 卷 梁乙

西漢會要七十卷(宋徐天麟) 梁乙

東漢會要四十卷(宋徐天麟) 梁乙

唐會會要一百卷(宋王溥) 梁乙

五代會要三十卷(宋李攸) 梁乙

宋朝事實二十卷(宋李攸)

以上政書

載校水經注四十卷(魏酈道元) 梁戊

讀史方輿紀要 卷(清顧祖禹) 梁乙

以上地理

史通 卷(唐劉知幾) 梁乙

文史通義八卷(清章學誠) × 梁甲

中國歷史研究法(梁啓超) × 梁乙

以上史學

書目舉要 卷(清周貞亮李之鼎) × 胡一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二百卷(清乾隆年敕編)

梁戊、胡一

四庫簡明目錄二十卷(同上)

書目答問(清張之洞) 胡一

古今偽書考一卷(清姚際恒) ×

以上書目

(子部)

二十子全書 胡二

以上諸子合刻

墨子十五卷目錄一卷(清畢沅校)

墨子閒詁 卷(清孫貽讓) × 梁甲、胡二

莊子集釋 × 梁甲、胡二

莊子郭象注附釋文十卷

荀子集注 卷(清王先謙) × 梁甲、胡二

- 荀子楊倞注二十卷(清謝墉校)
 慎子一卷附逸文(清嚴可均輯) 梁甲
 管子校正 卷(清戴望) 梁甲
 韓非子集釋 卷(清王先謙) 梁甲
 尹文子一卷附校勘記遺文 梁甲
 公孫龍子三卷 梁甲
 呂氏春秋高誘注二十六卷 梁甲
 老子王弼注二卷 梁甲
 列子張湛注八卷附殷敬順釋文(清汪繼培校) 梁甲
 諸子平議三十五卷(清俞樾)
 以上周秦諸子
 法言李軌注十三卷音義一卷(漢揚雄撰 清
 秦恩復校)
 新書十卷(漢賈誼)
 鹽鐵論十卷攷證三卷(漢桓寬) 梁甲
 論衡三十卷(漢王充) 梁甲、胡二
 羣書治要五十卷(唐魏徵)
 明夷待訪錄二卷(清黃宗羲) 梁甲、胡二
 以上儒家議論經濟

- 周子通書注一卷(清李光地)
 二程全書 梁甲、胡二
 張子全書十五卷
 朱子類語一百四十卷(宋黎靖德編) 梁甲
 朱子年譜附朱子論學要語 卷(清王懋竑) 梁甲
 朱子全書六十六卷(清康熙年敕編) × 梁甲
 大學衍義四十三卷(宋真德秀撰) 胡二
 中庸衍義十七卷(明夏良勝撰 清曾國藩校)
 五種遺規十五卷(清陳宏謀)
 象山語錄四卷(宋陸九淵)
 朱子年譜附朱子論學要語
 以上儒家理學專書
 性理精義十二卷(清康熙年敕編)
 近思錄集注十四卷(宋朱熹 呂祖謙同編) 梁甲
 傳習錄 卷(明徐愛) × 梁甲
 宋儒學案 卷(清黃宗羲 全祖望等修)
 增補宋元學案一百卷(清全祖望修) 梁甲、胡二

明儒學案六十二卷(清黃宗羲) 梁甲、胡二
國朝學案小識 卷(清唐鑑)

以上儒家庭學彙集

翁注困學紀聞二十卷(宋王應麟) 梁戊

日知錄集釋三十二卷(清顧炎武) 梁甲、胡二

羣書疑辨十二卷(清萬斯同)

古書疑義舉例七卷(清俞樾) 梁丁

東塾讀書記 卷(清陳澧)

書林清話 卷(清葉德輝) 梁戊

以上儒家考訂

淮南子高誘注二十一卷(清莊述吉校)

淮南鴻烈集解 卷(劉文典) 梁甲、胡二

抱朴子內外篇八卷(晉葛洪) 梁甲、胡二

顏氏家訓注七卷(北齊顏之推撰)

以上雜家

釋氏稽古畧

宏明集十四卷(梁僧佑) 胡二

廣宏明集三十卷(唐釋道宣)

高僧傳十三傳序錄一卷(梁釋慧皎)

閱藏知津 卷(明智旭) ×

佛學大辭典(丁福保) × 胡一
道藏目錄詳註四卷附闕經目錄二卷(明白雲
霽)

以上釋道

國故論衡(章炳麟) × 梁甲

中國哲學史大綱(胡適) × 梁甲

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啟超) × 梁甲

清代學術概論(梁啟超) × 梁甲

文通(馬建忠) × 梁丁

思問錄(清王夫之) × 梁甲

顏氏學記(清戴望) × 梁甲

以上梁氏所舉

(集部)

楚辭集註八卷辨證二卷後語六卷(宋朱熹)

梁丙、胡二

楚辭補注十七卷(漢王逸註 宋洪興祖補)

以上楚辭

蔡中郎集六卷(漢蔡邕)

曹子建集十卷(魏曹植) 梁丙

嵇中散集十卷(晉嵇康)

陶淵明文集十卷(晉陶潛) 梁丙
 鮑參軍集十卷(宋鮑照) 梁丙
 謝宣城集五卷 梁丙
 昭明太子集六卷(梁蕭統)
 庾子山集注十六卷(周庾信)
 以上漢魏六朝
 李太白集注三十六卷(唐李白) 梁丙
 杜詩詳註二十五卷附編二卷(唐杜甫) 清仇
 兆鰲註) 梁丙
 王右丞集註二十八卷(唐王維) 梁丙
 孟襄陽集三卷(唐孟浩然) 梁丙
 韋蘇州集十卷(唐韋應物) 梁丙
 韓昌黎全集 卷(唐韓愈) 梁丙、胡二
 柳河東集輯注四十五卷外集五卷(明蔣之翹) 梁丙、胡二
 輯) 梁丙、胡二
 李長吉歌詩四卷外集一卷(唐李賀) 梁丙
 元氏長慶集六十卷補遺六卷(唐元稹) 梁丙
 白香山詩集四十卷附錄年譜一卷(清汪立名) 梁丙
 校) 梁丙
 樊川文集注二十卷外集一卷別集一卷(唐杜

牧)
 樊南文集詳註八卷(唐李商隱)
 玉谿生詩詳註三卷(唐李商隱)
 溫飛卿集箋註九卷(唐溫庭筠)
 浣花集十卷補遺一卷(蜀韋莊)
 以上唐至五代
 文正集二十卷別集四卷補編五卷(宋范仲淹)
 司馬文正集八十卷(宋司馬光)
 元豐類彙五十卷(宋曾鞏)
 文忠集一百五十三卷附錄五卷(宋歐陽修)
 蘇老泉先生集二十卷附錄二卷(宋蘇洵)
 東坡七集一百一十卷(宋蘇軾) 梁丙
 欒城集五十卷(宋蘇轍)
 臨川集一百卷(宋王安石) 梁丙胡二
 陸放翁集 卷(宋陸游) 梁丙
 以上宋(理學家集已見)
 元遺山詩注十六卷(清施國祁注) 梁丙
 遺山集四十卷附錄一卷(金元好問)
 楊仲宏詩八卷(元楊載)
 以上金元

遜志齋集二十四卷(明方孝儒)

王文成全書三十八卷(明王守仁)

滄溟集三十卷附錄一卷(明李攀龍)

弇州山人四部稿(明王世貞)

震州文集三十卷別集十卷(明歸有光)

朱舜水遺集(明朱之瑜)

以上明

夏峯先生集十六卷(清孫奇逢)

李恕谷文集 卷(清李球)

二曲集二十二卷(清李中孚)

榕村文集四十卷(清李光地)

以上清理學家

梨洲集 卷(清黃宗羲)

亭林文集六卷(清顧炎武)

曝書亭集八十卷附錄一卷(清朱彝尊)

蘆齋文集十卷詩集十卷(清王夫之)

西河文集一百三十三卷(清毛奇齡)

東原集十卷(清戴震)

抱經堂文集三十四卷(清盧文弨)

濟研堂文集五十卷詩集二十卷(清錢大昕)

胡二

梁戊

梁戊

梁甲

洪北江集 卷(清洪吉亮)

東壁遺書八十八卷(清崔述)

經韻樓集十二卷(清段玉裁)

問字堂集五卷(清孫星衍)

離菰樓集二十四卷(清焦循)

復初齋集 卷(清翁方綱)

擘經室集六十卷(清阮元)

晚學集八卷詩五卷(清桂馥)

以上考訂家

小倉山房文集三十五卷(清袁枚)

定盦文集 卷詩 卷(清龔自珍)梁戊、胡三

曾文正公文集四卷(清曾國藩) 梁戊、胡三

胡文忠公集 卷(清胡林翼) 梁戊

以上不立宗派古文学家

望溪文集十八卷外文十卷補遺二卷年譜二卷

(清方苞)

惜抱軒文集十六卷後集十卷詩十卷(清姚鼐)

胡三

以上桐城派

徒戊

梁戊

胡二

梁甲

大雲山房初集八卷言事二卷二集四卷（清惲敬） 胡三

養一齋文集二十六卷（清李兆洛）

以上陽湖派

小倉山房外集八卷（清袁枚）

有正味齋集七十三卷（清吳錫麒）

以上駢體文

吳詩集覽二十卷談藪一卷（清吳偉業） 胡二

西河詩集五十六卷（清毛奇齡）

漁洋山人精華錄訓纂十卷（清王士禛撰 清

惠棟注）

以上詩家

曝書亭詞注七卷（清朱彝尊撰 清李富孫注）

飲水詞側帽詞（清納蘭性德）

茗柯詞（清張惠言）

以上詞家

文選李善注六十卷附考異十卷 梁丙、胡三

文選集釋二十四卷（清朱珔）

以上總集文撰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一百一十八卷（明張溥編）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卷（清嚴可

均編） x 胡三

古文苑二十一卷（宋章樵注） 胡三

續古文苑二十卷（清孫星衍） 胡三

古文辭類纂四十八卷（清姚鼐）

駢體文鈔三十一卷（清李兆洛）

唐文粹一百卷（宋姚鉉） 胡三

唐文粹補遺二十六卷（清郭麐） 胡三

宋文鑑一百五十卷（宋呂祖謙） 胡三

南宋文範七十卷（清莊仲方） 胡三

金文雅十卷（清莊仲方） 胡三

元文類七十卷目錄三卷（元蘇天爵） 胡三

明文在一百卷（清薛熙） 胡三

國朝文錄一百卷（清姚椿）

以上總集文類

樂府詩集一百卷（宋郭茂倩） 梁丙、胡三

玉臺新詠十卷

唐百家詩選 卷（宋王安石） 梁丙

全唐詩錄一百卷（清徐焯） x

宋詩鈔 卷（清呂留良） x 梁丙、胡三

宋百家詩存二十八卷(清曹廷棟)

中州集十卷附中州樂府一卷(金元好問)

元詩選一百十一卷(清顧嗣立)

明詩綜一百卷(清朱彝尊)

國朝六家詩鈔八卷

以上總集詩類

花間集十卷(蜀趙崇祚編)

絕妙好詞箋七卷附續鈔一卷(宋周密編)

詞綜三十六卷(清朱彝尊)

宋六十名家詞九十卷(明毛晉)

四印齋王氏所刻宋元人詞

鵬運)

彊邨所刻詞 卷(清朱祖謀)

以上總集詞類

元曲選 卷(明臧晉叔)

六十種曲(明毛晉)

九種曲(清蔣士銓)

都所舉近三百種、較梁胡所舉為繁、但本編目錄、兼供教師之用、不妨多列。且各校可視其經濟狀況、擇要分年備置、不必求備也。

以上總集曲類

文心雕龍輯注十卷(梁劉勰)

宋詩紀事一百卷(清厲鶚)

鍾嶸詩品三卷

詞林紀事二十二卷附錄三卷(清張宗楠)

詞律二十卷(清萬樹)

詞學全書十四卷(清查繼超)

詞苑叢談十二卷(清徐鉉)

詞話二卷(清毛奇齡)

帶經堂詩話三十卷(清王士禛)

茗溪漁隱叢話前集六十卷後集四十卷(宋胡仔)

仔)

詩人玉屑二十卷(宋魏慶之)

賦話十二卷(清李調元)

劇說 卷(清焦循)

宋元戲曲史(王國維)

以上詩文評

* * * * *

二十四史之節要綱鑑是也羣經如何節要以供國民之誦習願聞籌議

金維賢

六經之旨、其要歸於正心脩身以至治國平天下、其文繁蹟紛紜而不可勝紀。人才之升降、世運之治亂、百年之間、人心風俗、日異月遷、更變化而不可測。所貴乎學者、明體達用、謂能用吾之明、治人之闇、使繁蹟紛紜而不可紀、與夫變化而不可測者、皆可度以方寸之理、而泛應曲當者也。夫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數聖人出、而後數千百年天下之情變筆之書、有孔子一聖人出、而後數千百年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書、纂述焉、刪定焉、而成爲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治事之祖也、歷數聖人之世其事備。孔子經義之宗也、兼羣聖人之道其義精。然則以古照今、以後師前、但立經義一門、而治事思過半矣。況國家當板蕩之秋、海內鼎沸、人材消歇。居高位者、俯仰優游、不復綢繆未雨、一二識微見遠之君子、獨默察於數十載以前、謂後之所遭、將有異於今日者。不及今培植人材、以儲國家之用、他日有事、夫誰起而任之。於是擇其尤者、磨礪之、砥礪之、以策其成、國學書院之設其殆有見及此乎。夫經義研究、實學者所當爲、又若不專爲救時發者、其用意亦殊深遠矣。昔永嘉諸儒、講明正學、出而任事、皆有濟於民。陽明王氏、倡良知之說、其後動績爛然、昭垂史冊、此其大較也。舉當今士庶、而使群經畢讀、勢有不能、施教之方、更不能不有所變通。抑且古今經籍註疏、汗牛充棟、浩如烟海、古人皓首窮經、未能畢業。科學徧習之生、業餘補習之員、奚能普遍。况非積學之士、觀其廣大、見其繁難、必致望而生畏、莫敢問津。勢必有以調劑變通、始可望其循序以進。二十四史已有節要之編、羣經如何節要、以供國民之誦習、願貢末議、以便省覽。疏陋之誚、知不免焉。

(一)詩經節要、詩以言志、且觀民風、非徒譏草木鳥獸之名也。故國風宜全讀、雅則選讀

、小雅擇三之二、大雅擇三之一。至於頌除周頌酌留一篇、可爲舞勺之用外、餘均從略。
 (二)書經節要、書以道政事、其文可取、其事可法、其理可循者、則讀之。今文古文之說不拘也、且亦不必強辯、徒嫌詞費、而啓訟爭。

(三)易經節要、易爲人事而作、非天學、亦非玄學、玩其象而求其辭、自得其用。故各卦之象辭、爻辭、彖辭、均須讀。乾坤二卦之文言、與上下繫辭、及說卦亦須讀、餘則畧。

(四)禮記節要、曾文正謂修己治人、經緯萬彙者、禮而已矣。然禮有古今之殊、又有地方習俗之異、非可泥守成式也、得其義而已。故曰禮也者、義之實也、揆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夫先王未之有者、尙可以義起、其有者、自可以協諸義而取之焉。故宜選其適於今、當於心者讀之、餘則畧。

(五)左傳節要、春秋之義、述於三傳、而以左傳之記載翔實、文詞爛然、足爲史學文學之祖。除其稱引奇誕、文浮於質者外、餘皆可讀。

(六)論孟全讀 孔孟之道、載於論孟、並不繁重、故可全讀。

(七)大學全讀、中庸節要、大學之三綱領、八條目、實爲道原爲治本、故全讀。中庸則有過於深奧之處、故宜節要、選讀其淺顯者。

要之一國之教育、當視一國之慣習、以爲陶冶、尤當察一國之現狀、以爲維持、貿貿然設學校、置教師、招千百學子、課以章句、勗以誦讀、而謂有當教育、吾不信也。吾國之興教育、亦有年矣、而收效無多、流弊不少。偏激者至有廢撤學校之言。夫因噎廢食、不足爲訓。然未定教育之標準、以爲補偏救弊之方、雖學校林立、亦奚補耶。吾得而斷之曰、欲爲今日之學校國民計、必注重道德教育、欲重道德教育、必延有養氣衛道、通經致用之良教師。欲有淹貫經旨之良教師、必先行尊經教育。禮教興則民彝復、師道立則善人多、願以此質諸教育行政者。

中華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出版

每冊定價國幣捌角

函購郵費酌加

主編者

國學書院第一院編纂組

北京北海團城
電話北局二七九三

發行者

潘

壽

岑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印刷者

和

記印書館

北京西長安街八二號
電話南局六七七號

代售處

各

大

書

坊

506 2A